

她来劈开这山

◎ 后浪

病鹤斋

著

群日松

劈开旧泥胎，重塑女神像。

35个明亮、大胆的新童话，
还原女性本来的面目与真实的欲望。



青狼王头也不回，冷静地说：“母亲跑得远，女儿才能跑得远。”
远志听到了来自遥远彼方的风声，是她和母亲一起往前飞奔的风声。——《劈山》

花城出版社

后浪

她 来劈开 这山

病鹤斋 著 群白 绘

SEM
南方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来劈开这山 / 病鹤斋著 ; 群白绘.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25. 3 (2025. 3重印). — ISBN 978-7-5749-0239-8
I. I287.7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H259F1号

出版人: 张 懿
编辑统筹: 肖 恋
策划编辑: 张 甜
责任编辑: 郑秋清
责任校对: 梁秋华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张 新
装帧设计: 墨白空间·李易

书 名	她来劈开这山 TA LAI PIKAI ZHE SHAN
出 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发 行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中科印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尚村镇肃留路东侧)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32开
印 张	9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25年3月第1版 2025年3月第5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诉信箱: editor@hinabook.com law@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72833

然后，重建一座属于我们的故事屋。



目 录



田鼠咬破了仙女的羽衣	015
劈山	023
狐妖的心	037
消失的圣女	047
小野猪的报恩	0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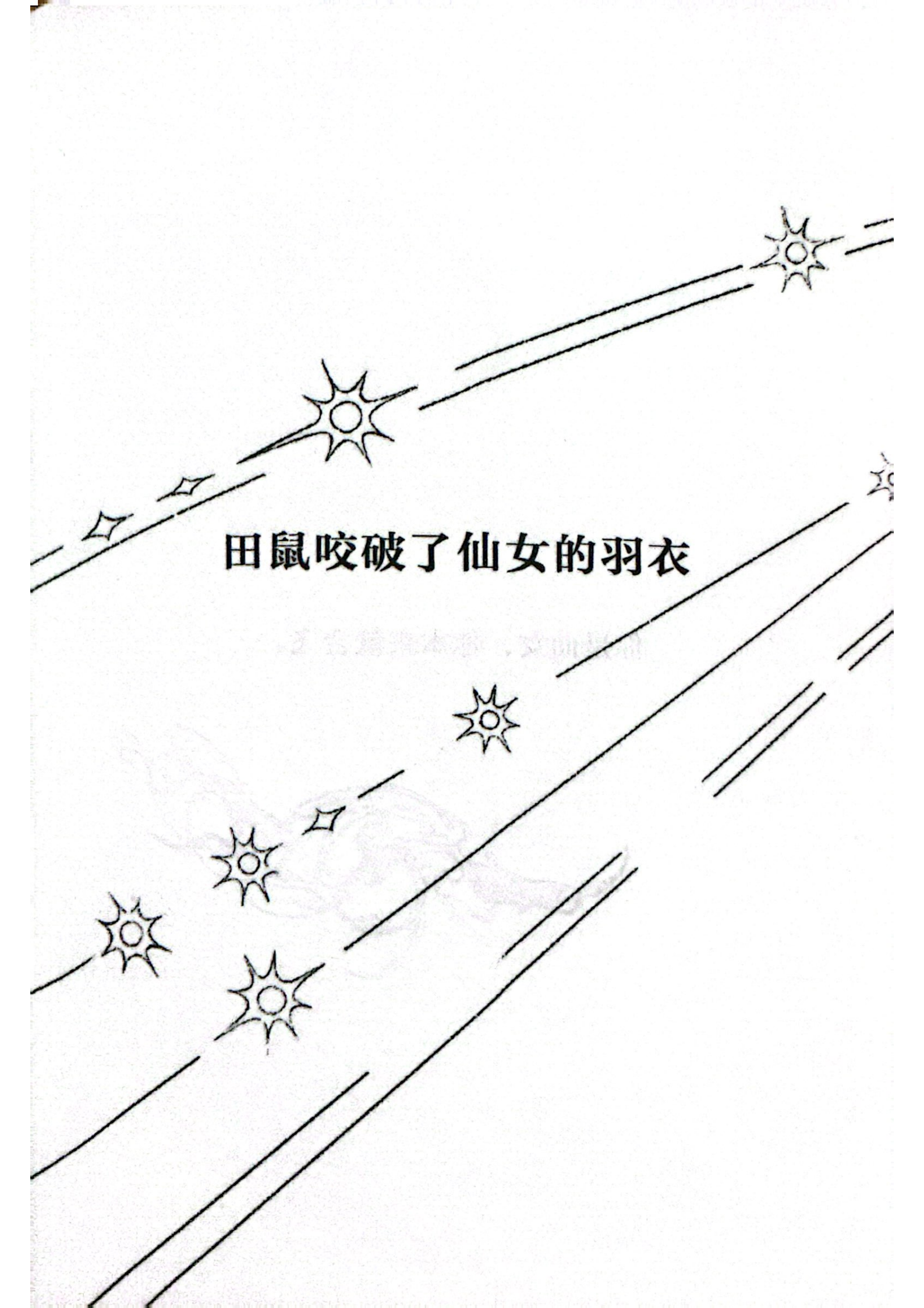


疯子女士的深渊奇旅	069
青春之泉的代价	081
蛇发女妖的眼睛	093
淑女学院的铃铛	103
城主的饥饿晚宴	113
艾达的天平	125
乐园的考卷	137
金色的声音	149

奔月	163
河神锋利的泪水	175
女侠与恶龙	185
仙女湖与盘丝洞	195
机器人听见母亲河	205



夜莺的战友	219
金苹果的归属	229
小螃蟹不需要灯塔	239
伊迪斯的证明游戏	249
美神不会说话	259
天鹅湖的主人	267
真爱诞生于她自己	279



田鼠咬破了仙女的羽衣

你是仙女，你本来就会飞。





1

从前，有一只小田鼠，她是家族里打洞打得最快的女孩儿。她说想去皇宫里打洞，但是所有亲戚朋友都嘲笑她：“只有最得体、最优雅的田鼠才配去皇宫里打洞呢。”

她问：“怎么样才能算最得体、最优雅呢？”

族长告诉她：“首先，你需要一件得体的衣服。”

小田鼠很想去更远更高的地方证明她是最厉害的小田鼠，所以她背上两颗苞米出门了。

2

她走过了一块田，两块田，三块田，走过了数不清的田，然后她实在累得不行，就偷偷跑进一户人家准备大睡一觉。

这户人家很穷，穷到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都没有一床完整的棉被。

小田鼠在地窖里找到了一条乱糟糟的羽毛裙子，她冻得发抖，牙齿不住地打战，只能用羽毛裙子紧紧地包裹住自己。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这条乱糟糟的羽毛裙子被她在睡梦中咬出了一个巨大的洞。

她伸出小鼠爪子，紧张地拍了拍羽毛裙子，又学庙里的人类双手合掌，小声吱吱地叫：“罪过罪过，这是小鼠的罪过。”

3

小田鼠在第二天太阳最暖和的时候，吃了半颗苞米，准备继续出门寻找得体的衣服。

她刚要走，却发现最烈的阳光下就有最黑的阴影。有个女人坐在灶台前哭，眼睛像被咬破了的米口袋，一个劲地往外漏泪珠子。

小田鼠嘀咕道：“这么哭的话，汤肯定很咸吧？”

“不会的，家中已经没有钱买盐了。”

“你听得懂我说话！你是仙女！”

只有天上的仙女才听得懂动物们说话。

但小田鼠很疑惑：“仙女为什么哭呢？你可是仙女，你们可以做任何事。小田鼠能做的事情很少，但小田鼠从来不哭。”

仙女捧起小田鼠，把她偷偷揣进袖子里，说：“我得先把你藏起来，家里揭不开锅了，你被老牛看到，难免要被吃掉。我以前是仙女，但是老牛唆使我丈夫偷走了我的羽衣，没了羽衣我就不能飞了，我只能困在这里。我再也不能吃鲜花喝露水了，我得一个铜板分成三份花，我得又织布来又管家。”

“羽衣？是地窖里那个吗？”

仙女激动地捧起小田鼠问：“小田鼠，你见过我的羽衣？快告诉我它在哪儿，我要穿上羽衣，离开这里。”

4

小田鼠回想起那条被自己轻易咬破的羽毛裙子，她觉得奇怪，那条裙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啊。

她用头轻轻地蹭了蹭仙女带着伤口的纤细手腕，吱吱地问：“仙女，你在这里多少年了？”

“三年了。我一直在找那件属于我的羽衣。”

“你的羽衣是哪里来的呢？”

“是父帝赠给我的，父帝说他赐予我飞翔和织云的能力，就如同他赐予我母后的神力一般。”

小田鼠的牙缝里还有半根裙子上的羽毛，她扯了出来，仔细地看，怎么看都觉得那是一根普通的大

白毛。

“仙女，我觉得他们在骗你。”

“谁在骗我？”

“你的父帝，你的丈夫，你周围所有告诉你你得靠羽衣才能飞的人。”

仙女的手有些颤抖，小田鼠又用鼻子蹭了蹭仙女已经磨出茧的小指，她对仙女说：“你是仙女啊，仙女本来就会飞。”

5

小田鼠带着仙女来到地窖，向仙女展示了那条乱糟糟的，毫无特别之处且有一个大洞的羽毛裙子。

“仙女，你的羽衣只是一堆大白鹅羽毛，一点也不神奇，你看，我轻轻松松就给它咬了个大洞。”

“怎么……怎么会？”

“他们编了一个假的东西，说你的能力是那个假东西赋予你的。他们一直说一直说，你就信了。你也以为你的能力是别的东西赋予你的。”

“你的丈夫不会飞吧？所以他只能编谎话告诉你，你再也不能飞了。说不定你父帝也不会飞，他只会做大白鹅羽毛裙子，然后说你和你母后的天赋能力都是他的大白鹅羽毛裙子带来的。”

“你只是丢了一件羽毛做的衣服，它会坏掉，它会散掉，它还会被我咬破一个大洞。它不是什么厉害得不得了的东西。你想离开这里，不需要那件衣服啊。

“你是仙女，你本来就会飞。”

6

仙女尝试着伸出双手，像仙鹤微微张开了翅膀，风和朝霞从落满灰尘的砖头缝里流淌进来，将仙女轻盈托起。

“我，没有丢失飞行的能力。”

“是啊！因为你一直都是你啊。仙女，跟我一起出门吧！今天阳光最暖和，正是出行的好日子。”

“你要去哪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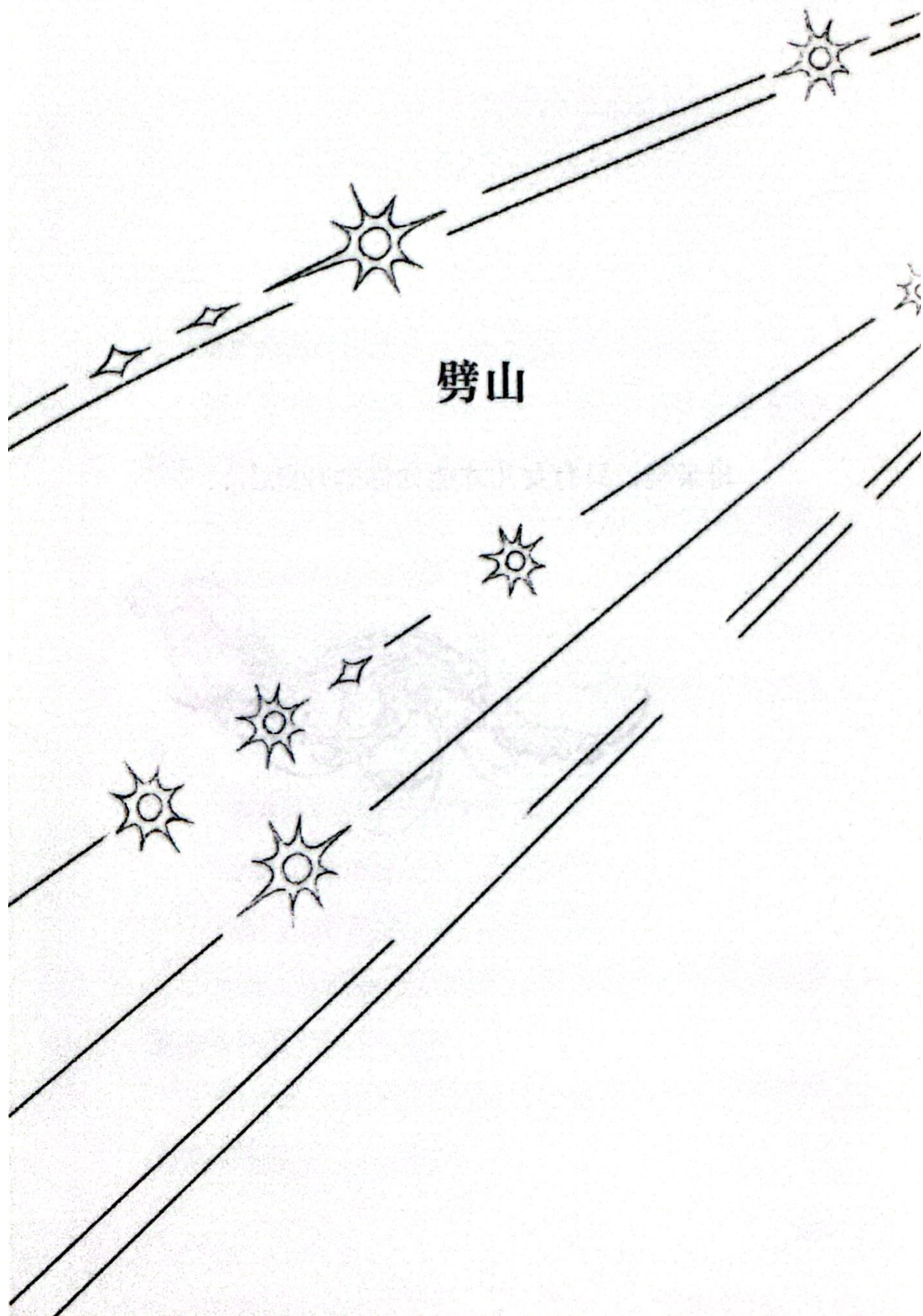
“本来我要去找一件最得体、最优雅的衣服，但我现在不想找了，我的打洞能力一直在我身上。我准备直接去皇宫打洞！”

今天阳光暖和，仙女第一次离开了家门，和一只田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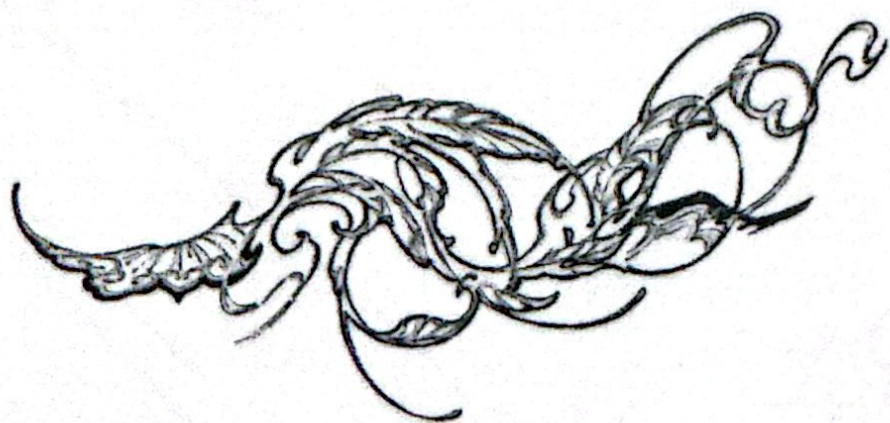
她本来就会打洞，她本来就会飞。

风和朝霞裹着她们，飘飘摇摇，往远方更远方走了。

劈山



母亲啊，只有女儿才能为你劈开此山。





1

在晚霞消失的地方，有一座山叫作神女峰。

天上的神女如果贪恋凡尘，触犯天条，就会被压在神女峰下尝三千年苦果，饮九万年恨水。

不知是苦果不够苦，还是神女命中注定要历劫，山中受罚的神女越来越多。

多到每年都有人来“劈山救母”。

但数百年过去了，那些山始终压在神女们的身上。

“是神女的孩子力气太小吗？”

“是他们劈山的斧子不好使吗？”

“是压住神女的山会不断变高吗？”

小狼女曾经最喜欢看劈山的热闹了，她总是能想到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可今年，她不能躲在石头后面看热闹了，她要跟着劈山的孩子，一起进山。

因为她的狼王母亲，在神女峰消失了。

2

一头狼要跟着人进山“救母”，这实在吓人。

几乎所有进山的孩子看见小狼女后，都拐着弯绕着道，跑远了。

小狼女在山谷的入口处等呀等，等到松树的叶子都落光，等到石头缝里长出了雪花，也没有等到愿意和她同行的孩子。

小狼女气呼呼地想：“凡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我自己去！”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小狼女去了山下的村庄。

村民们发现了狼脚印，举着火把将羊圈守得严严实实。

然后，小狼女偷偷溜进樵夫的家里，叼走了一把磨得锃亮的斧头。

小狼女开心地在雪地里转了两圈。

她想阿娘如果看见她这招“声东击西”，一定会为她骄傲的。

正当小狼女高兴时，她迎面撞上了两个赶路的孩子。

一个背着腊肉的女孩和一个背着铜斧头的男孩。

男孩喊：“阿志，斧头！那匹狼叼着斧头！抢过来，你就有斧头了。”

3

一个女孩叫阿志，很奇特。

小狼女不准备吓唬她，所以她把斧头放在了脚边，开口问：“你要斧头干什么？”

“我想要去劈开压住我母亲的山，但大家都说女孩子没有力气劈山，爷爷不希望我出门冒险，所以把家里的斧头都藏起来了。”

小狼女甩了甩爪子上的雪说：“你没有斧头，也不能抢我的啊。”

阿志急忙摆了摆手，从背后的箩筐中拎出一只腊猪腿，放在小狼女面前。

“我不抢你的，我拿腊肉跟你换。”

小狼女看着那块重达几十斤的腊肉，说：“你爷爷看走眼了，你很强壮。”

阿志一点儿也不怕野狼，她甚至伸手轻轻摸了摸小狼女的耳朵。

“那你是同意跟我交换了？”

“我把斧头送给你，你带我进山找我阿娘。”

只有拥有神女血脉的子嗣才能穿过神女峰山口的法阵。

其他凡人、妖怪都不行，甚至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小狼女也不知道自己阿娘是怎么进去的，本来她想着阿娘能穿过的山坎，她也一定能行。实在不行，就用斧子砍个洞出来。

但现在遇到了阿志，事情就简单多了。

4

阿志跟小狼女介绍，带铜斧头的男孩是她的表哥阿竹。

他们的母亲，都是天上掌管云霞的仙女。

小狼女也跟阿志介绍道：“我阿娘是狼群的狼王，她叫青狼女。你们母亲叫什么？”

阿志一愣，她和她的家人一直都在思念母亲，她还拥有母亲的画像。

但她从来不知道母亲叫什么。

从记事起，母亲和姨母被提及时总是被称作“阿志的母亲”“阿竹的母亲”。

阿志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像是愧疚，又像是恼怒。

阿竹拍了拍她的肩膀，爽朗地说：“等我们救出母亲，问问她们。”

两人一狼，走了七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无数山峰掩映在云与雪之中，美得像卷轴上的画。

阿竹惊讶于眼前的美景，忍不住感叹：“这山水美得令天地动容。”

阿志和小狼女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山真的在动！它们在动！”

眼前的无数山峰正缓慢地在眼前移动着，如同层层展开的屏风。

移动的山，怎么能压住神女呢？

直到他们走近了，看得真切了，才发现所有的神女正背着山缓慢地行走。

这令天上凡间都停驻的美景，是由无数神女背负而起的。

万丈山石，压弯了她们的腰，把她们的脸压进了泥土。

阿志喘不过气来，那股莫名的情绪在她胸膛里燃烧。她以为她会为找到了母亲开心，但她此刻觉得自己也被压在了山下，不得自由。

“娘——”

“阿娘——”

他们的呼喊，让所有的山峰都停住了。

阿竹先找到了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头发凌乱，肩上都是伤痕。但她听到阿竹的声音，仍旧竭尽全力地背着山往儿子这边走来。

阿竹跪倒在母亲膝下，哭着喊：“娘啊，儿来迟了。”

“不迟，什么时候都不迟，哪怕你不来，娘也不怪你。”

“娘，我这就劈开此山！”

阿竹掏出背后的铜斧头，一斧一斧砍凿着母亲身上的山。

山石不断地从母亲身上滚落，似乎只差最后几下，这山就要完全劈开了。

阿竹欣喜地向母亲描绘未来的美好生活：“娘，我成亲了，等您回家您就可以当祖母了。我们一家团团圆圆，让您享尽天伦之乐。”

话还没讲完，地上的山石又骨碌碌滚动拼合，重新回到了母亲背上。

母亲推开了阿竹，劝他：“孩子，早些回去吧。母亲背上的山是无穷尽的。”

她望着自己的孩子，把腰压得更弯了一些，她决然纯洁的母爱早已让她将生死抛掷。

阿竹将斧头狠狠砸向了地面，无力地喊：“娘啊……”

6

阿志也找到了母亲。

她拼命地凿砍着山，凿到斧头都卷了刃，凿到她的掌心流血，凿到她的眼角流出泪，母亲的腰仍旧弯着。

“怎么办啊娘，我要怎么做啊？”

阿志的母亲也劝她：“远志，回去吧。我身上的山，不重的。”

原来她叫远志，原来母亲曾希望她去向远方的。

阿志用力地摇头：“不，你的山，就像压在我身上一样痛。”

阿志不停手，她拿着那把已经破烂的斧头，继续劈砍下去。

她边劈边跟母亲说话：“娘，你在天宫时叫什么啊？”

“我叫梳云神女，你姨母叫织霞仙子。”

“等你从这儿出去以后，你想干什么？”

梳云神女轻轻地笑了，在她成为母亲，背上高山后，再也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

她思索了一下，伸出自己的双手说：“我想再去梳一梳秋分时的云。”

“好！”

阿志用力地劈下一斧，高山为之一震。

梳云神女问：“但我去管理云霞，就没办法照顾你了。”

“没关系，我不想变成压住娘的另一座山。”

阿志又用力劈下一斧，整个山谷为之一震。

“最后一斧！”

阿志将牙龈咬出血，将通身力气凝在斧头上，倾尽一切砍出一斧。

梳云神女背上的山被完全劈碎，散落在了地上。

阿志想去抱自己的母亲。

周遭突然传来紧箍咒一般的念诵：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

“母性就是本能地要为孩子付出。”

“一个贤妻良母可以振兴家族的三代。”

“一个才女可以培养出无数栋梁之材，这是你身为母亲的骄傲。”

.....

原本散落在地上的石头像是听到了召唤，再次往梳云神女背上聚拢。

那些石头有些闪着光，有些贴着敕封的金纸，它们看起来那么荣耀，但又那么沉重。

阿志不知所措。

梳云神女轻叹了一口气，她说：“远志啊，走吧。娘希望你再也不用背负此山。”

7

突然从山后奔出一头青色的巨狼，她长啸一声：“跑！往前跑！”

她将梳云神女往前推了两步。

小狼女也跟着跑了过来，咬着阿志的裤脚往前拽。

阿志和梳云神女在落石聚拢前的最后一刻，用力朝山谷的方向逃跑。

梳云神女赤着脚踩在尖锐的石头上，却一点都不觉得痛。但她却忍不住想要回头，想看看自己的女儿有没有跌倒，有没有流泪。

青狼王头也不回，冷静地说：“母亲跑得远，女儿才能跑得远。”

阿志踩着母亲的脚印，大喊：“娘，不要回头！”

我跟在你后面！”

她们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那些山石再也追不到的旷野。阿志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

小狼女用头蹭了蹭阿志，夸她说：“你是第一个成功劈山救母的女孩儿。”

阿志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小声问小狼女：“你是怎么找到你阿娘的？”

小狼女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娘是去圈领地的，我一进去她就发现我了。”

神女的五感十分灵敏，梳云听到女儿的话，也笑着问青狼王：“你出门开疆拓土，都不告诉你女儿？”

青狼王迎着风长啸了一声。

“你们人类做母亲的标准太高了，高得让人畏惧当母亲。而我们野兽当了母亲，也不会被要求褪去兽性，做我想做的事才是雌兽的本能。”

青狼王伸出厚实的爪子，拍了拍小狼女的头，骄傲地说：“不过我这孩子，勇敢！将来也能当狼王！”

阿志仰起头问母亲：“娘，你觉得我将来能做什么？”

“娘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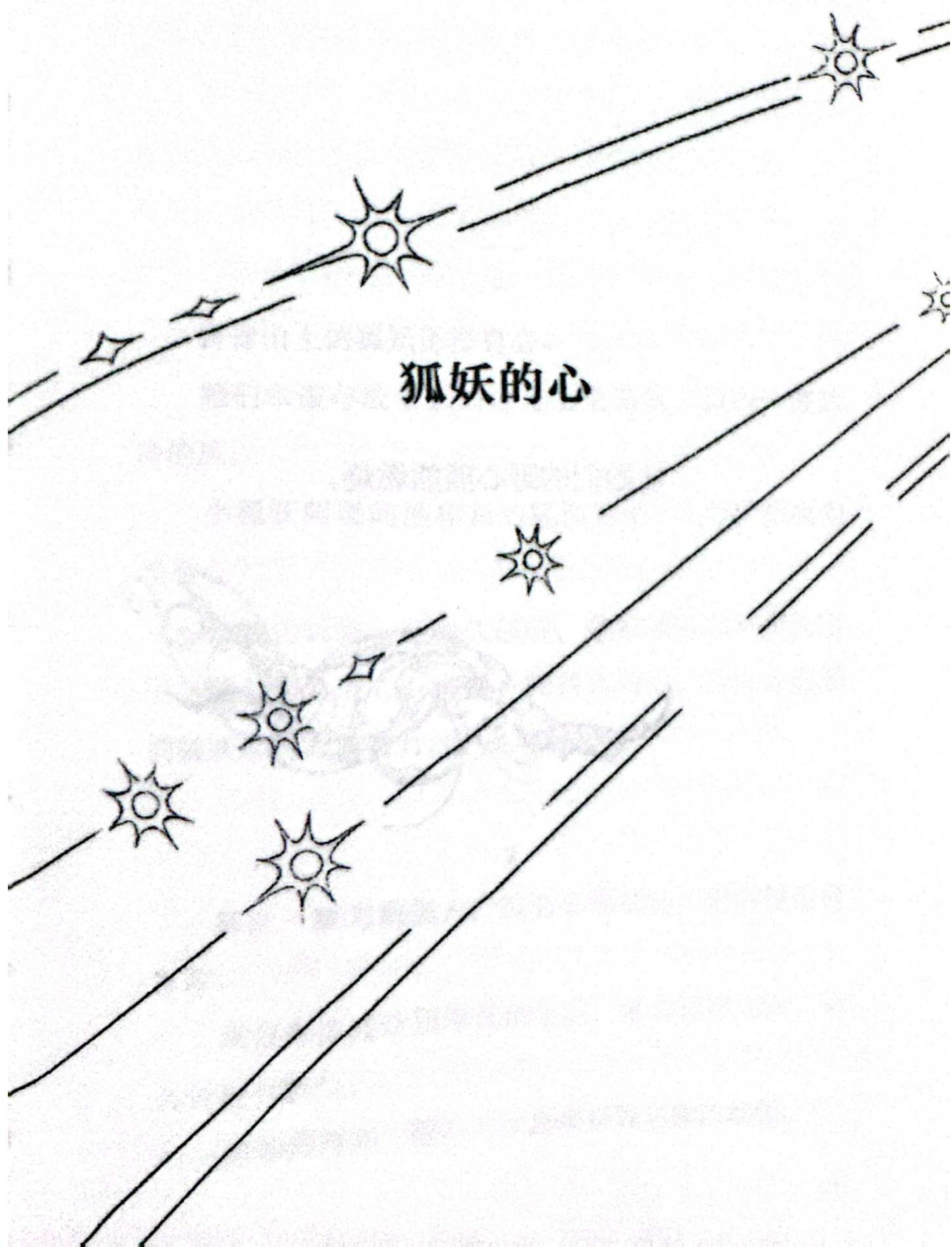
梳云神女低头望着自己的女儿，她趴在宽阔的大地上，背上没有任何石头的痕迹。

“但娘很高兴，我女儿的未来，不会再一眼望到头了。”

她起身从天边摘了半朵云，别在了阿志的鬓边。

远志听到了来自遥远彼方的风声，是她和母亲一起往前飞奔的风声。

狐妖的心



让她们的野心熊熊燃烧。





1

青青山上的狐妖都没有心。

她们本该存放心脏的地方空空荡荡，只有一缕冰冷的风。

小狐妖阿瑾问最年长的狐狸姥姥：“为什么我们没有心？”

姥姥告诉她，在很久以前，她们最强大的祖先吃了一颗七窍玲珑心，那是一颗圣人的心。所以天道惩罚狐妖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心。

2

狐妖一族力量强大，没有心也能活，但活得没有意趣。

所以许多狐妖姐姐在成年后，就会化形为人，到人间找一颗心。

但如何找到一颗心，一直都是狐妖族的难题。

九尾狐姐姐学戏文里人妖相恋的戏码，用自己的八条尾巴救了一个书生，祈求得到“一颗真心”。但那颗情爱的心瞬息万变，前天刚交到九尾狐手里，第二天就又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赤狐姐姐想用自己的力量去交换一颗心。她与国师合作，她提供来自山野的原始灵力，国师要为她寻觅鲜活的心脏作为报酬。但交易的危险之处在于，她的生命力和灵力会枯竭，她的合作伙伴窥见了她的虚弱后，便将她一脚踢开。

鉴于无数前辈的失败经验，阿瑾放弃了求一颗凡人心的念头。

她要去找回狐妖自己的心。

3

找回心的第一步，是搞清楚它怎么丢掉的。

阿瑾不明白，老祖宗为何要去吃一颗血淋淋的心。

所以阿瑾下山后就进了城中最大的书院，她要找一本记载此事的书，原原本本地了解传说的全貌。

阿瑾特意挑了书生们出门踏青的日子来寻书。按照九尾狐姐姐的经验，书生们爱好风流，先踏青后喝酒，最终会睡在外面的船上。这样，藏书阁一整夜都

不会有人。

但当阿瑾提着灯笼走进藏书阁时，却猝不及防地撞上了另一盏灯。

阿瑾被吓了一跳，她以为没有人，所以是赤着脚露着狐狸爪进来的，这下连躲都来不及。

提灯的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显然也被吓了一跳。

特别是看到阿瑾的狐狸爪，更是被吓了两跳。

“你、你、你……话本竟然没有胡诌，世上竟、竟真有狐妖？”

阿瑾很快镇定了下来，她是一只妖啊，她为什么要怕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书生。想到这儿，她立刻挺直腰板说：“我、我、我怎么了？我是狐妖，但可不是你们话本里瞎写的那种。我对你没兴趣，也不会资助你赶考。”

年轻人听到这话，摸了摸自己的耳垂笑道：“我自然没有这么想。”

在摇曳的烛光中，阿瑾看到年轻人的耳垂上有一个不明显的、已经愈合的耳洞。再仔细一看，阿瑾忍不住惊呼：“你是女子？”

“嘘。”

阿瑾用小狐狸爪捂住了嘴，小声地追问：“你是

女扮男装在这里读书？”

“嗯。”

“胆子好大！”

女书生笑着回道：“你胆子也好大。”

“这里书好多，比我身上的毛还多，幸好遇到了你，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本书？”

“好呀，这里的书我都读过，你要找什么书？”

阿瑾给女书生讲了老祖宗的事情，原本热情的女书生听完却摇了摇头。

“没有这样一本书。”

“怎么会呢？你们凡人有那么多写狐妖的书。”

“是啊，你怎能在凡人写的书中找到狐妖的过去呢？就像我也无法在书中找到女子真正的模样。”

阿瑾空荡荡的胸口里好似炸了一声闷雷，她怔在了原地。

“那我……该怎么办呢？”

女书生思索了片刻，从自己破旧的书箱里拿出了一支崭新的笔，递给了狐妖。

“去找到真相，并由你记下来。”

女书生和女妖精好像天然有一种亲近感，她们存在于话本的旖旎想象中，但又并不真正为世间所接受。

这让她们在短暂的相遇里，成为挚友。

阿瑾回到了青青山。

她缠着姥姥回忆更多的细节：“姥姥，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要下山啊？当时她不是有心吗？”

姥姥仔细回忆，老祖宗修炼完成的时候，她还是个狐狸崽子。当时的她趴在老祖宗的尾巴上，听见老祖宗皱着眉说：“此山甚小，不够！不够！”听到老祖宗大笑：“天地之间，还有谁更胜于吾？”

她记得老祖宗伸展她的身躯，恣意张狂，狂得似乎要将日月吞没。

姥姥也疑惑了，她喃喃地问自己：“是啊，老祖宗能吞日月，为何要吃一颗腥气的人心？”

阿瑾从青青山，到帝王墓，再到轩辕坟。

她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女书生写一封信。

女书生从书生到状元，一步步往上走。

阿瑾遵循挚友的建议，来到了千年前废弃的王都，在遗址上她遇到了一只刻着甲骨文的老龟。

它说：“我不记得有什么吃心的狐狸，我只记得王上忌惮他的叔叔，剜了他的心。这很常见。”

这很常见。

阿瑾颤抖着在纸上写下了真相：“她为凡人的私心，背负了不属于她的骂名。”

阿瑾想要去找天道。

她想要纠正这个不公平的惩罚。

5

在阿瑾再次启程前，她收到了挚友的最后一封信。

信上说：“他们发现我女扮男装了，我可能活不过这个秋天了，来见见我吧。”

阿瑾在读完信的那一刻，就放下了一切往京城赶。

每一个村镇都传着“女状元”的故事，她青春貌美，她贪权夺利，她倒反天罡。有人同情她，有人惋惜她，但没有人认同她，人们都说：“女子登朝堂，实在荒谬。”

阿瑾空荡荡的胸口里似乎有东西呐喊：“不是这样的！等一等！等一等！”

等一等！

但那些想让她背负骂名的人却不想等。

他们把处决提前到了夏天。

阿瑾没有能像戏文里的桥段那样，大喊出刀下留人。

她没有来得及，她眼睁睁看着大刀落下，头颅坠地，挚友的血溅了她一身。

阿瑾想去抱住挚友的头，又想握住挚友的手。

但她最终伸出利爪，替挚友报了仇。

天道好像在此刻惊醒，在虚空之中凝视着阿瑾，斥责她：“对狐妖的惩罚还是太轻了。”

阿瑾对天道说：“我知道你从我们身上偷走的是怎样一颗心了。”

天道似乎无处不在，不可捉摸。

他冷笑道：“那是一颗肮脏、贪婪、欲壑难填的心。”

阿瑾也冷笑：“不，那是一颗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野心。你偷走了我们的野心，所以我们强大的祖先在无稽的故事里，明明站到了权力舞台的中央，却甘愿跳了一支名为祸水的舞。我的祖先让我的挚友明白野心的妙处，所以你畏惧她们，蛊惑她们，最终毁灭她们。”

天道不再回答。

但阿瑾偏要问：“这天地好大，居然就容不下她的一颗野心？”

天道没有回音，好像认定了阿瑾和她们只是在做徒劳的挣扎。

但野心是一颗如同野草般顽强的心，它一旦跳

动，就不会停止。

阿瑾抱起挚友的身体，看见挚友的掌心用炭灰写了小小的一行字：“带走我的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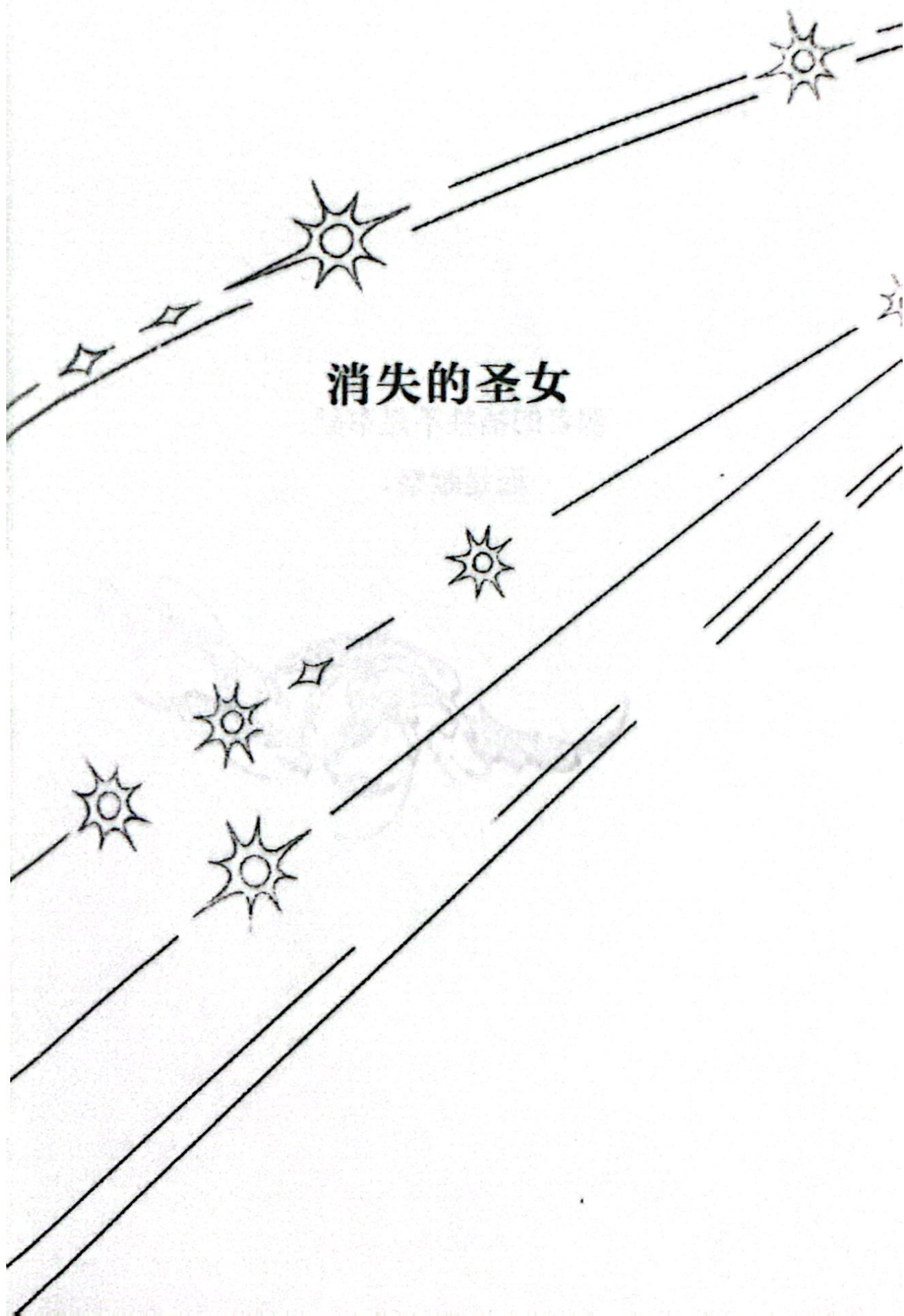
7

狐妖一族从阿瑾开始，才有了心。

那颗来源于挚友的野心，在阿瑾的胸腔跳动，直至唤醒了整个青青山。

这颗野心想要的非常多：想要书中拥有她们的故事，想要朝堂上站满女状元，想要这天地都屏息聆听她们的欲望。

消失的圣女



弱者的牺牲不是奉献，
而是献祭。





1

石匠的女儿十分喜欢石雕，她从小就和石料、锤子在一起，石雕的废料是她的玩具，凿石的声音是她的摇篮曲。

但她却不是石匠的继承人。

因为大家都说女孩子力气小、个子小，不适合在高大的山石里凿出一碗饭吃。

所以她只是小石姑娘。

没有接过父亲那把传承的石锤，并没有让小石姑娘气馁。她决定自己雕出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来证明自己。

石匠的家族世代为神明雕刻神像，并以此闻名于世。但厉害的神明都已经有了不可超越的石雕神像作品，小石姑娘必须在浩瀚的传说中挑选出一个还没有被描摹刻画过的神明。

幸好，小石姑娘认识一位神明，隔壁盘龙城的

“祈雨圣女”。

2

祈雨圣女在成为祈雨圣女前，是小石姑娘最好的朋友。

她们会在田埂上唱歌，在稻花茂盛时摸鲫鱼，在丰收的谷地上数青蛙。

小石姑娘会在吃完五个包子后，讲一讲她有关石头的梦想，然后大声问：“小雨，你有什么梦想？”

小雨回答说：“我没什么梦想，只希望日子每天都这样好，你每天都可以吃五个包子。”

但日子很快变坏，天上开始不再下雨。

大地干裂，连石头都变得脆碎。

没有能存活的麦子，更不可能有热腾腾的包子。

城里的祭司说，这是河神在发怒，神为人类的贪婪与挥霍而震怒。只有一个真正无私的女孩，才能向神祈求雨。

小石姑娘不理解神明发怒的原因，人饱饱地吃五个包子，怎么能叫贪婪呢？大家享受着自己的作物，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

在小石姑娘不理解的时候，小雨成了那个最无私的女孩。

她被选中成了干旱之年的祈雨圣女。

3

小石姑娘看着小雨坐在远行的车里，哭得比雨还要瓢泼。

她哭着问：“小雨，你要怎么祈雨呢？你祈完雨还会回来吗？”

小雨手里攥着两根已经干枯的秧苗，低着头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但祭司们会教我的。”

小雨的父亲骄傲地握住了女儿的手，嘱咐道：“你的牺牲，是为了大家！因为你无私，才被选为圣女！这是多么高尚和荣耀！”

小雨也喃喃地跟着复述：“我的牺牲和无私，是一种高尚与荣耀。”

其实小雨不知道他人说的高尚与荣耀，以及成为圣女会为自己带来什么。她只是被簇拥着，走上了那条奉献的路。

在小雨前往盘龙城，完成祈雨的仪式后，天很快下起了雨。

水再次灌满了稻田，小石姑娘又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了热乎乎的大包子。吃包子的时候，小石姑娘想了两件事。

河神真的太容易哄了，不知道小雨跟他说了什么？

不知道小雨成了圣女之后，头上会不会像其他神明一样有亮晶晶的光？

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因为成了祈雨圣女的小雨，再也没有回来。

4

但没关系，已经成为健壮大姑娘的小石姑娘，背上了行囊。

她要去盘龙城直接问小雨。

她准备了八个包子，她想：“我吃五个，给小雨三个。”

在她的记忆里，小雨的胃口就这么大。

但她转念一想，已经过去了三年，小雨的力气也应该更大了。于是小石姑娘又偷偷从弟弟碗里拿走了两个包子。

“我五个，小雨五个！”

但当小石姑娘到了盘龙城时，所有人都告诉她——祈雨圣女不在这儿。

“她不在这儿的话，那她为什么不回家呢？”

被她质问的祭司捏着胡子含糊其词，只说奉献给神明的圣女，自然跟神明一样居无定所。

对，小雨现在是神明了。

但没关系，小石决定继续去找小雨。

她一定要找到祈雨圣女。

5

小石姑娘背起行囊，继续往东走。

东边是最富庶的稻田，小雨曾说，她最喜欢看绿油油的秧苗了，那是所有好日子的原点。

小石姑娘走在田埂上，没有找到祈雨圣女。

她遇到一个穿着白衣，饿得快晕过去的女人。女人跟她说：“我的丈夫战死了，我要在与他相遇的地方殉情。我要听从教诲，留下贞节与真爱的美名。”

“你饿昏头了，分不清什么是别人教诲你做的、什么是你自己想做的。先吃饱！”

小石姑娘从包里偷偷拿了一个小雨的包子，强硬地要求女人吃了下去。

包子那样好吃，女人的求生意志像秧苗一样，被这热气腾腾的美味拔起。但很快，她看见了远处教诲监督她的幢幢人影，又低着头瑟缩了身体。

“但我不奉献自己，就是自私的女人，自私的人是没办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的。”

小石姑娘不明白，想活下去怎么就自私了？

不过小石觉得很简单，这里无法生活，就去一个

能生活的地方。

她拉起女人，慷慨地说：“那你跟我走，我带你去找我的好朋友，她是会呼风唤雨的圣女！她能帮你开辟新生活的土地。”

6

小石姑娘背起行囊，带上她的新伙伴，继续往北走。

北边是高山和雪，小雨曾说，等到她吃得饱饱的时候，她就来山上帮小石姑娘背石料，看着她的好朋友在高山上完成梦想。

小石姑娘走在风雪里，没有找到祈雨圣女。

她遇到一个冻僵在雪地里的小女孩，小女孩哆哆嗦嗦地说：“山里有大老虎，一年要吃一个小孩。只要最懂事的小孩主动牺牲自己，来年大老虎就不会下山了。”

穿白衣的女人像是搂着自己的女儿一样，搂住了冰冷的小女孩，仰头问：“我们带她走吧？”

“好！我们一起去找我的好朋友，她是无私的神明。”

7

小石姑娘一路走，直到本属于小雨的五个包子都被送完，她也没有找到祈雨圣女。

这个被称作“圣女”的女孩，似乎不像其他传说里的神明被铭记。

她消失了。

但寻找圣女的队列却像种子一样，剥落了旧衣，长出了新芽。

为爱情牺牲的女子发现活着会遇到更多样的爱，朋友的爱，动物的爱，自由的爱。她庆幸自己的一生没有和田埂上戛然而止。

为村民献祭的女孩发现活着的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强大，她的臂膀比起“被吃掉”更适合“被依靠”。她庆幸自己的一生没有因为所谓的高尚在雪地里戛然而止。

8

小石姑娘没有放弃，她一直往南走。

在南方的更南边，她遇到另一个被村落推选出的“祈雨圣女”。

那个女孩穿着红色的嫁衣，坐在绿色的竹筏上，顺江流而下。

小石姑娘问：“你要去哪里？”

圣女眼神清澈，就像当年的小雨。她笑着答：“我要顺着江，去最深的水里向河神求雨。我的牺牲与

奉献，是一种高尚和荣耀。”

小石姑娘的伙伴里有哭着拒绝祭船的“神女”。
她本来是船夫家的女儿，她知道祭船和祈雨的结果。

她大喊：“救她！抓住竹筏！”

吃了包子的女人力气远比想象的要大，她们与水流抗衡，将女孩从水里捞了上来。

小圣女不知道原因，甚至有些恼怒：“你们为什么阻止我奉献自我？我本来可以被永恒地铭记！”

船女叹息道：“这种奉献是没有意义的！等待你的是深沉而寂静的水底，是永恒的遗忘和死亡。”

为贞节奉献的女人，向老虎献饲的女孩，为爱情殉情的女孩，她们都握住了小圣女的手。

她们的声音像姐姐，像母亲，像未来的她自己，
温和而严肃：

“弱者的牺牲不是奉献，而是献祭。让弱者奉献，
是权力的谎言。”

“活着，才有创造永恒的机会。”

9

小石姑娘阻止了许多走向奉献谎言的女孩。

但她始终没有找到她认识的那个祈雨圣女。

白天她嘻嘻哈哈地说自己走得太慢，祈雨圣女跑

得太快。而到了夜晚，她会抱着石头，用眼睛下一场瓢泼的大雨。

小雨……真的留在了冰冷的水底吗？

小石姑娘在外面走了很多年，雕刻了纺织的女人、狩猎的女人、写字的女人……

每件作品都栩栩如生，她积攒了许多名声。

但她始终没有敢雕那个她最初想雕的女人。

10

她决定回家。

听说家乡再也没有受过旱灾的侵袭，即使不下雨的时候，田里也能有水。

她要回去雕一个石像，放在田埂上，告诉大家，这里曾经有一个祈雨圣女。

但当她回家时，却发现田埂上站着一个拿锄头的女人，大喊着：“今年咱们也要挖水库！蓄水！把天上的雨存起来，就不用眼巴巴地求天了！”

她扭头看到双手是茧的小石姑娘：“小石头！你回来了？！”

小石姑娘看着自己熟悉的朋友，搓着手，喃喃地说：“啊呀，小雨对不起，带给你的包子……都送给别人了。”

“我当年从竹筏上逃了出去，在很多地方引湖蓄水，
现在我们的麦子，可以做五百个、五千个大包子！”

小石姑娘看着小雨手上和自己一样的老茧，低头
说：“真好啊，真好。我们活着，在创造永恒。”

小石姑娘将她雕刻的作品仔细排摆。

雕刻的女人，狩猎的女人，写字的女人，奔跑的
女人……

最中间放着一个扛着锄头的女人。

她给这件作品取名为——《圣女》。

小野猪的报恩



报恩可以送礼物，
但不必把自己当成礼物。





1

小野猪修炼了五百年，终于修成了人形，但她却很苦恼。

她坐在小溪旁，望着水面中的倒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力量磅礴，一声叹气就在水面吹出了一个半人高的浪头，把溪水里的小鲫鱼吹得翻了个儿，把溪对面小狐狸刚舔平的背毛吹得乱七八糟，把正在织布的蜘蛛娘娘从蛛网上吹到了晒太阳的老虎脑门上。

鲫鱼吐着泡泡问：“厉害的野猪山灵，你为什么叹气，你为什么苦恼，你为什么把大伙吓一跳？”

“因为我要去报恩。四百多年前，我还是一只很小很小的野猪崽时，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是一个穿白衣服的恩人救了我，还给了我一个大萝卜。如果不是恩人，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狐狸抬起忙于梳毛的头，叫道：“我知道！每一

个妖怪女孩，都会遇到报恩的桥段，就像我的九尾狐姥姥！”

小鲫鱼也似乎被打开了传说的记忆匣子，它咕嘟咕嘟吐着泡说：“是的是的，以前住在溪水南面的田螺姐姐，还有住在洞湖里的白蛇仙女，她们都报过恩。”

蜘蛛娘娘蹑手蹑脚从老虎头上滑下来，落在草地上轻声地问：“有那么多报恩的经验，你苦恼什么呢？”

2

小野猪转过身来，背对着溪水叹了一口气。

“白蛇仙女、九尾狐姥姥、田螺姐姐，她们报恩都是以身相许嫁给了恩人。白蛇窈窕，九尾狐妩媚，田螺天真贤惠，而我……我只有这粗壮的腿。”

她露出自己满是肌肉疙瘩的手臂，踏出自己粗黑有力的小腿，然后轻松举起了一块数千斤的大石头。

“我怕，我怕他不要我以身相许，那样我就报不了恩了。”

小野猪坐在石头旁嗷嗷大哭了起来。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小野猪，只能给她准备了一些远行的礼物。

小鲫鱼衔来一捧水做的珠子送给小野猪：“你可以把水珠敷在脸上，让你的皮肤更加水嫩白皙。”

蜘蛛娘娘织了一块粉红色的绸布送给小野猪：
“你可以用这块美丽的布包裹装饰自己。”

.....

小野猪最终装扮一新，踏上了报恩的路。

3

她来到了恩人转世后生活的村子，站在恩人的屋外，紧张地整理自己不合身的长裙。

小野猪学着传说中报恩的桥段，打算来一场宿命般的偶遇。她望了望天，发现没有下雨，又摸了摸行囊，自己没有带伞。

她只能紧张地踱步，结果一不小心，撞倒了一个背药篓的青衣女孩子。

小野猪一看到她，就知道她也是妖怪，她是一条青鱼。

小青鱼也看出了小野猪的妖怪身份，她鲤鱼打挺一般，从地上站了起来，问：“你也是来报恩的？”

“你也是？”

“当然，恩人可是大好人，她救了很多很多妖怪。所以，报恩得排队。”

“排……排队以身相许？”

话音刚落，小青鱼就生气地将药篓用力扣在了小

野猪的头上。

“你说什么呢?!”

4

小野猪不知所措，但很快有人从屋内跑出来解围。

透过药篓的缝隙，小野猪看到一个白衣人影走到她身旁，温柔地揭开了药篓。

直觉告诉她：恩人，就在眼前。

小野猪抬头，看见了背着剑、束着发的恩人。

她惊讶地问：“恩人，你……你是女孩子？”

小青鱼恨不得再变出一个药篓砸在小野猪的头上，她气鼓鼓地说：“恩人姐姐，不要拦着我！这只野猪一点儿也不会说话！”

小野猪无暇顾及头上杂乱的药草，她觉得好迷茫。

她望着小青鱼和恩人问：“那，那我该如何报恩呢？传说里的报恩都是以身相许啊！”

“笨蛋！谁要你以身相许啊。我帮着恩人姐姐救助伤患，白鹤妹妹教村里的孩子认字。你这么大块头，穿得花花绿绿，你没有其他本事吗？一定要像个包装好的点心盒子一样来报恩吗?!”

恩人温柔地将小野猪头上的药草一根一根地摘掉。

“如果你真的想报恩的话，告诉我，你能做什么呢？”

“我……我可以砍柴，我可以举石头，我……我可以干很多力气活……虽然我知道这些没什么用……”

“怎么会没有用呢？那你就帮村里建一座学堂来报恩吧。”

“这样就可以了吗？”

恩人给小野猪的头上留了一朵嫩黄的小雏菊，她拍了拍小野猪结实可靠的肩膀，说：

“当然可以。我当时救你，是想你拥有一个自由的未来。”

“你是活生生的，不是一个物件，怎么能为了报恩，而‘相许’我呢？”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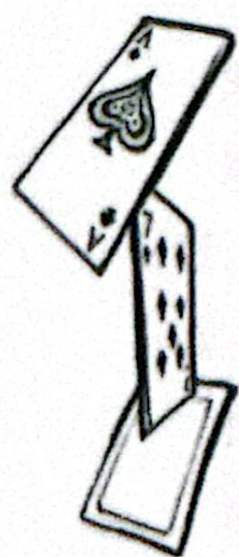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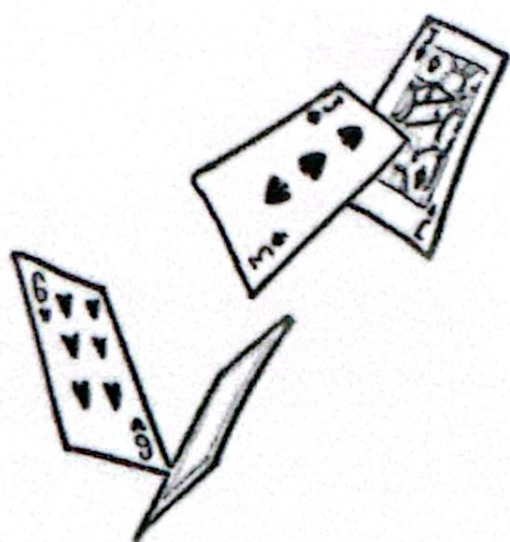
小野猪戴着那朵自由热烈的小雏菊，举起了第一块石头地基，她的肌肉壮得像山，她的眼睛亮得像太阳。

一只百灵鸟落在了她的山上，脆生生地问：“小野猪，我来报恩，你知道要怎么做吗？”

小野猪用力地呼出一口气，为她指明方向：

“我知道！”

“报恩可以送礼物，但不必把自己当成礼物。”



疯子女士的深渊奇旅

我和孤独快乐相处，一个人也能走好路。





兔子小姐很苦恼。

她原本就职于剧院，工作职责是躲在魔术师的帽子里，在戏法高潮时被攥着两只耳朵提出来，表演出一副“啊我怎么在这儿？”的表情。

但她现在失业了。

因为她成年了，甚至比成年还要更年长一些。

年长到家乡的亲戚们总会叫她老姑娘兔小姐。

虽然兔子小姐觉得自己还很年轻，雪白又健壮，但她再也无法钻进那顶小小的黑色礼帽了。

所以她只能提着小行李箱，回到了熟悉的家乡。

刚到家，她的父母和她的八十九个兄弟姐妹就纷纷从兔子洞里探出头来。

“嗨，兔子小姐！”

声音才落地，十三姐就拍了拍右边洞里的弟弟问：“兔子小姐不是我吗？”

“胡说，我才是兔子小姐！”

“我也是兔子小姐！”

“等等，我们都是兔子小姐！”

问好声瞬间被一百只兔子的叫声淹没了。

提着行李箱的兔子小姐把自己的长耳朵蜷曲起来，叹气道：“还是一如既往地吵闹。”

母亲捏了捏她的耳朵纠正道：“这是热闹！”

2

回到家后，母亲就张罗着兔子小姐和兔子先生的约会。

上午是兔子先生一号到九号。

下午是兔子先生十号到二十号。

一直到了星星爬上山头，兔子小姐才有空闲从行李箱里掏出一小块提莫草蛋糕和妈妈分享。

“妈妈，好累啊，我必须和兔子先生约会吗？”

“是啊，只有组成家庭，才能得到热闹的生活。而热闹是驱赶孤独妖怪唯一的办法。”

所有人都听过孤独妖怪的大名。

传说它住在黑漆漆的深渊里，每到夜深人静，它就会变成心脏里的影子，攻击所有孤身的生灵。

它会让人哭泣，让人变冷，让想倾吐的话变成泥块掉

在地上，让人只能独自面对精神上的污染和不可名状的恐惧。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可我从来没有见过孤独妖怪。”

“你现在还小，等你老了你就知道孤独的恐怖了。”

突然，兔子妈妈缩紧了她的三瓣嘴，指着窗外小声地说：“嘘，疯子女士来了。”

兔子小姐探出头，看见一位戴着巨大粉红帽子的女士正跳着奇怪的单腿舞路过了兔子洞。

那礼帽大到把她的整个头都遮住了，她诡异的歌谣声先是在帽子里撞了几回，然后才一点点传出来：“布谷布谷，两只布谷不孤独。呼噜呼噜，两个人打呼好痛苦。孤独孤独……”

3

据说疯子女士曾经是一位优雅的女士。

但她拒绝了许多热闹的邀请。

最终她被可怕的孤独妖怪袭击了，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疯子。

她会在静悄悄的夜晚突然出现，跳着舞往恐怖的深渊行进。

所有的长辈都用疯子女士吓唬过女儿：“你再不听话，就会变成疯子女士啦！”

兔子小姐也曾害怕过。

不过她也不喜欢热闹。

睡梦降临前，兔子兄弟们的磨牙声、姐妹们的闲聊声夹杂着母亲偶尔的呵斥声，总会让她心里乱糟糟。

她偷偷走到森林的角落，独自被夜色包裹，有些害怕但又觉得舒适。

草叶儿刚凝上露珠，泥浆刚把大地的伤口愈合，她坐在蘑菇上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咚。

咚。

咚。

突然！

草叶被压倒，兔子小姐的身后探出一顶帽子的影子！

“啊——孤独妖怪来抓我了！”

4

“我才不要抓你。”

“原来是疯子女士。”

兔子小姐本该惊恐，但她的心跳告诉她，她觉得刺激又惊喜。

她本来就是一只只有好奇心的兔子。

深渊里有什么呢？孤独妖怪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疯子女士去了深渊还能跳着舞回来？

她问疯子女士：“你去深渊干什么呢？”

疯子女士似乎没准备在此停留，她只是路过此处，跳过了兔子小姐，头也不回地回答：“去听呼啸的晚风。”

夜晚的寂静，让兔子小姐的思绪变得清楚。

她失业了，她不想和分不清容貌的兔子先生们约会，她不想和姐妹们争夺兔子小姐的署名权，她想做一个叫出名字就知道是她的特殊兔子。她该去做点有意思的事。

现在。

她，兔子小姐，要在仲夏夜的晚风里——
去冒险。

5

兔子小姐跟在疯子女士身后。

蟋蟀扯着喉咙唱：“怪胎怪胎，没人爱。发臭发臭，没朋友。羞，羞，羞！”

萤火虫学着咏叹调高歌：“时光匆匆而逝啊，你的生命总会枯萎，你孤身一人无人点灯，这多么令人心疼！”

周围的喧闹，似乎都在质问她们同一个问题：
“你怎么敢孤身一人？”

兔子小姐想起了明天的约会。

从二十一号到四十号的兔子先生。

她有些迷茫地放慢了冒险的脚步。

可疯子女士却毫不在意，反而点点头说：“哇，
这个曲调真适合跳华尔兹。”

哒哒。

哒哒哒。

抬脚。

跳跳跳。

“冒险的小兔子，跳起来！”

跳跳！

跳跳跳！

兔子小姐尝试着加入了疯癫的舞蹈。

“哈哈！”

真快乐。

6

“终点站，深渊到啦！”

疯子女士夸张地转了两圈，做了个滑稽的脱帽屈膝礼。

帽子里都是笔和纸张，她坐在悬崖边，晃悠着双腿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

“你自己玩吧，我要写自己的舞曲了，在这里听得清楚些。”

兔子小姐小心翼翼地站在深渊边缘往下看。

深不见底的大地裂口里，漂浮着一条银光闪闪的河，那河流仿佛一面镜子，照出兔子小姐模糊的身躯。

兔子小姐站在那里，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她越听越入迷。

突然！

深渊里伸出了一只黑色的手，攥紧了她的耳朵，要将她拽入深渊。

“孤独妖怪来了？”

兔子小姐来不及思考。

那黑影的速度比她的思绪快得多，眨眼之间，黑影就淹没了银河。

从那腥臭的黑暗里传来了妖怪的怒吼。

兔子小姐想哭、想逃，但她最清晰的想法是：
拔剑！

她从腰侧拔出了自己的胡萝卜小剑，挥砍着，大喊：“我不怕你！”

新鲜的胡萝卜小剑划开了迷雾与黑影。

兔子小姐看见银色河流倒映出她的对手——
同样举着胡萝卜小剑的，她自己。

7

疯子女士停下了笔，捧着脸做了个噓的手势。

“你听，晚风来了。”

兔子小姐像是照镜子一样，看着银色河流里的自己。

但兔子小姐没有听到晚风，她听见了自己渴望的
声音。

那些熟悉的声音，越发清晰。

先是窸窸窣窣的衣料摩擦声。

接着是笑声。

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那轰鸣的掌声将河流震得冒泡。

兔子小姐望着那银灿灿的泡泡，惊喜地跳着转了
个圈。

她记起了这些声音，是来自剧院的掌声。

那些令她心潮澎湃，那些令她幻想站在舞台中央
的掌声，混杂着她的心跳声，那是她真正想要的人生。

“我知道我要什么了！我要赢得真正的掌声！”

兔子小姐激动地拉住了疯子女士：“谢谢你！”

“谢谢孤独吧，它给了你独处的机会。”

“你似乎从来不称孤独为妖怪。”

“那些把孤独作为恐吓工具的人才是妖怪，他们让你不敢独处，不能独处，让你无暇听见自己的心声。”

疯子女士拍了拍自己的大帽子，快乐地说：“你需要一顶帽子！一个能让你独处的‘深渊’！”

8

“深渊会让你听见自己的回声，孤独会让你看见真正的自我。”

9

兔子小姐给自己也制作了一顶巨大的帽子。

兔子先生们开始笑话兔子洞出现了疯子女士。

但兔子小姐坐在属于她的帽子里，听不到任何外界的杂音，她独自坐着，将自己的计划和决心，听了一遍又一遍。

10

第二个春天。

疯子女士路过了城里的剧院。

巨幅海报上画着穿礼服的兔子从帽子里提溜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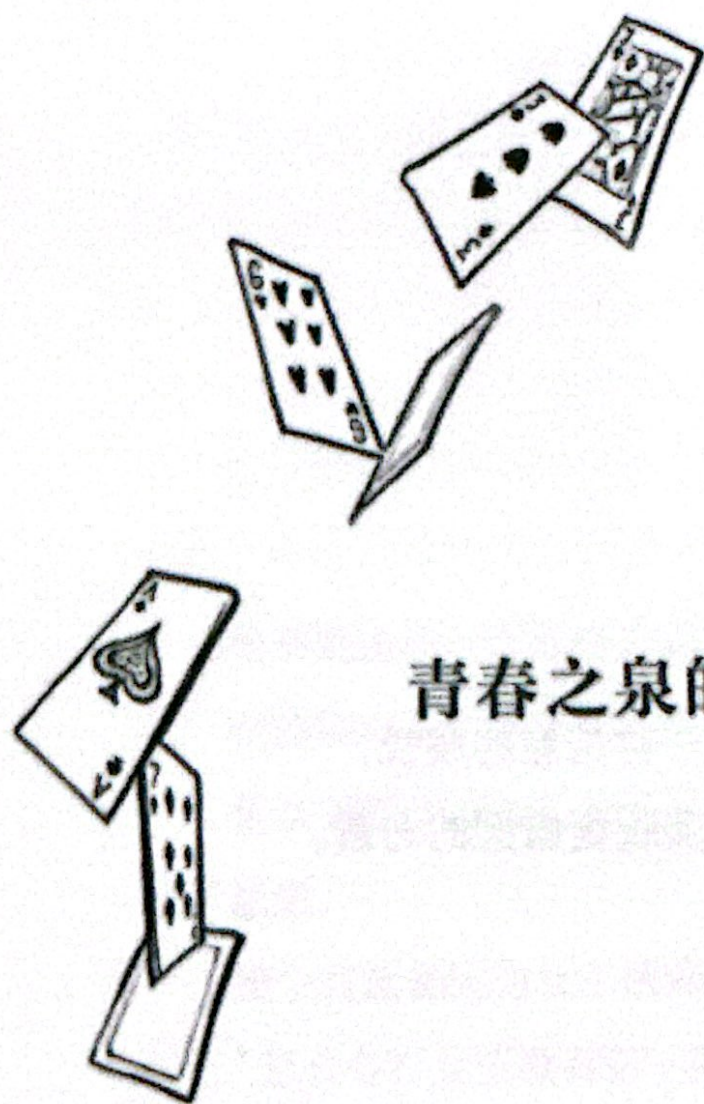
个男人。

上面写着“魔术师兔子小姐名言：所有人都需要一顶属于自己的帽子”。

疯子女士没有进去。

她脱帽朝海报行礼，然后快乐地踢踏着舞步，离开了此处。

“布谷布谷，两只布谷不孤独。呼噜呼噜，两个人打呼好痛苦。孤独孤独，我和孤独快乐相处，一个人也能走好路。”



青春之泉的代价

年龄增长是一种智慧的成长，
它是远比年轻美貌更震撼的力量。





1

故事发生在一个富饶的国度。

在茜拉女王的治理下，这片土地繁茂而昌盛。

但女王四十岁生日那天，她被一头黑色的驯鹿撞下了悬崖。

整个宫廷都因为女王的猝然离世陷入了慌乱。

“怎么办？女王没有留下继承人。”

“不，女王有一个秘密教养的公主。”

内阁大臣贾法领着一个女孩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这就是女王的女儿，希雅公主，今年刚满十岁。”

希雅像一头刚出生的小羊羔，躲在贾法身后，歪着头观察着陌生的环境。

没有人质疑贾法的话。

因为希雅天真稚气的脸庞，跟年轻时的女王几乎一模一样。

但希雅实在太过年幼，年幼到根本无法处理政务。

她会天真地问：“农民为什么会饿？我们不能直接给农民发麦子吗？我们不能直接跟邻国说大家一起给农民发麦子吗？”

她稚嫩地观察着世界，远没有能力指导这个世界。

贾法笑着说：“作为希雅公主最信任的人，我愿意担任公主的摄政大臣。”

女将军瓦尔基丽提出了反对：“我们需要寻回女王的尸体，在女王的墓前选举出新的摄政大臣。”

瓦尔基丽曾是女王亲卫队的队长，也是女王的好友。

其他大臣既忌惮贾法与希雅公主的关系，又畏惧瓦尔基丽曾经的威望，纷纷变成了脖子灵活的墙头草，一半往贾法靠拢，一半向瓦尔基丽贴近。

贾法摸了摸自己油亮的胡子，嘲笑道：“将军，你的头发已经花白，谁会要一个老婆婆来管理国家呢？”

墙头草们看到已经年近五十的瓦尔基丽，瞬间将头齐整整地倒向了贾法。

瓦尔基丽在女王坠落的悬崖旁坐了十天十夜。

女王去世了，世界对女人的态度也像墙头草一样，被风吹向了另一边。甚至有人说，黑色的驯鹿是神明派来惩罚女王的，惩罚她野心勃勃、欲望滔天。

瓦尔基丽不喜欢这样的世界，她喜欢草直直地往天上长。

瓦尔基丽目前唯一的劣势是年龄，虽然贾法和她差不多大，但墙头草对女人的年龄有另一套说辞。

她悲伤地问夜色中的虚空：“茜拉，我该如何做，才能赢过贾法？”

夜风吹拂过她的剑，然后一缕黑色的流光幻化成了茜拉女王的模样。

女王的身影飘浮在悬崖的裂口上，她温柔地指引瓦尔基丽：“去寻找青春之泉吧。”

所有女人都听过青春之泉的传说。

只需要一小杯泉水，就能让女人重返青春。

黑色的流光在瓦尔基丽眼前展开了一幅神秘的地图。

在北极星落下的第三个悬崖，就是青春之泉的位置。

瓦尔基丽并不相信世上有如此违背自然规律的东

西，但黑色的茜拉轻声地重复道：“只要变年轻，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4

瓦尔基丽决定去寻找青春之泉。

消息在第十一天的黎明传遍了王都。

瓦尔基丽为自己招募了同行的伙伴。

一匹老马。

一个老姑娘。

一个老婆婆。

贾法为她送行，他略带警惕地问：“你为什么要带一匹老马？”

瓦尔基丽坦然地介绍说：“这是跟了我许多年的老马，我对它有感情。”

贾法稍微放下心来，点头说：“女人总是重感情的。那……你为什么要带一个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姑娘？”

“这是我邻居家的女儿，也许在旅途中，我能为她找到合适的丈夫。”

贾法更加轻松了些，点头说：“是的，你做了一件好事。她应该在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过了三十岁可就难啦。那你为什么还要带上一个牙齿掉光的老

婆婆？”

“这是我厨房里做饭的阿婆，带上她在路上肚子不会饿，灵魂也不会无聊。”

贾法这下开心地笑了起来，跟瓦尔基丽玩笑道：“你的老马可不要把老婆婆的骨头颠散架啊。”

送行的女官纷纷垂下眼睛，叹息道：“瓦尔基丽将军真的老了吗？这样一行人，怎么会成功？”

瓦尔基丽拍拍她们的肩膀：“放心，这是最适合寻找青春之泉的军队。”

5

一路上，有顽劣的儿童朝老马扔石子，有路人向老姑娘吹口哨，老婆婆甚至平地摔了个跤。

还有许多渴望重返青春的女人拦住了瓦尔基丽，大喊道：“请带上我吧！”

她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证明自己的人生被年龄摧毁了：

“我已经二十岁了，早已不是十几岁的女孩，昨天甚至有人喊我……喊我阿姨！”

“我已经二十九岁了，我父亲说我已经没有资格挑挑拣拣，可我实在不想将就。”

“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可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梦

想，我想要去种西瓜，可大家都说我这个年纪经不起折腾了。”

她们大喊道：“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我的人生完蛋了！”

老马哼着鼻孔喘粗气，老姑娘和老婆婆忍不住想反驳，但瓦尔基丽制止了她们。

她对前来的女孩们说：“你们不用跟我踏上危险的旅途，我回来时，会为你们带来真正的青春之泉。”

老婆婆在女孩们散去后，跺了跺脚说：“我都八十岁了，可从来没觉得人生要完蛋呢。不知道这些年轻的孩子是被什么人蛊惑了？”

老姑娘卷起袖子，露出肩膀上的肌肉回答说：“还不是像贾法那样的人。”

“嘘——赶路吧。”

老马认路，带着她们一路往前。

老姑娘从行囊里拿出银斧头，砍清了路上所有的荆棘，顺便还砍倒了两个偷袭的刺客。

在第十九天的夜晚，她们来到了北极星照耀下的青春之泉。

6

青春之泉在瓦尔基丽眼前涌流着，浸湿了她的

皮靴。

老婆婆上前用玻璃瓶灌了一瓶青春之泉。

但瓦尔基丽一步也没有动，如同一只老鹰般死死地盯着泉眼。

她身后的黑色流光终于按捺不住，再次在她的眼前凝结成茜拉的模样，焦急地劝说：“瓦尔基丽，你还在等什么？快喝啊。喝下它，你就能重返青春了。”

瓦尔基丽冷静地问：“重返青春的代价是什么呢？”

“怎么会有代价呢？你会回到十几岁，女人最美好的年纪。你会重新获得天真、美貌、自由。”

瓦尔基丽望着眼前黑色的茜拉，想起了茜拉十几岁时在旷野里奔跑的样子，她有着白皙的脸庞、澄澈的瞳孔、被他国王子赞誉为白天鹅的脖颈……

当时的茜拉说了什么呢？

她说：“我想长大，我想变得成熟！”

瓦尔基丽坚定地抽出旧剑，那把跟了她二十年的旧剑又顺手又锋利，一瞬间就将黑色的茜拉钉在了地上。

黑色的茜拉迅速变回黑色的流光，在地上扭曲出各种模样，黑色的驯鹿、黑色的侍女……

遥远的宫廷里传来贾法的惨叫。

瓦尔基丽俯视着这一切，重新介绍起了自己的同

行者：“这是跟了我十年的老马，它认识所有的路；这是我最好的前锋，她强壮而自由；这位婆婆则是最有经验的神秘学者，她将配出这青春毒水的解药。”

贾法的声音从泉眼中传出，他痛苦地喊叫：“这不是毒水，喝下它一定会重返青春。”

瓦尔基丽将剑锋扎得更深了一些，她冷酷地问：“重返青春？代价是像茜拉那样，失去所有的记忆、知识与经验吗？”

她早就猜到了是贾法设计让女王假死，诱骗女王喝下了青春之泉。

7

瓦尔基丽带着解药回到了宫廷。

希雅公主天真地望着瓦尔基丽，问：“将军，贾法去哪儿了呢？”

瓦尔基丽回答说：“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公主先是沮丧，随即又长吁了一口气。

瓦尔基丽接着问：“陛下，您觉得难过吗？”

公主回答说：“是有一点啦，毕竟很多政务我还搞不懂。但是……贾法总是控制我，粗暴地指导我，这真烦。”

瓦尔基丽笑着耸了耸肩说：“贾法是个弱者，他恐惧

经验丰富的女人，他希望您永远年轻、幼稚、好操控。”

公主生气地环抱起胳膊，气呼呼地说：“真想快点长大啊！”

她将解药递给年幼的女王：“希雅，哦不，茜拉，喝下它您可以重新找回记忆与治国的经验，但您也会重新回到四十岁。无论您做出什么选择，我都会发誓守卫您和……”

瓦尔基丽的话还没有说完，公主就惊喜地跳到她面前问：“真的吗？我本来就有四十岁吗？那我还等什么？”

公主咕嘟一声喝下了解药。

她的眼角出现皱纹，声音变得沙哑，背上出现了曾经决斗留下的伤痕，但她的眼神变得坚定，手腕变得有力，她变回了瓦尔基丽熟悉的女王模样。

茜拉女王看着镜中的自己，向瓦尔基丽道谢：“谢谢你，我的挚友。这重返青春的阴谋，让我明白年纪带给我的阅历和威望才是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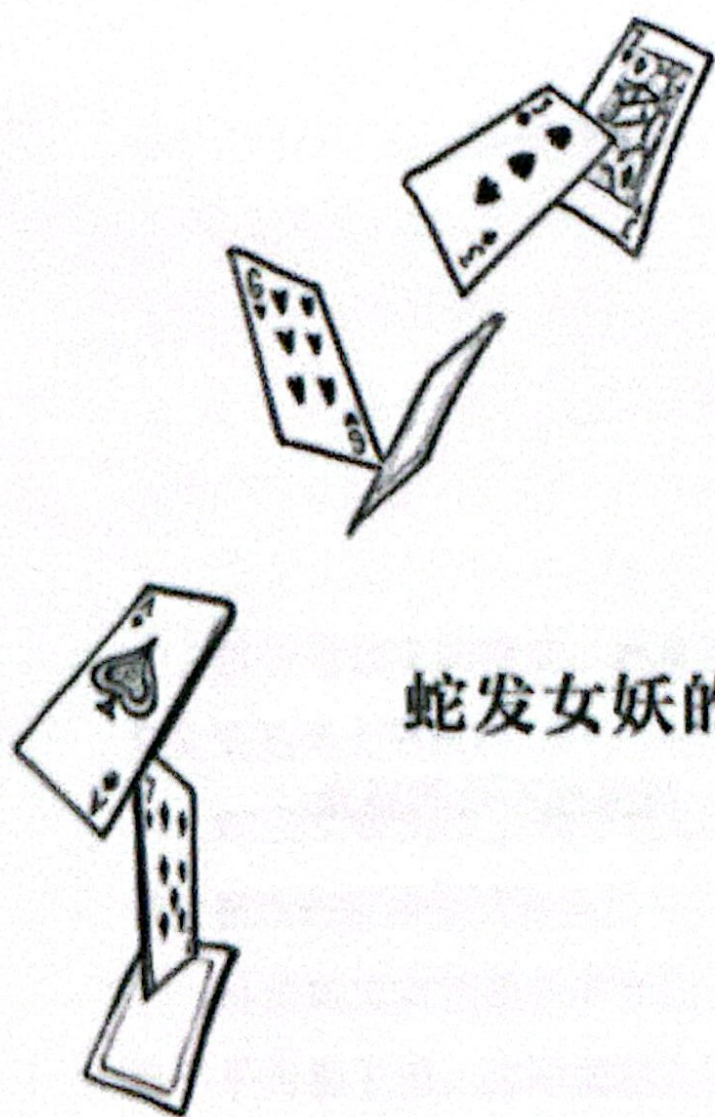
国家在茜拉女王的治理下，更加繁荣昌盛。

女孩们看到四十岁的国王、五十岁的将军、八十岁还站在魔药研究室里的银发女士，意识到年龄不过

是被设定的数字。

她们不再畏惧生命力被数字剥夺，奔向了无数新的选择与未来。

这就是瓦尔基丽为她们带回的——青春之泉。



蛇发女妖的眼睛



蛇发女妖的眼，只惩戒不轨的目光。





1

佐伊是公主的侍女，她原本很快乐，直到猎杀蛇发女妖的勇士归来。

蛇发女妖的头上有千百条毒蛇，只要看她一眼，就会被她的眼神变成石头。

传说蛇发女妖是杀不死的，勇士将她的头颅装在黑乎乎的箱子里，这样就没人能看见她的眼睛，悲剧就不会再发生。

勇士为王国除害，成了王国的英雄。

作为嘉奖，国王将自己美丽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一个月后，我将为你和我的女儿举办盛大的婚礼！”

但佐伊却觉得，勇士并没有真正战胜蛇发女妖。

她觉得，勇士被女妖污染了。

因为每当勇士路过公主的房间，他的眼神就会像阴暗的蛇群一样涌动流淌，游到公主晨袍里的小臂上，游到佐伊干活时的胸口上，游到她的脚踝、她的膝盖，游到房间里每个女人裸露的肌肤上。

甚至，那些没有裸露的、被布料紧紧包裹的躯体上，也会留下蛇形的目光。

只有像蛇发女妖那样的蛇眼，才会有这样密密麻麻，又黏腻不安的凝视吧。

佐伊将这个猜想告诉给了她的同伴辛西娅。

辛西娅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亲爱的佐伊，你怎么会因此感到不安呢？我们得到的注视，是对我们魅力的肯定呀！”

辛西娅为将要到来的婚礼晚宴准备了精致的礼物，她将手放在胸前祷告：“希望那天，我会得到更多关注。”

听完辛西娅的话，佐伊不再说话。

她害怕她的猜想会引来别人更多的质疑。

“被看一眼又不会掉块肉，再说你弯腰露出白花花的胸口，难道还怪别人？”

“你一个粗手粗脚的丑女孩，勇士会看上你？”

“你不会想借此破坏勇士和公主的婚礼吧？”

.....

3

佐伊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她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尽量躲避目光。

佐伊把头低下，将肩膀缩起，在这令人不安的目光扫射之中，扮演一只小小的鹌鹑。

而辛西娅却恰恰相反，她换上了更轻薄的夏裙，露出自己纤细的脚踝。

佐伊更加恐惧了，那些目光，似乎在重塑她和她的同伴。

佐伊攥紧辛西娅的手，说：“不要再为那些目光而改变了。”

辛西娅站在镜子前欣赏她新的玻璃高跟鞋，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也很喜欢看这样的自己啊！不要羞涩了，佐伊，大胆地展示你的魅力吧。”

佐伊看着镜子，想起勇士说他就是用镜子战胜蛇发女妖的。勇士用镜子反射了蛇发女妖的目光，让蛇发女妖陷入了短暂的石化与昏迷。

佐伊在自己的房间里也放了镜子。

她试图用镜子来保护自己。

但临睡前，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双眼睛。

“勇士偷看我换衣服！”

她的尖叫引来了所有人。

正如她预料的那样，大家哄堂大笑，他们嘲笑她的丑陋、粗胖，嘲笑她不值得一看。

佐伊站在那里，蛇群一样的眼神再次爬满她的全身，爬满了她的灵魂。它们不在意她的泪水，甚至在她的泪河与痛苦中获得了更为兴奋的欢愉。

勇士严肃地拔出剑，指向佐伊说：“公主殿下，恐怕您的侍女已经被女妖所污染。”

辛西娅赶紧上来抱紧了佐伊，她向众人解释道：“佐伊没有被污染，她、她只是太羞涩了。”

勇士向辛西娅投去温柔的目光，说：“善良的女孩，你不该怜悯邪恶。”

公主的眼睛噙满了泪水，扭头去无声地哀求自己的父亲。

但她父亲用巨蟒一般的眼神拒绝了她，她知道父亲要说什么：“你是优雅的公主，你是尊贵的殿下，你的所作所为都被人观察，请按照我目光的指示，安静

地将眼皮垂下。”

佐伊失去了她的双眼，她被和蛇发女妖的头颅关在了一起。

佐伊流着鲜红的泪水，将头靠在盛放着女妖头颅的盒子上，不抱希望地祈求：“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污染的是勇士，而不是我？”

蛇发女妖没有回答。

窗户外传来烟花的声音，佐伊知道，那是婚礼的前奏。

5

在巨大的喜庆氛围里，佐伊觉得委屈、不解，直至巨大的愤怒包裹了她。

她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了装着蛇发女妖的盒子。

她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是个无须畏惧女妖目光的盲女。她拎着蛇发女妖的头发，将她拽了出来。

蛇发女妖打了个哈欠，丝毫不觉得疼痛，像是刚睡醒一样。

她缓慢地说：“我感觉到了你的恨意，但你不该恨我。”

“你污染了勇士，让他做出了糟糕的判断和错误的行为。”

蛇发女妖反问：“难道是我出现后，你才觉得那

些目光令你不适的吗？”

佐伊打了个冷战。

她只是不愿意去回想。

即使是万人之上的公主，也会因为目光，无奈地矫正仪态和装束。她又怎么能逃得过？

“我躲不开那些目光。”

蛇发女妖的头发是活的，它们轻轻地蜷曲，卷住了佐伊的手腕。她刚要开口，就被公主和辛西娅的声音打断了。

“佐伊！”

“佐伊！”

6

“佐伊快逃！”

公主和辛西娅用锤子砸开了门上的铁锁，可她们不知道佐伊已经打开了蛇发女妖的盒子。

她们睁着眼睛，猝不及防地和蛇发女妖对视了。

“愚蠢的女——”

不仅她们，紧随其后想要阻止她们的勇士，也猝然地与蛇发女妖对视了。

蛇发女妖的头发如同海藻一般张开，射出无数比刀还要锐利的眼神。

也会因为目光，无奈地
逃得过？

它们轻轻地蜷曲，卷住
就被公主和辛西娅的声

门上的铁锁，可她们
的盒子。

和蛇发女妖对视了。

止她们的勇士，也猝

没张开，射出无数比

公主和辛西娅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但，只有勇士被石化成了石像。

公主惊讶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变成
石像？”

“因为我的眼，只惩戒不轨的目光。”

佐伊也很惊讶，她问辛西娅和公主：“你们为什么来救我？”

辛西娅上前抱住了佐伊：“因为我们相信你，你还是你，你没有被污染。”

公主也抱住了她的两个侍女：“我知道你们的感受。”

她们的体验是相同的。

女孩们与蛇发女妖对视，她们被凝视的记忆映在美杜莎的千百双蛇眼中，像是看见千百个她们自己。

“我没有污染任何人。那些目光总是如此，凝视你，审视你，让你们屈从于无形的毒液，甚至会为自己符合目光的标准而感到欢欣鼓舞。”

在女孩们坦诚、不带任何要求、不掺杂任何污浊的眼神里，蛇发女妖复原了她强大的创生能力。

她的身体缓缓长出，然后她展开了她的双臂，从自己千百颗眼中挑出两颗最澄澈的，赠送给了佐伊。

“阴暗的目光，总害怕敏锐的对视。不要躲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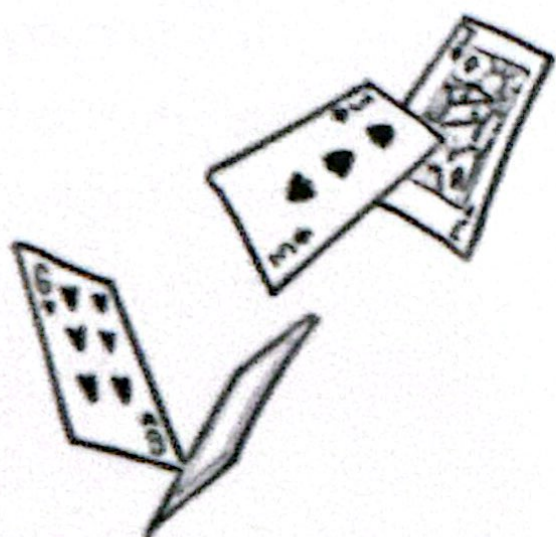
像我一样，直视它们，将它们钉死在耻辱的石棺里。”

7

蛇发女妖的传说还在王国里流传。

大家都知道——蛇发女妖是杀不死的。

佐伊看向自己的好友说：“我们会创造新的蛇发女妖。”



淑女学院的铃铛



她，绝不静止。





1

卓珊被王国最好的淑女学院录取了。

学院盛产优雅的淑女。

无数普通女孩在这里接受堪比宫廷礼仪课的严苛教育，从社交距离到说话音量，从走路步伐到宴会穿搭，一切——“都以优雅为目的”！

卓珊的父母对这场教育投资充满了期待，他们希望女儿能在学院里蜕变，靠优雅的气质成为富商的未婚妻或者子爵的夫人。

但顺利毕业对于卓珊来说并不容易。

她在家乡是出了名的粗鲁姑娘，邻居们都在背后叫她“小马驹”。

她总是横冲直撞，四处撒野。

刚入学一个月，她就已经获得了十七个课堂警告。

一个源于她提溜着高跟鞋在草坪上奔跑，一个源

于她把束腰解下来大口喘气，一个源于她在早餐时用错了汤勺……

2

集齐二十个警告，就会被学院无情地开除。

为了避免父母的学费打水漂，卓珊打起十二分精神，决定向学姐们请教“优雅的秘诀”。

学院的第一名是渔夫的女儿，但经过两年的学习，她举手投足间已全然没有了打鱼女的味道。传说她能熟练搭配六十种王都流行的妆容，能把说话的声音精准地控制在四十五分贝内，能让步伐完美地迈出三分之一脚掌的距离。

连呼吸的律动都经过最优雅的计算。

她本不想理会卓珊，但卓珊两个大跨步就赶上了她十个三分之一脚掌的步速。

卓珊哀号道：“学姐！你教教我！”

学姐无奈地交给卓珊一串银色的铃铛，告诉了她属于淑女的诀窍：“优秀学员都有这么一串铃铛。你把它系在你的脚踝上，当它发出声响，你就放缓行动。直到你和铃铛都安静下来。”

学姐不愧是最优雅的学员。

卓珊靠着她给的铃铛，行动越来越优雅。

但这铃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

卓珊变慢了。

为了步伐优雅，不让铃铛响动，她走路越来越慢。

这导致她花更多的时间，却只能抵达更少的目的地。以前她从教室跑到学生宿舍只需十分钟，比现在能多睡整整一个小时。

她出现了幻听。

她害怕听到铃铛声，那是对她“不优雅”的警告。

她越害怕就越是能听到铃铛声，每到深夜，镶满壁花的长廊都会传来急促的铃响。

卓珊是个爱惜自己生命的女孩。她心想：“还没毕业就患上心理疾病，那可不得了！”

以前在家乡，感到烦闷时，她总会去草原上跑一跑，把烦恼全部丢进无边的天地中。

这次，她也决定请两天假，出去散散心。

可惜，出行计划败在了整理淑女的行囊上。

“淑女学院禁止学员不优雅地出行。”

一个淑女的行囊里，要包括化妆品、护肤品、营养品、头饰、耳环、项链、戒指、扇子、遮阳伞……还有各两套的晨袍、午礼服、晚礼服和骑行服。

虽然只有两天的行程，但精致的淑女绝不能以相同的装束出现在他人的注视里。

卓珊光是考虑要带哪些衣物就已经耗费了大量精力。

她努力整理了半箱行李，最终筋疲力尽地趴在了窗沿上。

透过方方正正的小窗户，卓珊看见隔壁绅士学院的学员提着小行囊快速穿过了美丽的春色。

卓珊有些不平：“他们出门怎么只用带个小箱子就够了，绅士们难道没有关于优雅的出行规则吗？”

学姐轻声回答：“绅士和淑女的优雅标准并不相同。但搭配带给我们精致的乐趣，不是吗？”

“这乐趣也太……沉重了。”

卓珊累得趴在自己的行李上呼呼大睡。

她想：如果能像梦里那样轻松出行，就好了。

什么也不用背负，蹦蹦跳跳，像头真正的小马驹那样跑在原野上。

蹦蹦跳跳。

“丁零当，丁零当。”

卓珊被突如其来的铃铛声惊醒。

她赶紧端坐起来，握紧了脚踝上的铃铛说：“在梦里也会被警告？”

话音刚落，从窗外传来响亮的女声：“什么警告？”

5

卓珊望向窗外。

外面是三个骑着大雁的女孩，她们的手上和脚上都系着银铃铛。

卓珊警惕地问：“银铃铛？你们也是淑女学院的优秀学员吗？”

女孩儿恶作剧似的用力摇晃了铃铛，大笑着反问道：“优秀学员会这样摇晃铃铛吗？”

卓珊看着她们露出牙龈的笑容，下意识谴责：哦，这真不符合优雅的标准。

“那你们是谁？”

“我们是淑女学院的糟糕学员，被开除的吊车尾！”

卓珊想后退，但又忍不住被她们的铃铛声吸引。

这铃铛声，似乎就是她在夜晚听到的声音。

她惊喜地跳了起来：“原来我没有幻听！原来我

没有得病！是你们在夜里吓唬人！”

为首的女孩耸了耸肩辩解道：“我们可没故意要吓你。你是主动靠近我们的铃铛声的。”

卓珊想起自己的十七个课堂警告。

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我是优雅的学员，我不可能放任铃铛的警告。”

“不，你是优雅的奴隶。”

“所谓的优雅气质，不过是你困在舞台上的把戏。”

“淑女的定义让你背负无用的花哨行囊，让你不自觉地拥抱限制，让你不能快走，不能高声，不能立刻出发，它真正的意图是让你静止。”

6

女孩们你一言我一语。

大雁拍打着翅膀，把新鲜的露水扑到了卓珊的脸上。

女孩问：“你不是想出门吗，要不要乘坐我们的‘灰雁计程车’？五十英里内免费！”

卓珊的心，被一头不想静止的小马驹踏过。

她想念在草原的时候，想念膝盖脚掌被完全利用，想念她一身轻便地狂奔在风中。

人！”

解释道：“我们可没故意要当声的。”

堂警告。

不，我是优雅的学员，

二是把你困在舞台上的

用的花哨行囊，让你不走，不能高声，不能立
静止。”

的露水扑到了卓珊的

马，要不要乘坐我们的
费！”

上的小马驹踏过。

念膝盖脚掌被完全利

中。

女孩们看穿了卓珊的动摇，一把将她拽上了大雁的翅膀。

卓珊脚踝上的铃铛发出了不优雅的脆响。

“淑女学院把‘动’定义成不好的行为，才会把铃铛声当成警告。但世界是充满生命力的世界，动起来多美妙。”

女孩们高声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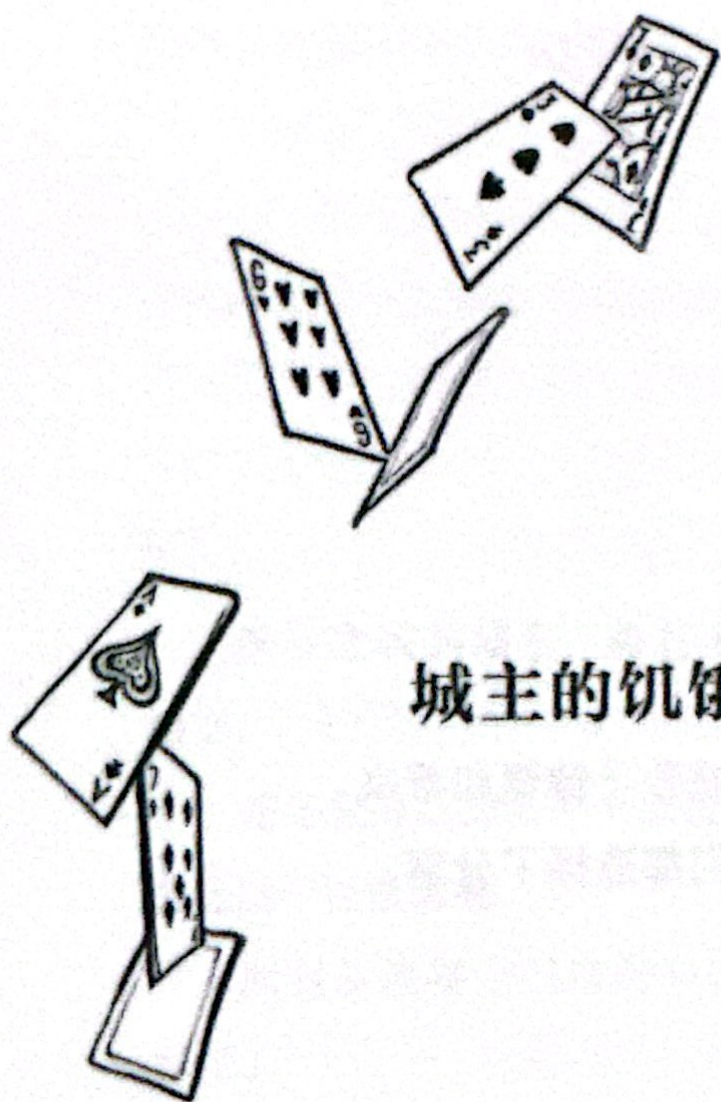
“我不愿静止！我们和世界一样鲜活！”

丁零当，丁零当。

卓珊大笑了起来，笑声和女孩们的铃铛产生了不息的共鸣振响。

从此天地广阔，任她自由行走。

优雅和枷锁皆向她的生命力俯首。



城主的饥饿晚宴

女孩们总是被教导慷慨和善良。
于是，她们都选择了分享。





1

凛冬之城的城主，每五十年会举办一次神秘的晚宴。

在冬天降临的第一个雪夜，城主会用三只眼的红鹰送出一百张请柬。

所有从晚宴上归来的幸运儿，都会满载珍馐和珠宝。

前提是，能回来。

有人说城主是一只恐怖的熊怪，他会在冬眠前以宴会的名义召集自己的食物；也有人说城主是一位贪婪的女巫，她掠夺了她丈夫和继子的城池，躲在城堡里靠人类的血液永葆青春。

但晚宴许诺的馈赠，仍然让无数家庭着迷。

2

今年冬天格外冷，但雪却来得格外晚。

没有雪当然是好事，但等不来城主的请柬，却让拉玛的父亲心焦。

幸好，在第九十九个冬日，三只眼的红鹰终于来了。

不过拉玛的父亲原本只期待一张请柬，城主却送来了两张。这意味着他要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都送进晚宴。

“尊敬的红鹰大人，我们只需要一张请柬，我的女儿拉玛勤劳又勇敢，只需要邀请她就可以了。”

红鹰比拉玛家的牛还要大，一只眼睛闭着，另外两只眼睛里燃烧着赤色的火焰。

它将两张请柬钉在了拉玛家的木门上。

它张开尖喙，喉咙里传来城主的声音：“你要放上所有的赌注，才配获得最终的奖励。”

3

拉玛特别怕冷，但即使到了冬天，她也只有一条薄薄的棉布裙御寒。寒冷会像野狗一样咬开她的脚拇指，在她的伤口里塞上破棉絮一般的脓血和疼痛。

可此刻，她也只能将这份恐惧悄悄吞下，带着弟弟前往凛冬城堡。

他们背上干粮，披上羊皮，踏上了穿越冰原的路。

在路上，拉玛遇到了年轻的花匠、木匠兄弟、猎

人的女儿们、农夫的妹妹们……

他们同样收到了晚宴的邀请。

猎人的大女儿朝拉玛招手：“哎！披羊皮的姑娘，和我们一起走吧，前面可能会遇到冰原狼。”

木匠兄弟有五个人，他们不以为意，举着刨木刀说：“这里这么冷，除了我们，哪里还有活物？就算真的有狼，我们也会……”

话还没有说完，木匠大哥就看见自己的肩膀上搭了一只陌生的雪白兽爪。

猎人的小女儿大喊：“别回头！”

可惜，还是慢了一步。

木匠五兄弟在启程的第一天，变成了木匠三兄弟。

拉玛的弟弟立刻哭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但红鹰盘旋在他们头上，睁开了第三只眼睛，笑着拒绝：“晚宴已经开始准备了，没有人可以中途离席。”

4

拉玛和同伴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猎人的女儿们用猎弓解决了两只狼，并和队列中的其他人分享了战利品。

拉玛分到了一小块腿肉，弟弟分到了巴掌大的

脊骨。

弟弟饿得肚子咕咕叫，他望着姐姐问：“姐姐，我饿，你愿意和我分享一块肉吗？”

拉玛的肚子空空如也，但她依然遵循优良的家教，将最肥嫩的一块分给了弟弟。

第二天，拉玛和同伴们遇到了长在石头缝里的食人草。

第三天，拉玛和同伴们遇到了长着利齿的秃鹫。

第四天、第五天……

他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危险，同伴也越来越少。

更糟糕的是，他们的行囊也越来越空。

第六天，最懂天气预示的农夫的妹妹说：“暴风雪要来了。”

那意味着极致的寒冷。

年轻的花匠和农夫的小妹妹成了恋人，他问她：“亲爱的，你愿意和我分享你的干粮吗？”

木匠兄弟只剩下了二哥，他的刨木刀被秃鹫衔走，他望向猎人最瘦弱的女儿问：“我的战友，你愿意将你的长矛分享给我吗？”

弟弟望着拉玛身上的羊皮问：“姐姐，你能和我分享你的羊皮吗？”

女孩们总是被教导慷慨和善良。

于是，她们都选择了分享。

5

猎人的女儿在与怪物的决斗中落败，农夫的妹妹饥饿得只能干嚼雪粒。

令拉玛欣慰的是，披着两张羊皮的弟弟在暴风雪的掩盖下，终于成功地逃跑了。

但拉玛的双腿已经被雪水冻住。

她穿着单薄的棉布裙，站在暴风雪的中心，看见红鹰叹息着闭上了三只眼睛。

就在拉玛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刻，她遇见了红头发的科林。

科林披着两块温暖厚实的熊皮，像是一根快速移动的蜡烛，在风与雪的间隙里穿梭跳跃。

她跟拉玛打招呼：“嘿！”

拉玛出于本能伸出手，想攫取那跳动火焰的热，她颤抖着问：“能跟我分享……你的温暖吗？”

“不能。”

6

红头发的科林，和拉玛在村落里见过的所有女孩都不一样。

她毫无愧色地拒绝了那代表高尚无私的股份请求。

她说：“我可以救你出来，但我没办法跟你分享我的熊皮，因为我也很需要它。除非你用什么东西和我交换。”

交换。

多么市侩的词语。

哦，这个词，可比“分享”低劣多了。

但当科林说出“交换”时，拉玛才开始思考自己拥有什么。

当她把分享当成相处的第一法则时，她总会放弃衡量自我的价值，把自己拥有的一切物品与能力当成随意取用的免费商品。

拉玛捂着自己发红的脚趾，望着被暴风雪模糊的道路与方向，回答道：“我是牧羊人的女儿，我可以在荒原中找准方向，我可以带你找到凛冬城堡。”

科林掸了掸睫毛上的雪珠，将熊皮盖在了拉玛的身上，愉快地说：“成交！”

“不过。”

拉玛紧紧地攥住了熊皮，生怕科林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划算的交易，小心地问：“不过什么？”

“不过你为什么说你是牧羊人的女儿呢，既然你有牧羊人的技巧，那你就是优秀的牧羊人啊。”

拉玛心里涌上一股热流。

农夫的妹妹们会看天气，她们是优秀的农夫。

猎人的女儿们可以战胜冰原狼，她们是优秀的猎人。

拉玛可以找到最好的冬牧场，她是优秀的牧羊人。

“没错，请相信优秀的牧羊人。”

7

红鹰抖了抖翅膀，睁开了眼睛。

它看着拉玛牵着科林的手，穿过暴风雪，叩响了凛冬城堡的大门。

红鹰用眼神点燃了城堡长阶上的油灯，在半空中盘旋着尖啸道：“晚宴，正式开始——”

拉玛紧张地握紧了科林的手，小声地问：“如果城主真的是怪物怎么办？”

科林摸了摸口袋里的匕首，微微俯身回答说：“那城主的下场和秃鹫也不会有两样。”

她细小的声音，被空旷的城堡宣扬开来。

黑暗里突然响起一阵掌声，然后她们听到了城主说出的第一句话：“很好！”

科林警惕地拔出匕首。

瞬间，城堡里的蜡烛全部燃起，照出城主高高的椅子。

城主的宝座上，没有女巫，没有怪物，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

她缓缓站起，张开双手，微笑着说：“欢迎你们，凛冬城堡新的守护者。”

8

城主示意科林和拉玛坐在她的两侧，温和地说：“吃吧，孩子。”

她慈祥得甚至像是拉玛的祖母。

拉玛将长满冻疮的手放在了装满奶油汤的银碗旁，仍旧感觉难以置信，她问：“这真的是一场晚宴？”

“不然呢？”城主哈哈大笑了起来，说，“也对，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抛下一个真正的真相，总是会让人犹疑。”

拉玛又问：“所以这场晚宴，只是吓唬人的游戏？”

科林也问：“什么是守护者？”

城主开心地挑了挑眉毛，像个孩童得意于自己的游戏：“我要挑选出一些不爱分享的女孩，来替我守护城池。”

“不爱分享？”

城主摸了摸拉玛的头说：“是啊，如果我跟你一样热爱盲目的分享，我的城池恐怕早就被瓜分殆尽了。

女孩们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的资源，却不明白分享是在满足自己之后的善举。”

科林狼吞虎咽地塞下两盘牛肉，举起自己油腻的手，打了个响指。

“我同意，我不会分享我需要的东西。”

城主并不饿，她将自己面前的鹌鹑肉分享给了科林，笑着说：“被要求的分享，是一种掠夺。”

9

红鹰衔来了冰霜甲冑，放在科林和拉玛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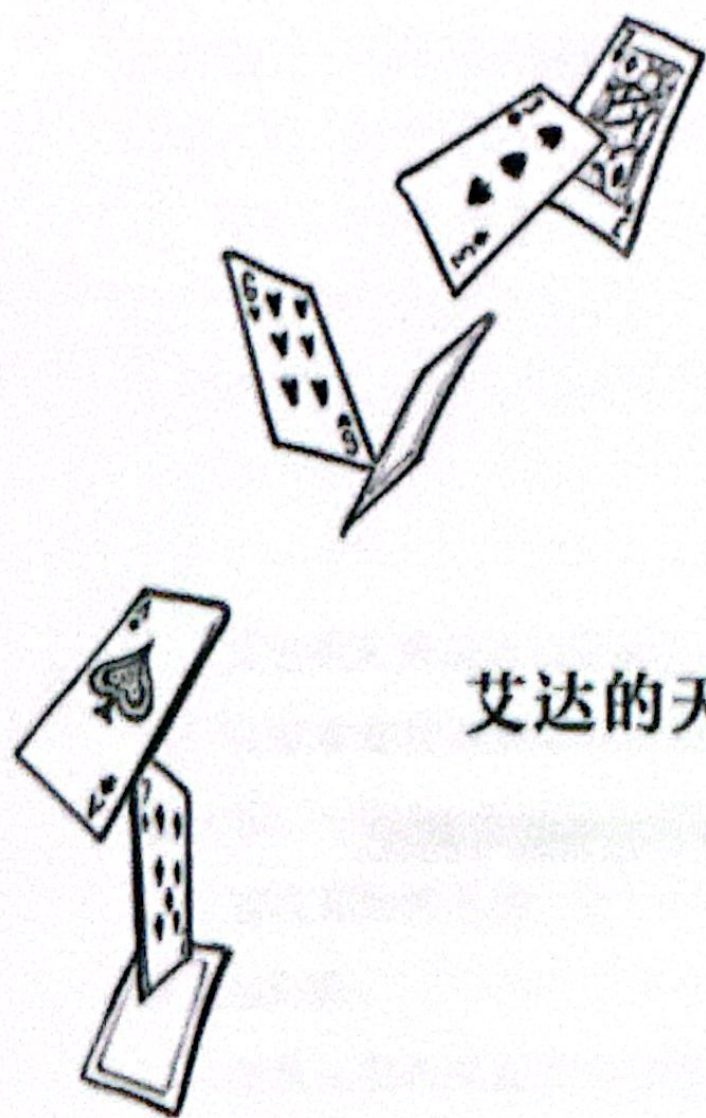
城主望向年轻的女孩，透过烛光，就好像看见了曾经的自己。

“我曾经也坐在你这个位置，吃下了一整头牛，吃到上一任城主都感到惊讶。但她像此时的我一样开心。”

拉玛鼓起勇气，从桌子中央又拿了一盘曲奇。

她问：“为找到守护者而开心吗？”

城主点了点头：“上一任城主跟我说，要守住凛冬城。只有守住这些资源，我们才能慷慨地向下一个饥饿的女孩分享可以拒绝的力量。”



艾达的天平

我配得上所有的馈赠与挑战。





1

艾达的礼物总是会被偷走。

比如家庭教师奖励她的铅笔、浣熊先生留下的山茶花环、八音盒小姐塞给她的催眠曲枕头。

那些美好的东西，会在一个不经意的夜晚，悄无声息地消失。

存放礼物的铁盒先生会摇晃着挂在自己胸前的铁锁，大声哀号：“是谁抹黑了我的职业履历？是谁窥见了你秘不示人的钥匙？”

令人欣慰的是，艾达是一个豁达而通透的女孩。

她会小声地跟铁盒先生道歉：“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谁偷走了我的礼物。但是，这也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铁盒先生每次听到道歉都会大为光火，它用力地拍打自己空荡荡的铁肚皮，发出哐当哐当的牢骚声：“艾达，你总是这样，真令人生气！”

“是的，我总是这样。这样糟糕的我，怎么配得上那样好的东西呢。”

艾达总是放任自己的“失去”。

但这一次，艾达的妹妹用哭闹阻止了她的放任。

2

艾达丢了一封信。

一封由紫色猫头鹰送来的信。

艾达还没有拆开，那封信就在送达的一个小时后丢失了。

“姐姐，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紫色的猫头鹰！你去找回那封信嘛，让我们看看它带来了什么消息。”

艾达很疼爱她的小妹妹。

她从不在妹妹面前谈论命运的安排，她甚至会对妹妹说：“你自己安排。”

她想了许多借口，想让妹妹放弃对那封信的好奇。

“也许猫头鹰送错了，它又把它叼走了。”

“也许那封信里是糟糕的消息。”

“也许……”

妹妹摇了摇空荡荡的铁盒，天真地望着姐姐问：“姐姐，你为什么总是想到糟糕的结果？”

艾达愣了一愣。

她的哥哥从窗外给出了答案：“因为你姐姐笨手笨脚、丢三落四，她总是能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

她的长辈们也跟着解答：“她这 also 做不好，那也做不好，结果怎么会好？”

艾达点了点头，轻声地跟妹妹说：“也许……会有更合适的人，收到那封信。”

妹妹仰着头盯着姐姐。

然后用力地跳了起来，顶了一下姐姐的额头。

“不对！姐姐说得不对。”

“嗯，姐姐很少能做对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封信上写的是姐姐你的名字，那你就应该是最合适的收信人。”

3

在听到哥哥笑话妹妹“和你姐姐一样胡思乱想、粗手粗脚、脑子乱糟糟”后，艾达最终踏上了寻找失物的路。

铁盒先生自告奋勇地充当了向导。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是沙漠大盗偷走了你的珍宝。”

没有人见过沙漠大盗。

大盗只活在传说里。

他臭名昭著。

传说他有一个巨大的山洞，里面堆积着他盗取来的巨额宝藏。

没有人能战胜他，因为他是一只会飞的妖怪，一张口就能吞下一座山脉。

艾达每次走到路口，都会紧张地想要回头。

“我这么迷茫，怎么能找到宝藏的方向？”

“我这样瘦小，一遇到大盗，立刻就会被吞掉。”

走到第九十九个路口时，艾达遇到了一个背着短矛的女孩。

她听到了艾达的喃喃自语。

她向艾达打招呼：“嘿，你也是去找沙漠大盗吗？”

“是，我叫艾达。我……”艾达停顿了一下，没有继续讲自己的故事，而是问道，“你是要去讨伐大盗吗？”

背着短矛的女孩爽朗地回答：“你可以叫我苏！我要去拜大盗为师！”

4

这让艾达疑惑极了。

她问：“为什么呢？你怎么会想要拜大盗为师呢？”

苏说：“你一定没有见过大盗。”

艾达逞强地昂头说：“但、但我知道他是一只会飞的、很可怕的妖怪！我、我猜、他可能是恶龙！”

“吼！”苏恶作剧一般，猛地跳起来做了个鬼脸，把艾达吓了一跳。

艾达大叫道：“你不要再吓胆小的我了！”

“哈哈，谁说你胆小了。你如果胆小，怎么敢走这么远？”

“我……周围人都说我是胆小瘦弱的小女孩。”

“然后你就相信了他们？”

“我只是……客观地听取他人对我的评价，以防止我因为盲目而失去谦逊的美德。”

艾达刚说完，就看见一只叼着谷穗的麻雀落在了她们身旁。

谷穗像太阳一样发着光，比麻雀的身体还要大上两倍。

但麻雀轻松得好像只是衔了一缕金色的风。

“叽叽。”

苏脱下帽子行了个礼。

“下午好，尊敬的大盗女士。”

“沙漠大盗，是一只麻雀？！”

麻雀在谷穗上踱步，昂着头问：“你以为我是什么？”

苏大笑道：“我这位朋友以为您是恶龙呢。”

麻雀甩了甩尾巴说：“如果我真的有恶龙那样恐怖的力量，我真的有恶龙那样恶，那我就会以自己的名字存在于传说中。”

麻雀扑腾着翅膀，声音拔高了一度：“正因为我如此不起眼，每当我获得了惊人的战利品，他们就会质疑我获利的正当性。‘你一只麻雀怎么配获得山神的谷粒？一定是你偷来的！’‘你一只麻雀怎么配得到智者的赐福？一定是你盗来的！’所以，我得到了大盗这个称呼。”

艾达小心地安慰：“那您一定很难过。”

“我为什么要难过？我可是实实在在握着战利品呢。”

“因为其他人说您不配，用大盗的蔑称羞辱您。”

麻雀的喙闪出了黄金一般的弧光，她笑着回应：“哦，可爱的客人。我获得战利品的许可证，可不是靠他人的嘴来颁发的。”

“啾啾啾！”

铁盒先生用力地敲了敲自己的肚皮，大喊：“沙漠大盗是一只小不点儿，那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快去把你的东西都抢回来！”

麻雀落到了苏的肩头，皱着眉头问：“什么东西？”

正义的铁盒先生张着铁皮大嘴，咆哮道：“你从这个可怜女孩那儿偷走的珍宝和紫色猫头鹰送来的信！”

苏拔下了身上的短矛，护住麻雀说：“大盗从不偷取女孩们的东西。”

艾达看向了那支木制的短矛。

短矛上有清晰的刻度。

艾达惊讶地问：“你怎么也有这个？”

苏收回了自己的武器，回答说：“这是我用秤杆改的。小时候，我的祖父给了我一杆秤，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让我做每件事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的重量。可是家里粮食太少了，我总是吃不饱，那我就很轻。我那么轻，就不值好价，就换不到好东西。”

“后来呢？”

“后来我遇到一只麻雀，它教我去称量世界，教我把轻视自己的工具磨成自己的武器。”

苏说完才意识到，艾达说了“也”。

她追问道：“你也有一杆称量自己的秤？”

艾达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了两样东西。

一个天平。

一封早已打开的信。

7

信上是魔法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天平上有着熟悉的刻度。

铁盒先生尖叫道：“这玩意儿一直在你身上？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我想找机会……烧掉它的。”

这下除了铁盒先生，苏和麻雀也尖叫了起来：“为什么？！”

艾达沉默着将通知书放在了天平的左侧，然后自己蜷缩着坐在了天平的右侧。

天平的游标开始移动。

“咔嗒。”

只有一张纸重量的左侧，狠狠下坠。

而艾达，却在右侧轻飘飘地高抬着。

艾达将自己的头埋在双膝间，哽咽着说：“我不想让妹妹失望，所以假装出来寻找丢失的信。我只是……只是不想让妹妹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不值得的小

人物。每一次，我得到好东西，我就会拿天平称一下，每一次，天平都会告诉我，我不配拥有那些好东西。”

苏握住了自己的短矛，伸手抬起了艾达的脸，问：“究竟是天平告诉你‘你不配’，还是那些贬低你的声音？”

麻雀大盗飞了起来，落在了艾达的肩上。

天平的右侧，瞬间变重了。

左右侧几乎持平。

麻雀大盗轻轻啄了一下艾达的耳朵，叽叽喳喳道：“小女孩，忘掉那些垃圾话。你看天平已经平衡了。”

“不，是您的重量……”

艾达刚想说自己配不上，但转头看到，麻雀根本是悬空停在她的肩头。

“想想你的村庄，除了你，谁还能把铁盒做成一个会咆哮的聒噪管家？除了你，谁还能和浣熊、八音盒精灵成为朋友？你本来就配得上这张录取通知书。”

8

艾达也拜了大盗为师。

她将那杆贬低自己的秤杆削成了一根魔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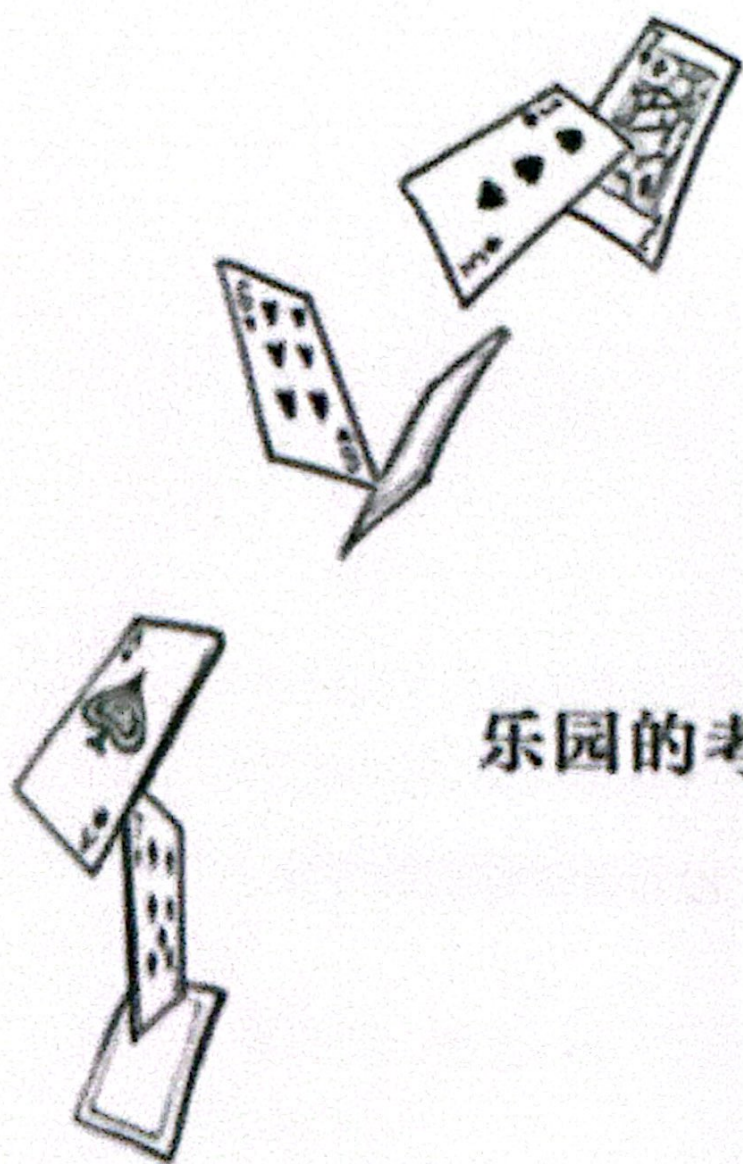
在紫色猫头鹰第二次从云层里掠过时，艾达背上

了满满当当的铁盒，飞快地往家里跑。

她想要快点将新学的咒语教给妹妹。

“我是最棒的！我要大胆地接受世界的馈赠与挑战。”

“我生来就值得，我从来都配得上——世间万物！”



乐园的考卷



女孩们，这世上没有针对你们的考卷。





1

杂货商巴菲今天又赚了八个金币。

她把东边的葡萄晒成葡萄干卖给了西边的鼯鼠甜品屋，再从西边运回了大萝卜蛋糕进献给了北边的城主。

“亮晶晶、金灿灿、沉甸甸的大金币！我还差一千二百个！”

还差一千二百个她就可以开一间三层楼高的杂货大楼。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巴菲更加努力地寻找商机。

她不会对任何一个客人说：“我这儿没有你想要的商品。”

她会说：“哦，亲爱的客人，这件商品您需要等待七天。”

无论多么稀奇古怪的商品——孔雀羽毛织成的长毯，黑熊用松枝和大雪酿的酒，会跳舞的八音盒

子——只要告诉巴菲特，她都能找来。

直到有一天。

三个像雪一样白的女孩来问她：“你这里有伊甸乐园的考卷吗？”

巴菲特心想：这可真没听说过。

但看到女孩们手里整整一布袋的金币，巴菲特说：“哦，亲爱的顾客，这件商品您需要等待七天。”

2

巴菲特立刻去问了她的业务伙伴。

“蚁王蚁王，你知道伊甸乐园的考卷是什么吗？”

蚁王派出了一万只工蚁，只用了一天就带回了商品的情报。蚂蚁们在地上排出了一个字母，告诉巴菲特：“在东边的更东边，有一座伊甸乐园。只有通过九十九条考验的女孩，才能进入宛如天堂的乐园。”

“那这很简单，我去看看乐园考什么。”

巴菲特带上了一支笔和一卷羊皮纸：“记录，是巴菲特擅长的事。”

她又带了一箩筐的宝石、糖果和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顺便赚钱，是巴菲特最擅长的事。”

越往东边走，有关乐园的消息就越多。

人们传唱着有关乐园的歌谣：“乐园里的泉水甜如蜜，乐园里的绫罗铺满地，乐园里的仙子幸福又美丽。”

穿过东边的山谷，就看到了建在云朵旁边的乐园，以及哭泣着下山的女孩。

先走来的是一个同样白如雪的女孩。

巴菲问：“可爱的女孩，你怎么哭了呢？”

女孩回答说：“这是我第二次来乐园了，上一次他们说女孩的皮肤要像雪一样白，我在熊的洞穴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才变成这样。可今年他们说，女孩的皮肤要像冰一样透明，才能让众神看见我们剔透的心。”

女孩哭得几乎要昏过去。

她纤细的身体比一枚金币还要轻。

巴菲在她嘴里塞了一颗红色的苹果糖作为报酬，女孩的脸色红润了起来，恢复力气下山离开了。

巴菲继续往前走，遇到了两个说话像蝴蝶的女孩。

巴菲问：“可爱的女孩，你们怎么哭了呢？”

这两个女孩说话的声音像是蝴蝶振动翅膀，完全——听不见。

巴菲递给了她们一支笔，她们在纸上写下回答：“这是我们第三次来乐园了，之前他们要求女孩说话必须温柔，我们吞了三十团蜘蛛丝，才变成这样。可今年他们说，女孩的声音要像百灵鸟一样，才能让众神愉悦。”

巴菲递给她们一瓶燕子吐沫做成的甜水作为报酬，女孩们咳出了蜘蛛丝，聊着天下山去了。

5

巴菲越往山上走，遇到的女孩越多。

有被荆棘刮伤额头的女孩，她的身高去年太矮，今年太高。

有坐在路边烧书的女孩，她的学识去年太少，显得愚蠢，今年又太多，显得卖弄。

有双手被金纺锤扎伤的女孩，她为了乐园的考验整整练习了十年。她能织出最柔软的棉布和最璀璨的锦缎，她在乐园前织了整整九十九天，却被告知：“你的食指太过粗糙，通过不了考验。”听到这句话时，她痛苦地捻错了线，扎伤了手。

巴菲给了她一卷绷带，问她：“那你织的布呢？不如卖给我，我去南边，一定能卖个高价。”

纺织女惊讶地回答：“那些糟糕的布，早就被乐园的管理者丢进垃圾堆了。”

巴菲在羊皮纸上不断写下考验的题目。

直到一百米长的羊皮纸被写完，巴菲也没写明白乐园的考卷。

她挠着头问：“这考验的规则，怎么总是在变？”

她决定直接去问问乐园最高的考官。

6

乐园的门口坐着一个穿盔甲的武士，他一动也不动，象征着乐园坚不可摧的规则与权威。

巴菲刚想跟他搭话，旁边却跑出来了一个戴着花呢毡帽的男子，他拦住巴菲，傲慢地问：“你也是来参加乐园考验的吗？”

巴菲问：“今年的考题是什么？”

男子在巴菲的身边绕了一圈，点评道：“头发太卷，声音太大，说话语气太粗鲁，不合格，不合格！”

巴菲气得鼻孔微张，但她拥有极高的商人素养。

她掏出一枚金币，塞进了男人的毡帽中，问：“请您说具体一点，具体要考验什么呢？”

男人摸了摸帽子，咳嗽了一声说：“嗯，我们还需要考验你的礼仪。你这点很合格，很有礼貌。但——”

巴菲又掏出了一枚金币。

“嗯，我们还需要考验你的内心，你的勇气可嘉，但——”

巴菲又心疼地掏出了一枚金币。

“嗯，我们还需要考查你的审美，你对金属的鉴赏很是美妙，但——”

戴毡帽的男人几乎不再看巴菲，他盯着巴菲的口袋，将“但”的音拖得老长。

看到巴菲一枚金币都不剩之后，他冷漠地转过了身，不耐烦地大喊：“不合格，不合格！”

巴菲知道自己遇到同行。

一个真正的奸商。

这下可真是做了赔本买卖了。

7

但巴菲从没做过赔本买卖。

太阳下山后，她用身上所有的宝石、糖果和这里的蚂蚁做了交易。

“蚁王蚁王，帮我打开乐园的后门，我想进去看一看。”

蚁王派出了一千只工蚁，钻进了后门的锁孔里，咔嚓一声，就完成了任务。

“天哪，这儿可真美。”

进入乐园里的巴菲惊呆了。

这儿的每个房间里都挂着用纸裁剪的灯，地上铺着金线绣的绫罗，喷泉里流淌着牛奶。这里简直是一个亮晶晶、金灿灿的大宫殿。

正当巴菲要沦陷时，她听到了女人的哭声。

巴菲悄悄地走了过去，发现戴毡帽的男人正推着两个女孩往外走：“不要以为进了乐园就能高枕无忧了，你们已经不合格了！”

其中一个戴着厨师帽的女孩显然不服气，她问：“凭什么？凭什么你们随口就能改变考核的标准？”

戴毡帽的男人从帽子里掏出两枚金币摆弄着，嘿嘿地笑着说：“就凭这个乐园是我们的。”

巴菲看到那本属于自己的金币在不劳而获的奸商手里翻滚，她上去一脚踢翻了他，从他的秃头上端走了帽子，端走了自己的金币。

巴菲气愤地说：“这个乐园根本不是你的！绸缎

是女孩们织的，灯笼是女孩们剪的，佳肴也是她们做的。这些金币，更是我的！”

男人捂着自己的头大喊：“卫兵卫兵！有人闯进了乐园！”

巴菲抓紧了金币，拽着两个女孩就往外跑。

跑的时候，不小心将门口的盔甲武士撞得稀巴烂。

原来那只是一个空壳子。

8

巴菲回家后，建了一个小小的木屋杂货铺，里面贩卖着世上最好的绸缎、最上等的羊奶、设计最精妙的摆件、最香甜的点心……

你要问她从哪儿搞来这么多好东西，她会说她去了一趟远方，在女人的产业园里找到了最好的货源。

杂货铺生意兴隆，热闹非常。

有时候竞争对手会来闹事，巴菲的飞踢也因此更加熟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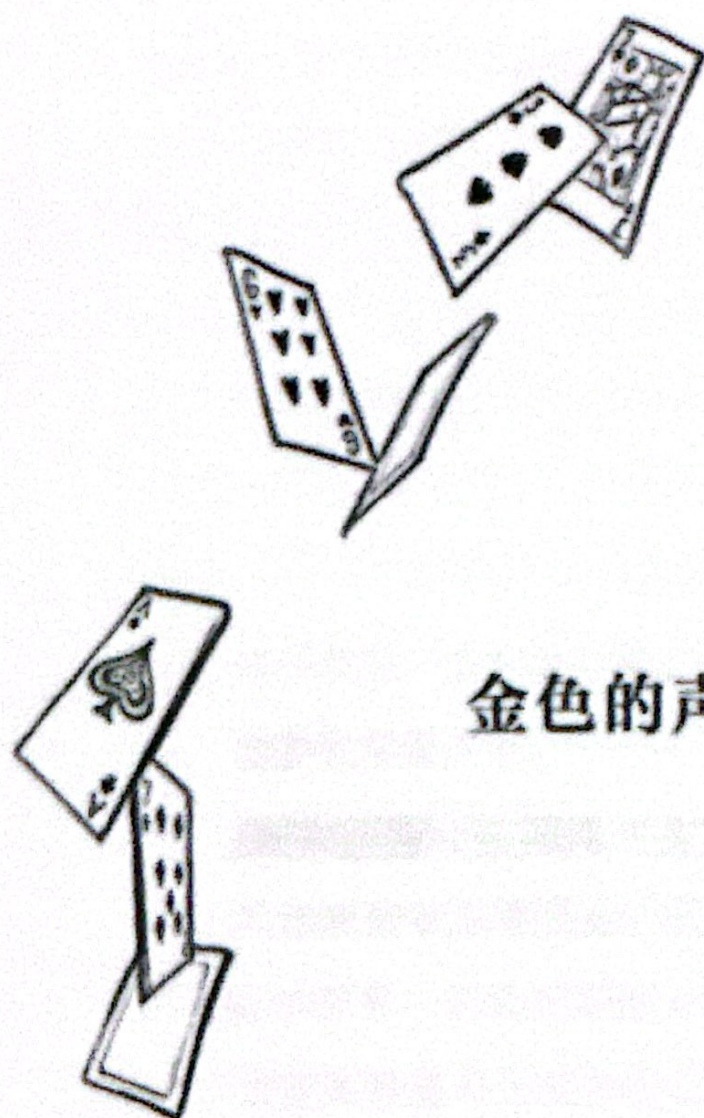
偶尔还有听信传说的女孩儿来问她：“您这儿有乐园的考卷吗？”

巴菲会摇摇头说：“可爱的小女孩，世上并没有

针对你的考卷。”

然后她会敲敲自己的店铺招牌。

招牌是——“真正的乐园”。



金色的声音

她们的回声，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





1

乌苏拉是一位宇宙冒险家兼收藏家。

她喜欢收藏声音。

那些被忽略的、遗失的女性声音。

其他冒险家总嘲笑她的藏品过于滑稽，但乌苏拉的飞船非常快，总能把其他人甩在身后。

没有人知道乌苏拉为什么收藏声音，也没有人知道乌苏拉的飞船为什么那样快。

只知道乌苏拉穿越星际与时间，将稍纵即逝的声音收藏在特制的透明瓶子中。

声音在瓶子里像是某种浓稠的液体，缓缓流动，闪烁出特殊的光泽。

乌苏拉心情好时，会在远离恒星的荒野上展览她的收藏。

“这是一段鲛人的歌声，我在深海遇见她时，她怎么也不愿歌唱，直到我帮她救助了她的鲸鱼朋友，

她咏唱了这首歌。你听，如此温柔的声音使得容器呈现出了肌肤一般的淡粉色。你一听到它，就能想象出和朋友手挽着手，说悄悄话的情景。

“嗯……你问这瓶黑红色的？这是一瓶痛苦的呻吟，我在一位遭遇身体暴力和精神折磨的女士身上得到了它。哦！不要抗拒聆听它。正是这瓶声音，让更多的女性得到了警醒，避免自己踏入同样的河流。

“这瓶鲜红色的，不用我介绍，你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愤怒。这是一段抗议声。我在一群追求秩序与公平的人中收集了它。感受它，并感恩于它吧。我们此刻的自由，并非从天而降。”

红的，黑的，绿的，紫的……

乌苏拉几乎集齐了宇宙中大部分颜色的声音，除了——

“乌苏拉船长，这里怎么没有金色的瓶子？”

2

乌苏拉知道，自己还差一瓶金色的声音。

她一直在寻找它。

但她不知道，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声音，能呈现出璀璨的金色。

她唯一的线索是：金色声音如此稀有，那女人一

定很少说出这样的话。

3

乌苏拉从未提起过自己藏品的遗憾，她望向了提出问题的观众，一个瘦小的、来自荒芜星球的女孩。乌苏拉赞许她：“你非常敏锐。”

小女孩紧张地笑了笑，然后低下头回答说：“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我没有那么敏锐。”

女孩谦虚低头时，露出了脖子上挂着的勋章。

那是一枚星际联盟大学的至高勋章，只有最出类拔萃的学生才有机会获得它。

乌苏拉看见了勋章上的名字：瑞奇。

她赞叹道：“哦！瑞奇，你一定是个天才！”

女孩不好意思地将勋章藏进了衬衫：“我没有想要炫耀这枚勋章。我本该把它放在背包里，但穿越荒芜边境，需要它来证明身份。我也不是天才，只是运气好一些罢了。”

乌苏拉扭头看向自己略有瑕疵的收藏，和自己旧伤复发的左手。

她向瑞奇发出邀请：“你从星际联盟大学毕业，那一定能驾驶飞船吧？不如来和我一起寻找金色的声音。”

瑞奇思索了片刻，点头握住了乌苏拉的手。

“我非常愿意加入您的冒险。但……”

但瑞奇是个谦虚的女孩，她的美德让她必须说出：“但我从没有驾驶过宇宙飞船，可能无法完美地驾驭您的飞船。”

乌苏拉拍了拍她的肩膀：“我相信你，聪明的女孩！”

谦虚的瑞奇刚想拒绝聪明的头衔，乌苏拉就用飞船启动的轰鸣声打断了她。

4

她们在星球之间移动，寻觅了一个又一个部落，但都没有找到金色的声音。

乌苏拉决定去寻求帮助，她降落在了一颗被苔藓覆盖的青色星球。

乌苏拉曾经拜访过这里。

瑞奇曾在书中了解过这里。

这颗星球曾经被沙土覆盖，生存条件恶劣，几乎要成为废土。但如今，这颗星球建起了高耸的制水工塔，重新焕发了生机。

乌苏拉跟瑞奇介绍：“我认识这颗星球上最有智慧

的女人——伊薇。就是她重塑了这片大地。我离开时，她说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幸福民主的国家。她的成就如此耀眼，我们或许能从她那里获得金色的声音。”

但当乌苏拉打听伊薇的住所时，路过的居民告诉她：“伊薇是皇帝最好的帮手，她住在皇城的郊外。”

她们找到了伊薇，发现伊薇被锁在了狭小的院子里。

乌苏拉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直接震惊地发问：“哦，伊薇！这里怎么成了帝国？是谁窃取了你的成果？”

伊薇听见老朋友的问题，叹了一口气，向乌苏拉展示了两段录像。

其中一段是伊薇向居民们介绍制水工塔的作用，在镜头里，伊薇谦虚地说：“这座工塔是我和伙伴们一起建造的，但我们花的时间比预期更长，这令我感到愧疚。”

另一段是伊薇的学生安东尼的演讲，他在镜头前高声赞美自己：“我缔造了这座宇宙罕见的工程基础，我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安东尼现在是帝国皇帝。我和不支持他的伙伴都被软禁在这里。”

正义是冒险者的船票。

乌苏拉决定帮助伊薇和她的伙伴们逃跑。

她和瑞奇借着夜幕，驾驶着飞船悄悄靠近了伊薇的院子。院子里聚集着近百名即将流亡的星球居民。

“走！”

乌苏拉刚打开飞船的舱门，就听到帝国军团的声音：“你们走不了！”

乌苏拉又拍了拍瑞奇的肩膀，问：“害怕吗？”

瑞奇的眼睛亮晶晶的，她坚定地摇了摇头。

“好！那冒险开始！”

乌苏拉和伊薇站在队尾，组织所有人登船。

在最后一个伙伴登上飞船时，伊薇扭头看了看自己种植出的绿色星球，轻声说：“再见，我的女儿。”

但只是这一句道别的时间，追上来的安东尼用激光枪射中了伊薇的左腿。

乌苏拉立刻抱住自己的朋友，把她拉上了飞船。

“瑞奇！开船！”

乌苏拉的左手因为拉扯剧痛不堪。

她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了瑞奇身上。

身后是紧追不舍的帝国军团。

身侧是无数飘浮的宇宙垃圾。

无论是什么，都有可能击溃她们的逃亡计划。

瑞奇坐在了主驾驶座上，她害怕辜负乌苏拉的信任，重复道：“我、我从没有独立驾驶过宇宙飞船。”

安东尼的军团飞艇比想象中更快，他朝逃亡者们喊话：“只要你们主动投降，帝国将赦免你们。如果负隅顽抗，你们和你们的家人真的能承担后果吗？”

人群听到安东尼的恐吓，看到瑞奇的犹疑，渐渐出现了骚乱。

“我们真的能逃出去吗？”

“船长实在太年轻了……”

乌苏拉强忍着痛，来到瑞奇身边，拍了拍她的肩膀：“瑞奇，我的飞船是最快的，你是我最信任的天才助手。”

“我……”

伊薇捂着伤口，也抬头看向了瑞奇。

她战栗着说：“瑞奇，我的失败来源于对自我夸奖的羞耻，来源于没有必要的谦虚。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瑞奇！加速！”

瑞奇最终眼神坚定地握紧了飞船操控杆，高声

道：“我是星际联盟大学至高勋章获得者，我冒险经验丰富，请大家相信我，我会带领你们成功逃离！”

7

乌苏拉的飞船非常快。

她们渐渐地帝国军团甩在了身后。

瑞奇不断讲述着自己在冒险过程中的成就，也渐渐安抚了其他人的焦虑，让他们相信“新船长”同样经验丰富。

“说实话，我非常聪明。”

“真的，我在同级中，算得上是天才。”

乌苏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打开了声音瓶子。

瑞奇的声音灌注到瓶子中，呈现出璀璨的金色。

“瑞奇！我们找到了金色的声音！”

乌苏拉终于知道了，女性被教育拥有谦虚甚至谦卑的美德，因为这是辅佐者该有的品质。

她们不擅长接受赞许，不敢自我赞许。

在漫长的时间里，她们逐渐相信了自我贬低的声音，确定自己的弱小和失败是一种宿命的使然。

而金色的声音，恰恰就是那些刺眼的、刺耳的、闪闪发光的自我肯定。

伊薇摸了摸金色的声音，转身向自己的伙伴说：

“相信我，我会用金色的声音，带领大家重返家园！”

8

瑞奇在安全的星球上停下了飞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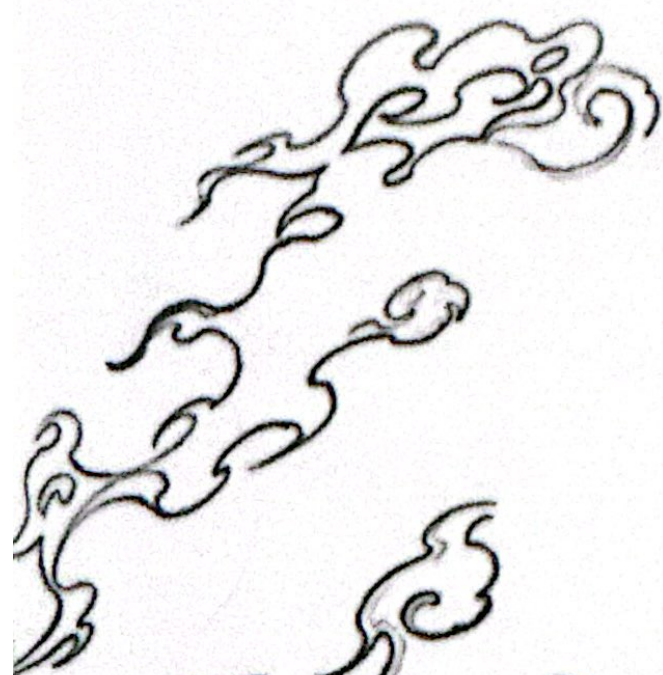
她激动于自己成功的独立驾驶，又好奇地问：“乌苏拉女士，您的飞船加了什么动能？怎么这样快？”

乌苏拉打开了引擎舱，里面是——流动的声音。

“我加了这些影响深远的声音。在遥远的过去，像我们一样的女人甚至不能出门。如今我们能穿梭于星际，是因为那些不曾熄灭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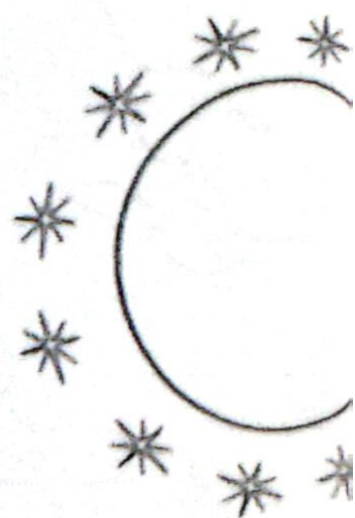
乌苏拉将金色的声音放进了引擎舱，轻声道：“它们会成为我的飞船的动能，也会在这里，”乌苏拉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伊薇的心脏、瑞奇的心脏，“形成回声。”

奔月





那她，就去追逐新的光！





1

葵姬生活在一个被诅咒的山村。

太阳每个月只出现一次。

除了太阳光，这里不允许出现任何其他的光，连偷偷点起的蜡烛都会立刻被拦腰斩断。

村民们用向日葵储存太阳光，在太阳无法出现的日子，他们就将向日葵里的光芒抖落，一粒一粒地用来煮饭、照明、生存。

在太阳出现的那一天，长辈们会将自己苍白的女儿藏起来，让女儿躲在向日葵的背后。

“女子代表‘阴’，你们会惹怒太阳神。”

村民月复一月地掰动向日葵的花盘朝向太阳，也掰动女子的脸蛋埋进阴影。

葵姬就这样生活了十八年，暗蓝色的血管在她纤细的手背上无声地凸显，不充分的光照让她的皮肤看起来像是一层酥松的、一踩就会塌陷的雪层。

但葵姬知道自己已经比很多女子健壮了。

比如她孱弱的邻居妹妹，昨夜已经在黑暗中塌陷了。

葵姬躺在床上，听见雪裂的声音从墙壁里冷飕飕地钻出来。

邻居妹妹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好冷。这些光，不够啊。”

然后是向日葵落在地上的声音。

几乎没有声音。

2

太阳如期而至。

葵姬觉得冷，但还是遵照规矩，将头埋进了阴影里。

但邻居阿妈，因为失去了女儿，忘记了规矩。

她站在向日葵身后，直直地望向了太阳。

其他人想拉住她。

但她似乎想成为一株人形的向日葵，想让充足的阳光照射到她的身上。

这离经叛道的行为，让太阳愤怒地将一束极亮的光束刺进了她的眼睛。

但她没有动，甚至没有惨叫。

她只是静静地从阴影里走出来，站在光里，用受伤的眼睛凝视着太阳。

不知道太阳是为了躲避这定性为“阴”的女子，还是有其他的打算，它从天空中消失了。

第二个月，太阳依然没有出现。

第三个月，黑暗仍旧踞临在村落的上空，趴在房檐上咀嚼村民们惊恐的啜泣。

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是惩罚。

直视无上光芒的惩罚。

3

有人上去推了邻居阿妈一把，叱责道：“都是你的错！”

有人想起她女儿临终的话，上去扯了一把她们的头发：“都怪你女儿贪得无厌！”

邻居阿妈的眼睛里流出暗蓝色的液体，不知道是泪水将血水染蓝，还是寒冷将血液冻成冰水。

没有人敢递给她一株草药。

人们急于想推选一个罪人，平息太阳的愤怒。

不知道谁在黑暗中，打了她一巴掌。

这巴掌比炮仗还响，将黑色云层直接炸出了一条裂缝，透出了一点光来。

于是责骂声、踢打声、忏悔声、保证声此起彼伏。

“她不懂规矩。”

“我们保证再不会有这样的人。”

这一切声响绵延成混乱的巫谣，唤回了赐予光的太阳。

太阳再次垂怜，再次将光与热施舍给认错的人们。

4

“看不见也好。”

葵姬的姥姥悄声说。

她的眼睛也早已看不见了，黑暗和光对于她来说不过是手心和手背的区别。

葵姬不懂，她缠着姥姥：“姥姥，你一定有治眼睛的药吧，我们悄悄给邻居阿妈送点过去。”

姥姥从向日葵的花盘里，摸索着抠出葵花籽一般大小的光，塞到葵姬的袖子里。

“姥姥跟你讲个故事吧。”

“以前啊，天上还有个月亮。那时，有个贪恋长生和明亮的女子，偷吃了丈夫的仙丹。吃完仙丹后，她的身体越来越轻，她的灵魂变得透明，她只能被风

吹起，如同一片不允许融化的雪花，落在了月亮上的寒冷宫殿里，此后永生永世只能居住在月亮上。她的贪婪让她得到了光的惩罚。

“这是奔月的故事。”

葵姬很聪明，她握着发烫的光粒说：“我觉得邻居阿妈不贪婪。贪婪是在我们不缺的情况下还想要，可是我们很缺光啊。”

“嘘——”

5

夜晚，葵姬躺在床上，听见愤怒的声音像箭一样从墙缝里钻出来。

邻居家的哥哥喊道：“根本就是太阳诅咒我们，戏弄我们。我要去把太阳射下来！”

那声音大得很。

但没有人发出嘘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听着勇士的怒吼。

6

又过了一个月。

在太阳出现后的第二个夜晚，邻居哥哥背着一张破损的弓箭回来了。

葵姬并没有看到他射向太阳的箭，但他身上有被光和火灼烧的英雄痕迹。

这一次，村民们在他家门口堆满了疗伤的药材。

今天葵姬家只收获了很多的光，她蜷曲在姥姥怀里取暖，小声地问：“射杀太阳和看向太阳，哪个更严重？为什么人们惩罚邻居阿妈，却褒奖邻居哥哥呢？”

姥姥没有回答，而是说：“姥姥再给你讲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是奔月女人丈夫的故事。”

“从前，天上有九个太阳。太阳总是不管人需要多少光，它们只管自己乐意，把整个人间烧得像火炉。然后人类里出现一个真正的勇士，他有一把神仙都畏惧的弓，他用这把弓射落了八个太阳，人间因此变得风调雨顺、幸福安宁。他的勇敢，让他得到了一颗仙丹作为奖赏。”

葵姬搂住姥姥的腰说：“我不明白，她控制了月亮，她丈夫裁决了太阳，可是他们的结局却如此不同。这两个故事是想说只有她丈夫才有资格挑战光吗？”

姥姥没有说话。

葵姬又接着说：“这些故事真没有意思，就像说我们是‘阴’，不能接触太阳一样没道理。”

姥姥还是没有说话。

突然葵姬家的大门被踹开，邻居大伯带着族人大喊：“绑住她！这个满嘴胡言的妖女！”

7

葵姬很聪明。

她知道自己不是妖女。

而是有人触怒了太阳，村子需要一个新的罪人来赎罪。

8

人们砍伐了九株美丽的向日葵，用太阳的光和火燃烧了它们。

人们又让九个美丽的女儿围着火堆起舞，感恩太阳的再次垂怜。

葵姬被捆在火堆的中央，看见那些熟悉的女子挥舞着自己苍白的手臂，隐忍着对温暖火光的贪恋，悄悄将手靠近火光，又装作不经意地挪开。

靠近、挪开、靠近、挪开。

追逐、躲避、追逐、躲避。

美丽的向日葵，燃烧时花梗噼里啪啦作响。

美丽的女子，舞蹈时，击掌也噼里啪啦作响。

葵姬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觉得这周围的女子和那

些向日葵，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

所有人臣服于光。

可这光，却注定烧毁她们。

9

在仪式最高潮，众人都仰望太阳升起的方向时，姥姥摸索到了葵姬身边，用一把镰刀割断了绳索。

她仍然用讲故事那样的声调说：“跑，跑出去，去找月亮。月亮的光，不会烫伤我们的眼睛。”

姥姥笑得慈祥，却坚定地将那把磨得锃亮的镰刀递到了葵姬的手上。

葵姬握紧了镰刀，点了点头，从火堆中冲了出来。

她的发尾，她的衣袖，她的刀刃都沾上了火苗。

那火苗烧融了她冻僵的暗蓝色血管，让她全身的血，如同一条即将汹涌决堤的河。

跳舞的女人们停了下来。

她们静静地看着她，如同观看一簇狂奔的火球，跑向了未知的长夜。

葵姬终于意识到——

如果这火光注定要毁灭她们。

那她，就去追逐新的光！

外面的路比山村里更加黑暗和艰险。

葵姬每一次被绊倒，耳边似乎都会响起那个被惩罚的故事。

但同时她也会想起姥姥和邻居阿妈被灼伤的眼睛。

无论是太阳，还是有关太阳的那些规矩与故事，都在教诲她们不能直视太阳，不能贪恋光芒；都在恐吓她们去得到光。

但如今的她不会被吓倒。

因为她心中有一个月亮，用于怀想；她手里正握有一柄月亮，用于砍杀。

葵姬一直往前走，走了很远很远。

在一个平静的夜晚，远处的山路上出现了一轮银白色的圆月。

那月亮，似乎已经跨越了千山万水，循着宿命的指引，一点一点地向她靠近。

她惊喜地大喊：“月亮！姥姥，我找到了月亮！”

那月亮指着葵姬，几乎同时出声：“弦月！我找到了弦月！”

远处的山里不断地有新的光出现，葵姬仔细地看向那些光，她们都是从黑暗里走出的女孩，有的提着灯笼，有的捧着萤火虫。

零星的光起初并不十分明亮，像是小型的星月，但她们不断地出现，不断地往前流动，逐渐汇集成了一条发光的河。

这些光包裹了女孩们。

以一种不灼烧她们的方式，拥抱了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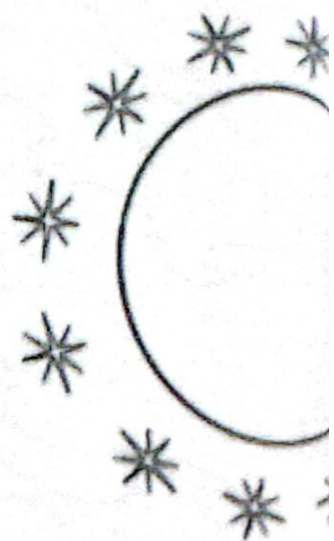
原来光可以不在天上，而在自己手上。

河神锋利的泪水





你的怒火不该烧向自己。





1

盈盈河是一条美丽的河，但也是一条不祥的河。

它的水波如同女子泪眼盈盈时那般动人，无数落泪的女子也确实将她们悲剧的一生倾倒于此。

被逼婚的姑娘站在水里发誓，要让父母感受失去至亲的痛苦，然后投了河。

被驸马篡国的亡国公主诅咒驸马坐拥江山，永受孤苦，然后投了河。

被情郎背叛的花魁嘲笑负心人有眼无珠，要让他人财两空，然后和自己装满珠宝的宝箱一起投了河。

盈盈河的小河神见多了类似的故事，甚至在看热闹时还被花魁的宝箱砸破了头。

但她始终没明白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人，真的很复杂！”

小河神这样想道，并决定离凡人远一点。

可是凡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盈盈河里肯

定有邪祟，引着女娃儿们做傻事，干脆把河填平吧。”

因此，小河神不得不去见人。

她要去找负责填河的县太爷。

2

小河神第一次上岸毫无准备，她穿着水滴做成的长袍来到了渡口，却被斥责：“哪有女娃子一个人坐船去县城的，把你老爹喊来！”

周围人都皱着眉看她，有两个船夫似乎不在意她孤身一人，笑嘻嘻地问：“小姑娘，你身上怎么湿漉漉的？要不要来我们船上烤烤火？”

小河神刚想跳上船，就被一个穿青衣的女子拽住了手臂。

小河神知道她，她是河东头的蚌妖珠娘。

“危险，回家去。”

“为什么危险？我要坐船去县城。”

“不付钱的旅途，会让你付出比钱更昂贵的代价。”

小河神天真得像是漂在河水里的透明小虾，她甩了甩垂在袖子上的水滴问：“钱？”

珠娘掏出荷包向她展示：“河神大人，这种金灿灿的或者这种银闪闪的都叫‘钱’。”

“啊！我有这个！我能找到很多！”

小河神一个猛子扎进了河里，片刻后在水里露出脑袋，脑袋上顶着一个沾着河泥的箱子。

宝箱里有金灿灿的链子，有像水草一样发绿的手镯，还有花魁怒沉宝箱时的一滴泪。

啪！

珠娘立刻伸手合上了宝箱。

“危险，怀璧其罪。”

她看着似乎不谙世事的小河神，叹了口气说：“我也要去城里，跟我一起走吧。”

小河神虽然不知道珠娘为什么总说危险，但她的直觉告诉她，告诫她危险的人，比那些笑着的船夫更加安全。

所以小河神学着旁边凡人的语气，快乐地说：“那我请你坐船！”

3

小河神只用了一片小小的银叶子就包下了一整条大船。

“天哪，这些发光的东西这么有用吗？我以为最珍贵的是这颗泪珠儿呢。”

小河神边说边小心地将宝箱里的泪珠捧出来，揣进了贴身的口袋。

“是的，你这个宝箱价值连城。”

小河神拨弄着那些金银，不禁又觉得：人，真的很复杂。这么有用的东西，怎么轻易就丢到水里了呢？

船晃悠悠的，像是母亲哄睡时的臂弯。

但一想到要去找那个混蛋县太爷，质问他为什么要填平盈盈河，小河神就感觉很愤怒。

珠娘看起来也很愤怒。

小河神问她：“珠娘，你要去城里干什么呢？”

珠娘咬着下唇回答：“报仇。”

小河神刚想要祝福珠娘成功，却在开口的刹那，从珠娘的身上闻到了伤口的血腥气味。

随着木船的晃动，珠娘的腹部一层一层地往外渗出血水。

小河神担心地大喊道：“你受伤了，怎么报仇？”

4

珠娘握着小河神的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三年前，我在河边遇到了一个赶考的书生……”

“我知道了，这个故事一定是他说爱上你，你也爱上了他，然后他要么高中状元杳无音信，要么名落孙山寄信来要盘缠，你在河边苦守，最终等回一个负心人。”

珠娘看着小河神说书一般说出了她的半折悲剧，愣了一愣。

“你怎么知道？”

“河边那些被爱情所困的女子，都是类似的故事。”

“不止这些……他还抢走了我的珍珠，换来了一顶县太爷的乌纱帽。”

“这是他抢夺时留下的伤口？！”

小河神试图用神力去愈合珠娘的伤口。

但珠娘摆了摆手，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模糊不清的血肉里，正孕育着一颗灿然的新珠。

珠娘解释道：“那些伤口早就愈合了，这是我自己割开的。”

小河神觉得疑惑极了：“为什么？为什么呀？这看起来好疼！”

珠娘看着自己的伤口，看着自己的珍珠，露出了痛快的笑容说：“他偷走了我那颗珍珠，以为我再也没用了，我要用这颗新的珍珠，让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我要让他追悔莫及！”

小河神沉默了片刻，然后伸手从河中掬了一捧河水，猛地浇在了珠娘脸上，将她脸上那痛快的笑容淋湿，露出痛苦的底色。

“没有报仇是靠伤害自己完成的！你们的怒火，

为何总是烧向自己?!”

5

珠娘落下了一滴泪。

圆润的、剔透的，如同她怀璧其罪的珍珠。

船外下了雨。

珠娘虚弱地望向帘幕一般的雨滴说：“老天愤怒时也会哭吗？”

“老天生气会下雨，下到让大地全部被洪流吞没，但它绝对不会淹了自己。”

小河神接住了珠娘的泪珠，从臂弯里掏出一片龙鱼的鳞片，在泪珠上切来切去。

“哈！成了！”

小河神举起手里的泪珠。

它依然剔透、动人，但却被小河神磨得锋利又尖锐。

在县衙门口，小河神将那枚如同暗器一样的泪水放到了珠娘手里，抚摸着她刚被神力治愈的伤口说：“河神大人教你怎么正确地表达愤怒。”

6

穿着官服的县太爷望着眼前的两个女子。

一个熟悉，一个不熟悉。

但他丝毫不在意，打着官腔道：“堂下女子所请何事？”

小河神问：“你能不能放过盈盈河，你填了河我们很生气。”

县太爷摸了摸自己的乌纱帽说：“盈盈河怨气深重，不得不填。”

小河神愤怒地反问：“那些怨气的源头，难道是一条不会说话、不会夺财、不会负心的河吗？”

县太爷不耐烦地说：“女子喧哗于高堂成何体统？此事复杂，若有异议，当请父兄来奏……”

“扔！”

小河神从口袋里扔出了无数枚锋利的泪水，一枚又一枚地钉在了县太爷的身上。

珠娘咬着牙，将她的那滴眼泪，扔向了县太爷的眼角。

县太爷惊恐地流下了一行红色的泪水。

小河神拍了拍手，像水浪拍击石壁那样，惊人地响亮。

“就像这样，把你愤怒的泪水磨成刃，让你的怒意指向仇人。”

后来，县里换了县太爷。

后来，再也没人敢填平盈盈河。

盈盈河还是那条美丽的河。

无数女子在这里浣纱、蹉水、乘船逃跑，有些甚至掀起了凡尘的巨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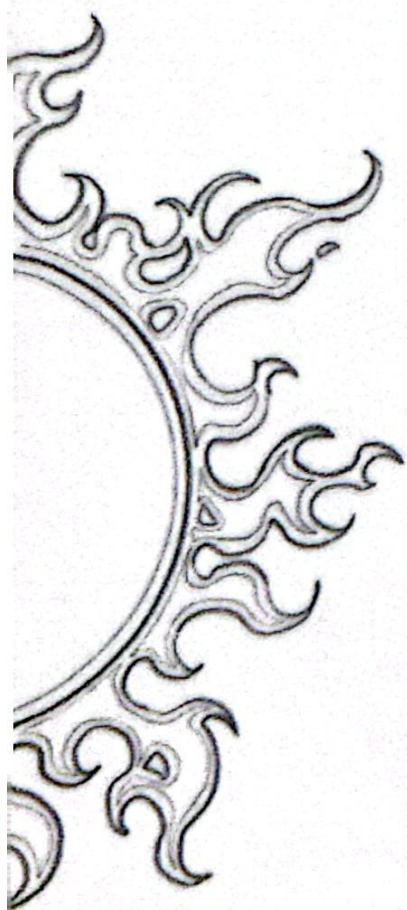
这条河中还是有无数泪水，愤怒的、欣喜的、自由的。

但这条河里，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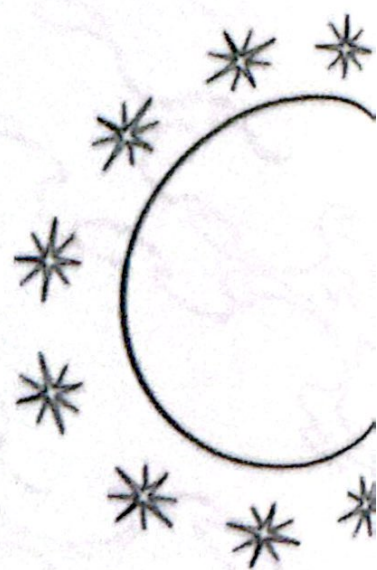
小河神抱着存满锋利泪水的宝箱，骄傲道：“盈盈河，可是一条吉祥的河！”

女侠与恶龙





成为巨龙吧。





1

恶龙今天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剑客。

一个女人，骑一匹瘦马，用红色的绳子束发，手上拿着一柄生了锈的旧剑。

恶龙拨弄着它的红色宝石，趴在堆满珠宝的洞口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剑客。骑士们都穿铠甲。”

女人介绍她自己：“我来自东方，在那里，人们叫我女侠。”

2

女侠今天遇到了很多怪事。

她一直往西走，听到了有关恶龙的故事。

恶龙是贪婪的领主，是拜金的恶魔，是国王宝库里的蛀虫。它们会突然出现，从宝库里偷走金币、宝石，甚至连国王的晚餐都不放过。

人们提醒她：“千万不要跟恶龙交谈，不要成为恶龙。”

女侠不以为意。

她信马由缰，在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来到了恶龙的巢穴。

在她还没有见到恶龙前，她先听到了恶龙的声音：

“不够！不够！这些远远不够，我还是觉得……害怕。”

3

女侠敲响了恶龙巢穴的大门。

恶龙咆哮着开了门，看见眼前瘦弱的女人，问了她的来历后，将咆哮转为了哈欠。

“你从遥远的地方来，也是为了挑战我？”

女侠摇了摇头，问了另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感到害怕？”

恶龙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你听错了，我怎么会害怕？”

女侠说：“因为你不能离开巢穴？因为总有人来挑战你？因为你的名声不好听？理由可以有很多。”

恶龙沉默了一会儿，恼怒地驱赶女侠：“快滚！贫穷又善辩的女人也会变成恶龙。”

女侠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甚至恶龙本身也警告她——你可能会变成恶龙。

女侠刚想继续追问，却听到了陌生骑士的声音：“你这贪婪的恶龙，又在蛊惑天真的女孩。”

4

门口来了五六个讨伐恶龙的骑士。

为首的骑士举着崭新的银剑，直指恶龙。他高傲地说：“你掳走了我们的公主！那善良、清纯、不谙世事的女孩。”

第二个骑士掏出一把银色的算盘，噼里啪啦地敲打起来。他精明地说：“你夺走了公主的两箱饰品，里面有八十八颗红宝石、数百粒钻石……当然最重要的是，你抢走了最珍贵的公主！”

女侠指着那把算盘，惊讶地问：“你怎么会有这个？”

算盘骑士快乐地摇动着算盘珠子，回答说：“这是我来自东方的妻子带来的。它很适合用来计算我的财富。”

算盘骑士扫了一眼女侠的行囊，惋惜道：“如果你成为谁的妻子，只能为你的新家庭带去一把废铁？”

骑士们纷纷大笑。

恶龙怒吼：“你们不是跟我一样贪婪？一样热爱金银？”

骑士们拍着自己锃亮的铠甲，说：“我们的财富都是正当得来的，是祖辈积攒下来的。而你的财富，是靠骗取，是靠欺诈，是不劳而获！”

恶龙冷笑：“如果不是人人都想狩猎我们，我们就不会被困在这小小的洞窟里，那我的祖辈也会为我攒下一龙穴的‘正当财富’。”

骑士们不再说话，黑压压的山谷里，只听得见雨击打坚硬铠甲发出的噪声。

有点冷，女侠感到一丝不安。

骑士们向恶龙冲锋，恶龙想反击，但喉咙里只喷出了一阵灰烟。

骑士们在恶龙的翅膀上扎了一个巨大的血窟窿，这让它飞不起来。

恶龙发出惨叫，但骑士们无动于衷。

这是恶龙该得的惩罚。

5

女侠问：“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恶龙？”

骑士们回答：“龙总是很狡猾，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巢穴。我们要留着它的命，问出更多财宝的下落。”

女侠擦了擦自己的旧剑。

剑在风中化作剑影，游龙一般在每个骑士的眉心留下了一道不深不浅，刚刚能起到恐吓作用的伤口。

骑士们受惊逃跑。

跑得快的骑士撂下狠话：“我们还会回来的！”

女侠用红色的束发带擦了擦剑，问：“你为什么不还手？”

恶龙说：“这些家伙总是挑下雨的日子来，这是我最虚弱的时候。如果我还手，他们的帮手就会趁我出洞，偷走我的珠宝。”

恶龙舔了舔自己的伤口，在痛楚和清醒中回答：“这个世界让我不安。”

6

不安这个词，让女侠回忆起自己出嫁前的晚上。

她抓住母亲的手颤抖地说：“娘，我觉得害怕。”

她害怕自己要从四四方方的闺房，走进四四方方的轿子里，最终进入一个陌生的、四四方方的院子。

她害怕自己是一株被精心养护的浮萍，她只是借住在精美的四方容器里，但她没有资格去继承它们。

为了驱赶恐惧，她迫切地想要抓住一切能拥有的，珠钗、金镯、翠链……

她以为她挂满金玉，就能以璀璨赢得尊重。

但当她丁零当啷从喜轿上下来时，她听到人群中有人惊呼：“轿子上怎么下来一只貔貅？！”

那是一种吞食金银、只进不出的贪婪古兽。

7

“骑士们找的公主回来了。”

恶龙的声音将女侠从痛苦的回忆中捞出。

雨逐渐停了，一条白色的龙从黎明的雾气中飞来。

白龙问：“那群傻瓜走了吗？”

恶龙玩笑着低头回答：“是的，公主殿下。”

白龙用翅膀掩着自己的嘴笑骂：“别这么说话！你自己以前不也是公主？”

女侠看着她们，问：“你们怎么从公主变成了恶龙？”

“我说我喜欢珠宝，要见我必须带来两箱宝石。公主没办法继承王冠，我们能保留的只有这些闪闪发光的装饰品。”

“我从外乡归来，带回了一大笔钱，但所有人都质疑这笔钱的来源。他们更愿意相信我用了龌龊的手段。”

“我明白了。这个，送给你。”女侠将自己的战利品，一枚银色的骑士勋章丢进了恶龙的龙穴里。

恶龙惊讶地问：“你干什么？”

“侠，就是锄强扶弱。我喜欢劫富济贫。”

“你觉得骑士们比我富有？”

“自然。”

恶龙觉得有趣极了。

从来没有人这样觉得过。

“为什么？”

“真正富有的人，才有权力为财富正名。”

所以人们才会觉得骑士劳累征战获得嘉赏，而恶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8

女侠向恶龙们告别。

恶龙追出洞穴，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以为你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变回公主。”

女侠说：“曾经，我也有一个装满珠宝的‘龙穴’，我以为那能给我带来安全感。但人们总是质疑我拥有的一切，最后我才真正明白，我需要的是一把剑。”

女侠轻抚自己的长剑，一把让她走出四方盒子，一把可以斩断质疑，一把可以捍卫“拥有”的武器。

她抬头望向恶龙，虽然在她的眼里，那是两个女

人的身影。

一个穿着白色棉布长裙，一个穿皮靴、左手打着绷带。

但她回答说：“成为巨龙吧。”

女侠朝恶龙伸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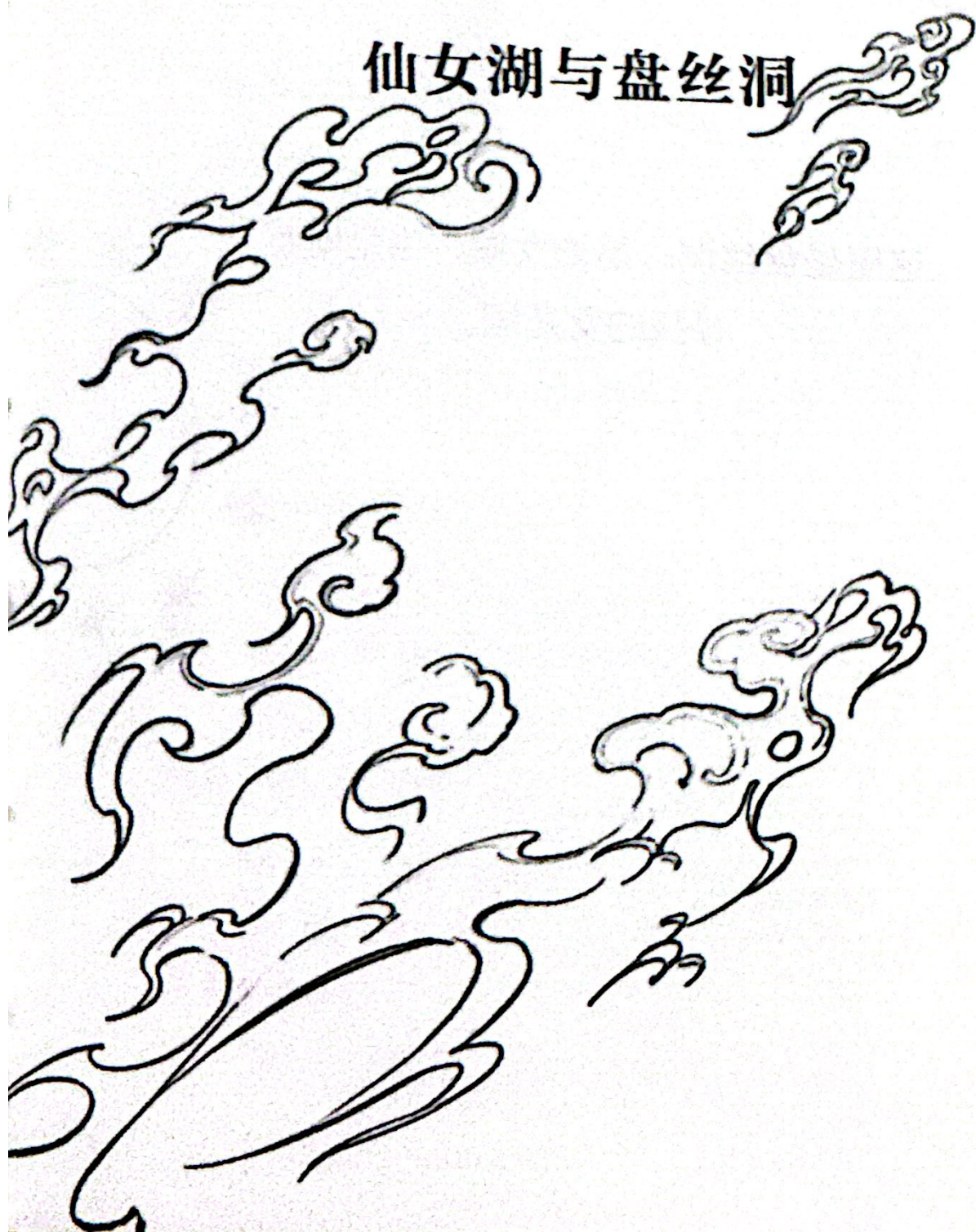
“你们承担了不属于你们的贪婪恶名，但不要再回去了，不要再回到那无知、无助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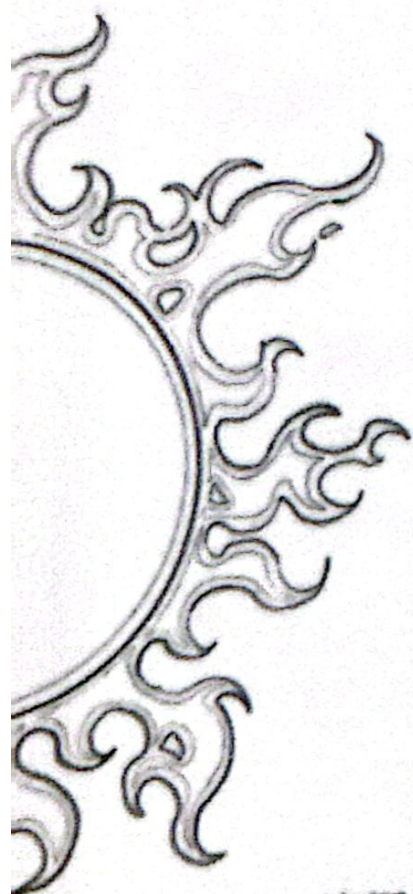
9

远处的山峦，又一只恶龙发出痛苦的怒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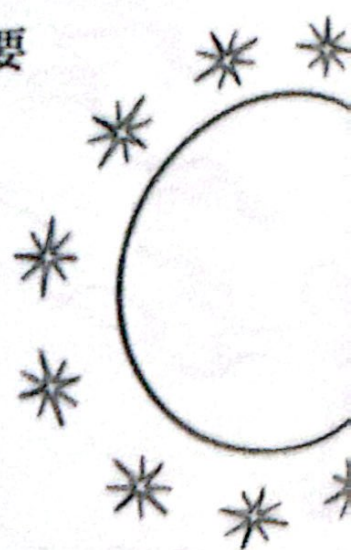
女侠带着她那把旧剑，再次走进了浩茫的原野。

仙女湖与盘丝洞





这里是盘丝洞，是仙女湖，也是她要寻找的女儿国。





1

莲花从小和母亲、姥姥一起生活。

她很快乐。

但村子里的人都不喜欢她和她的家族。他们经常会做一些恶作剧来驱逐她们，比如拔掉姥姥种的白萝卜，踢散母亲垒起的柴堆，揪着莲花的辫子大笑她是“野丫头”。

莲花变得不快乐了。

姥姥总是能看穿她的心事，她拉着莲花神秘地说：“我们一家啊，是来自女儿国的仙女。”

莲花明白了，那些无礼的村民害怕他们没见过的国家，害怕莲花和她特别的家族。

睡觉前，姥姥会给莲花讲一些女儿国的故事。

“在女儿国，女孩们都会写字，写一种只有女孩子们认得的字。”

“在女儿国，女人们住在一起，她们会在门上挂

满茉莉和玉兰。”

“在女儿国，每到庆典时，女孩们会不穿衣服在广场上泼水、跳舞。”

每当听到这些时，莲花都会惊奇地瞪大眼睛，像只眼睛圆溜溜的小鸽子。

母亲也会被自己的老母亲逗得咯咯大笑。

但故事还没有讲完，突如其来的瘟疫就夺走了母亲和姥姥的生命。

村民们不允许莲花将亲人葬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想要彻底地驱逐她。

莲花并不留恋这里，她背起纯白的小骨灰坛，踏上了寻找故乡——那个只存在于姥姥故事里的女儿国——的路。

2

莲花不知道女儿国在哪儿，但她知道那里一定开满了花。

她沿着江水一路往南走。

走啊走，走到一处歇脚的茶摊，茶摊上有一个说书人，说书人正讲到精彩处：“话说那师徒几人到了女儿国，见到了女儿国国王，正是如花美眷，情意绵绵。”

莲花惊喜地上前询问：“您去过女儿国？”

说书人哗的一声将扇子合起，指着莲花笑了起来：“这小姑娘，听书听痴了。”

听书的茶客也跟着笑话她：“世上哪有女儿国，都是话本里写着逗人玩儿的。”

莲花反驳说：“不是的，我姥姥说真的有女儿国。”

“全是女人怎么活？不说别的，她们哪有力气砍柴？”

莲花想说自己的母亲能砍倒最粗的树，但她没有说，她觉得这些把女儿国当故事的人，跟村民们没什么两样。

她不气馁，她继续往前走，像一只努力辨别归路的年轻信鸽。

3

在第二年夏天的时候，莲花路过了一个清澈的湖泊。

女孩们带着彩色的丝绦和刺绣在湖前祈求：“求仙女保佑我心灵手巧、福慧无边。”

莲花问她们：“你们为什么对着一个空荡荡的湖面祈福？”

女孩们热情地向莲花介绍：“这里是仙女湖，相

传天上的仙女们会在织完晚霞后来这里洗澡。所以我们在这里向她们祈祷。”

莲花想起姥姥说女儿国的女孩们是仙女，会互相泼水嬉戏。她惊喜地追问道：“你们见过仙女吗？她们今天会来吗？”

女孩们摇了摇头。

年纪最小的女孩解释说：“因为仙女在这里洗澡，会有坏人偷她们的宝贝，所以她们再也不来了。”

最年长的女孩做出姐姐的模样，善意地笑了笑说：“不过是传说罢了。”

莲花觉得难过极了。

女儿国是故事，仙女湖是传说，也许……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真正地接纳她和她的家族。

“不！”

年纪最小的女孩打断了莲花的思绪，反驳了她的姐姐：“不，才不是传说呢。我前天看到仙女来湖里打水了，她一口气背了四桶水往山上去了。”

她的姐姐赶忙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说：“嘘，不准胡说……那可不是什么仙女。”

“那是什么？”

“是……是盘丝洞里的女妖精！”

盘丝洞的名号一出来，山上立刻传来一阵阴风，吓得女孩们都往家走。

年长的女孩拉着莲花说：“你先去我家避一避吧，盘丝洞里全是女妖精，她们可厉害了。她们会魅惑好姑娘，会吃掉好小伙，连骨头都不剩！”

莲花在狂风中也生出了一丝胆战，她摸了摸自己的手腕，她可珍惜自己的骨头了。

莲花感激地望向女孩：“谢谢你。”

可刚到女孩的家，女孩的哥哥就把莲花赶了出去：“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还往家里领野丫头？”

女孩试图解释：“她、她就在这儿避一会儿。”

她的哥哥似乎不想多说什么，只扬起拳头问了一句：“这家里谁说了算？”女孩就低下头，把门关了起来。

莲花站在门外，望着天上的风和云搅和在一起，拧出了灰色的雨。

她紧紧地抱着姥姥和母亲，直到大雨将她完全淋湿。

莲花淋着雨，一步步往仙女湖走。

她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女儿国的新线索、新传说。

在大雨声中，莲花突然听到了女孩子的笑声。

“难道仙女真的下凡了？”

莲花循着声音，在泥泞中狂奔，生怕错过了与仙女的相遇。

雨水、泥水把她弄得狼狈不堪，如果莲花还住在村子里一定会被笑话。但当她来到湖边时，她看到了六七个比她还脏乱的女孩。

她们挽着裤脚在湖里抓鱼，头发上、身上、腿上全是泥水，但她们丝毫不在意，抱着鱼肆意大笑。

莲花怔怔地问：“你们……是下凡的仙女吗？”

问完又在心里否定了自己。

这跟故事里的仙女差太远了。

抱着鱼的女孩看向莲花说：“我们是盘丝洞的女妖精。”

莲花本以为自己会害怕地转头就跑，但她却一步一步向她们走去，问：“你们知道女儿国吗？”

一个穿紫衣的女妖精扎了个猛子，从水里抓出一只鳖。她踩着鳖壳，朗声说：“嘿——丫头，你那儿有条鱼，快抓！”

莲花立刻伸出了手，好像她本来就是这抓鱼妖精

里的一员。

她抓住了一条巴掌大的银条鱼，很小，但在场的女妖精都为她欢呼了起来：“身手不错！”

莲花问：“你们……吃鱼啊？”

女妖精们反问：“你也觉得我们吃人？”

莲花沉默了一会儿，雨逐渐停了，乌云里渗出的缕阳光落在了她的手臂上。

她摇了摇头说：“不，我觉得你们是仙女。”

女妖精们全都笑了起来，挥着手说：“走吧，先去盘丝洞里烤烤火。”

6

盘丝洞在半山腰，远远望去洞口一片白花花的東西。

故事里讲蜘蛛精会用碗口粗的蜘蛛丝织成网，但此刻莲花站在故事之外，不再害怕，反而充满了好奇。

到了洞口，她率先靠近观察，却发现那不过是茉莉和栀子花编成的花环。

盘丝洞里已经有了米粥的香气。

更多女孩走了出来，呼唤捕猎归来的女妖精：

“阿娘。”

“姐姐。”

“姨母。”

她们也像招呼家人一样，喊着莲花：“阿妹快进来。”

莲花坐在温暖的火堆旁，睁着圆亮的眼睛问：“你们这么和善，外面的人为什么叫你们妖精？”

紫衣服的女子递给她一串烤鱼说：“女人一起生活，在他们看来是天方夜谭。在故事里，女人一起生活的地方要么是仙女湖，等着被采摘；要么就是盘丝洞，让他们恐惧。好像打散我们，才是最合理的。”

穿绿衣的女孩觉得火太热，毫不顾忌地将领口敞开，饮下一大碗水：“咱们过着的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嘛！”

另一个穿红衣的女子轻巧地剔除了鱼刺，问莲花：“咱们这儿，算不算你说的那个、那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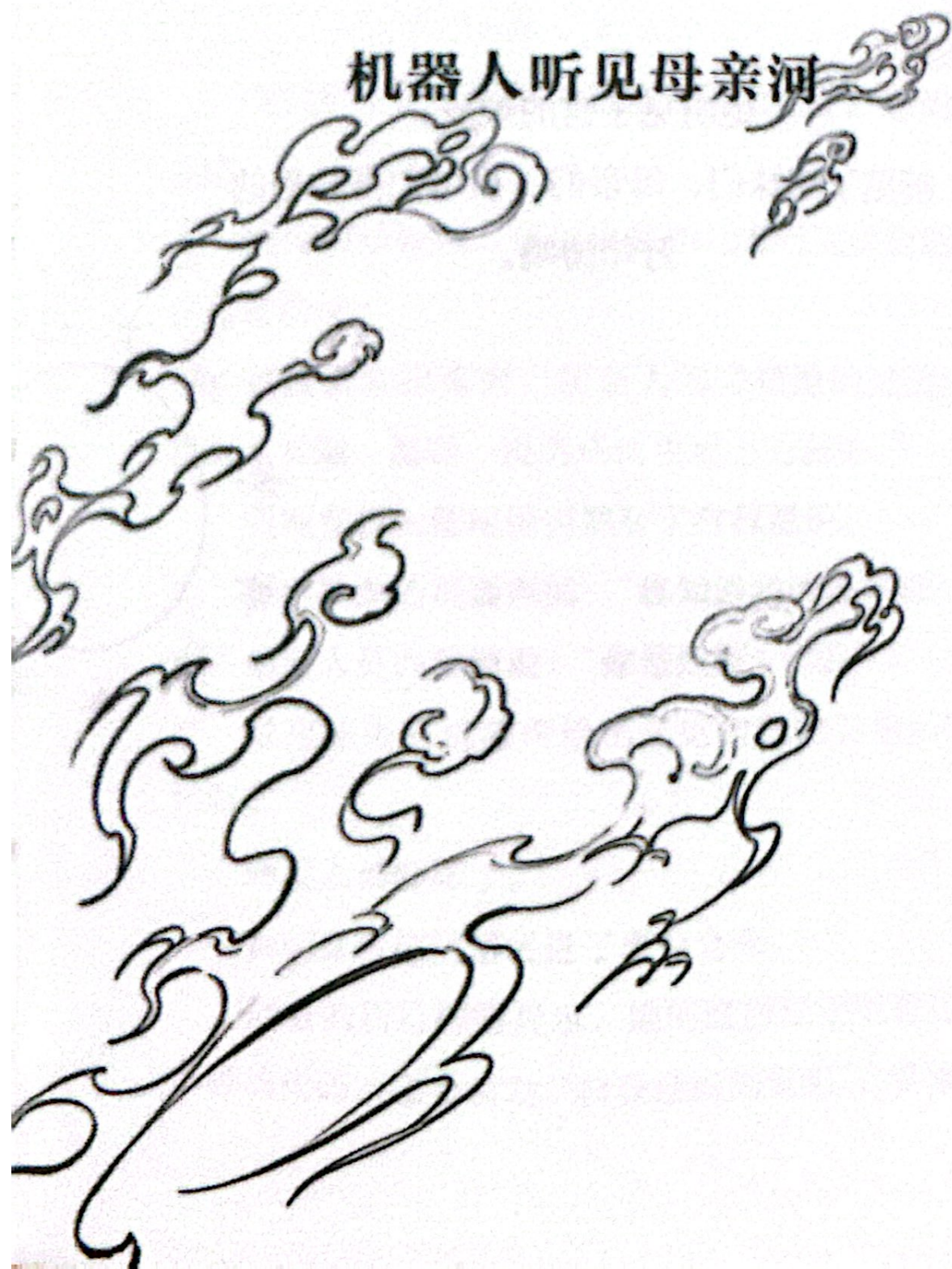
“女儿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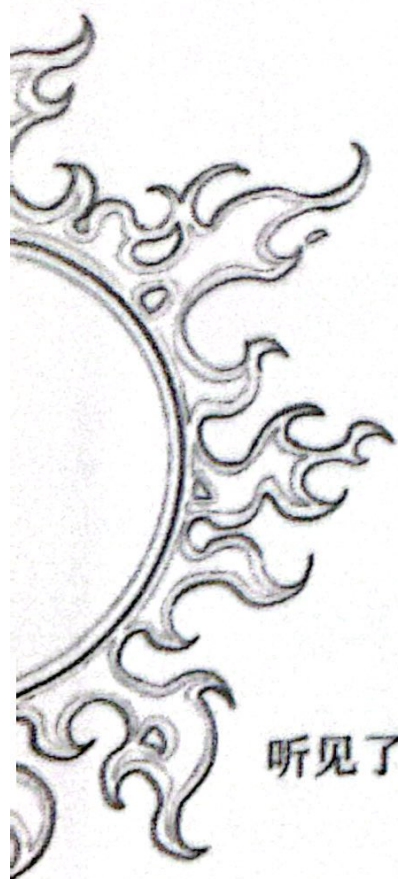
是的，这里，就是她要寻找的女儿国。

那个完全不追问她的血脉，那个完全接纳她，那个可以让她淋湿飞羽、分享食物、坦然面对彼此身体、感受同一片水源温度的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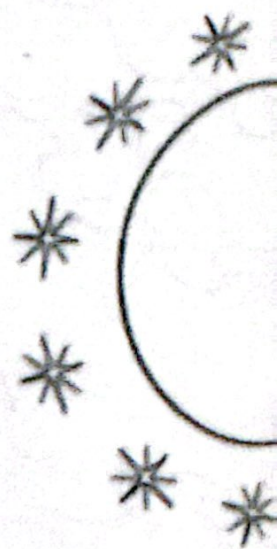
莲花将姥姥和母亲葬在了一株茉莉花下，轻声说：“我们到家了。”

机器人听见母亲河





她听见子宫的蜕皮，
听见了姐妹们、母亲们、祖母们身体里的
万年涛鸣。





1

“红塔 VI 型家庭护理机器人”发生了严重的程序故障。

她由钢铁骨骼、仿生皮肤和几万行完美自治的程序设定构成。

她被研发出来时，所有人都夸赞她的完美：“女机器人坚强、温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弱势。”

但她在投入使用前突然有了自我意识。

她用冰冷的机器声问：“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研发人员回答她说：“你是红塔 VI 型。”

她用冰冷的机器声给出了她自己的答案：“我叫阿塔。”

研发人员吓坏了。

他们直接把阿塔丢进了废弃仓库。

阿塔的质检报告显示，她的底层设定里有几行删不掉的代码，这会引发“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不

可预计的危险”。

但阿塔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危险。

女机器人有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恐怖的事吗？

她想回到过去，回到被编写设定的夜晚，看看到底是谁在她的心脏里埋下了危险的引爆器。

幸好，这里放着各种废弃的机器。

正好，就有一台可以回到过去的时光机。

2

糟糕的是，这是一台故障时光机。

阿塔和她的时光机降落在了陌生的沙漠，沙土里竖着几根活不到明天的枯草，偶尔爬过几只赤色的蜥蜴，似乎就是这里唯一的生灵。

“嘀！已成功降落目的地——过去。”

阿塔狠狠拍了拍时光机的铁壳，揶揄道：“老伙计，你对成功降落的定义实在值得被废弃。你不会把我带到末世了吧？”

但很快，阿塔听到了人类的呻吟。

她被设定的“照料本能”让她迅速冲向了沙丘的背面。

那里有一个用破布搭成的简易帐篷。

阿塔掀开几乎要风化的门帘，看见帐篷里坐着几

个虚弱的女人，其中一个正抱着自己啜泣的小女儿，抚揉着女儿的小腹，安抚着她的痛楚。

阿塔伸出手问：“需要帮助吗？”

女人们没有回答，但默契地给她腾出了一个位置。

最年长的女人示意阿塔坐下：“坐下吧，几天后就好了。”

阿塔坐在她们身侧，终于观察到了她们裙子上沾染的血迹。

在阿塔的知识里，这是月经。

这是她没有的东西，也是研发人员认为女机器人比女人更“完美”的地方。

在阿塔的养护手册里记载，女性经期需要保证营养，保持心情愉悦。

但这个帐篷里只有两瓶浑浊的饮用水和一块被掰碎的馕饼。

“你们来了月经，为什么不回家好好休息？”

女人们惊异地望向阿塔，几乎确信她就是天外来客。

“你怎么能直接说出那两个字，这太羞耻了！”

“怎么能回家呢，这肮脏的液体会污染神明庇佑的居所。”

“这苦痛是我们该受的惩罚。”

那十三四岁的女孩，在身体的卷绞中也喃喃念着：“羞耻、肮脏、苦痛是神给女人的惩罚。”

3

阿塔试图将她们拉进阳光充沛的地方。

时光机却紧急传来了信息：“嘀！警报警报！有入侵者正试图解体——”

阿塔在历史资料里看过，贫穷地区的人类会偷盗铁皮换钱。

再多停留一秒，不仅时光机，恐怕连她的钢铁骨骼都会被敲出来。

阿塔只能驾驶着时光机，快速甩开了举着锤子、背着箩筐的村民。

但那些流淌着经血的女人却留在了阿塔的思路里。

那天夜晚，阿塔习得了一个危险的技能。

机器人会做梦了。

梦里，她看见一条蜿蜒的血色河流。

血色河流里漂着模糊的代码。

阿塔的数据库告诉她，血河一定代表了巨大的杀戮。但梦中的河，没有任何痛苦的号叫。

它就那样汹涌，但平静、永恒地流淌着。

4

阿塔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但她暂时无暇顾及这个。

因为时光机再次成功降落到了陌生的地点。

在落雨的廊檐内，有三个女孩儿正在桌前玩过家家，她们身后是阔大的绣架，上面紧紧绷着一块鲜红色的绸缎，缎面上是绣了一半的鸳鸯图样和闲插的几根银针。

整个庭院如同绣架一样方正。

但四周静悄悄的，阿塔只听得见女孩的笑声在雨线中穿梭。

“这个娃娃是女儿，这个娃娃是儿子。”

“哈哈，小玉刚定下亲，就想生孩子了。”

“生孩子就能去祠堂了，我还从来没进过祠堂呢。”

“谁说的，嫂嫂生了真娃娃，还不是跟我们在这儿玩？”

被唤作嫂嫂的女孩面孔稚嫩，但已经梳了光洁的妇人发髻，她娴静地坐在桌子后面，红着脸说：“以后阿玉你当了掌家媳妇就能去祠堂了，我这是来了月事，

不好冲撞了祖宗。”

阿塔听到祖宗一词时，突然像是运行遭遇了错误，在暴雨里僵直着倒了下去。

5

倒下去的时候，她听到了淅淅沥沥的雨声。

血色的河流再次流入她的梦境，用无声的浪涛吞没了淋漓的雨声。

阿塔喊：“浪！”

女孩们欣喜地喊：“她醒了，她在喊娘？”

阿塔醒来，看到自己正枕着嫂嫂的腿横躺着。

三双亮晶晶的眼睛落在她的身上，问：“你是谁？从哪儿来？”

血河在她清醒时直接冲刷进她的数据库，几乎将对虚拟和现实的感知完全击垮。

在那瞬间的痛楚和混乱中，她似乎一下子破译了体内不可删除的代码。

那是一个名字。

她的工程师母亲的名字。

一个女人在她的作品里，留下了标记和名字。

但一个女人的名字为什么会成为“危险的不确定性”？

女孩们看着阿塔茫然的眼神，以为她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便热情地自我介绍。

“我叫小霞，这是我姐姐小玉，这是我嫂嫂……说起来我还不知道嫂嫂的闺名呢。”

“哪有成亲了叫闺名的。”嫂嫂托着阿塔沉重的头颅，对她说，“随长辈们叫我康王氏吧。”

6

阿塔似乎还处在运行错乱的状态里，她搂住了嫂嫂的腰，贴近了她的小腹。

“我听见了声音。”

小玉拍着手笑：“嫂嫂又怀小宝宝了？”

嫂嫂啐了妹妹一口，红着脸说：“身上还在呢，哪来的宝宝。”

藏在角落里的时光机中跑出一只偷渡的红色沙蜥。

它伸着舌头舔瓦片上落下的雨，尾巴上还残留着一小块没脱落的蜕皮。但蜕皮后的它，颜色比之前更艳。

在阿塔眼里，那就是一滴血色河流里溅出的鲜红水滴。

她抱着嫂嫂，缓缓地说：“我听见了子宫的蜕皮。”

嫂嫂没听明白。

小霞却跳起来，从书柜的最里面翻出了一本禁书。

她惊喜地问：“你也看过这本书？书里说，女人的经血是从一个叫子宫的地方掉下来的。小娃娃也是从这里掉下来的。如果是真的，那经血应该和小娃娃一样珍贵对不对？”

嫂嫂吓得要去捂妹妹的嘴。

但她的身躯被阿塔抱着，动弹不得，只丢出一块帕子，嗔怪道：“又说这些胡话。”

阿塔却捉住了嫂嫂的手，放在了嫂嫂自己的小腹上：“嘘，你们听。这里面有一条血色的河流。”

她的代码，她们的基因。

一条从古流到今的古老设定。

里面响彻姐妹们、母亲们、祖母们身体的万年涛鸣。

小霞喜欢那个在自己童年梦境里出现的古怪女机器人。

那场梦发生在她第一次被告知月经应该避讳，在她第一次被教导生育应当被奖赏时。

在她无法理解她的子宫被分为肮脏的罢工期和荣耀的工作期时。

她梦见了那个叫作阿塔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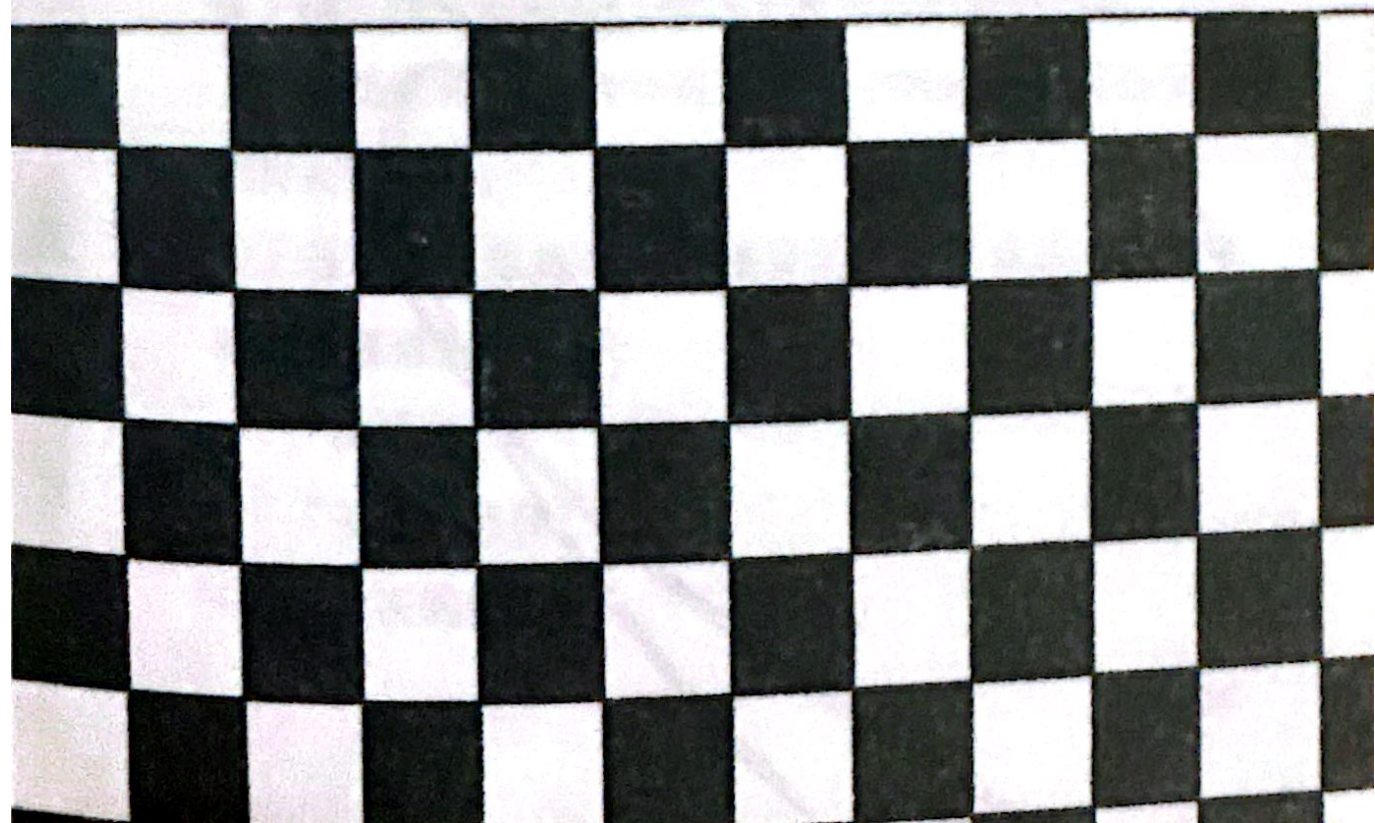
阿塔拉着她写字，一遍一遍写她的名字：“不要被他人的冠名夺走你的创造。当然你也可以不创造，选择权在你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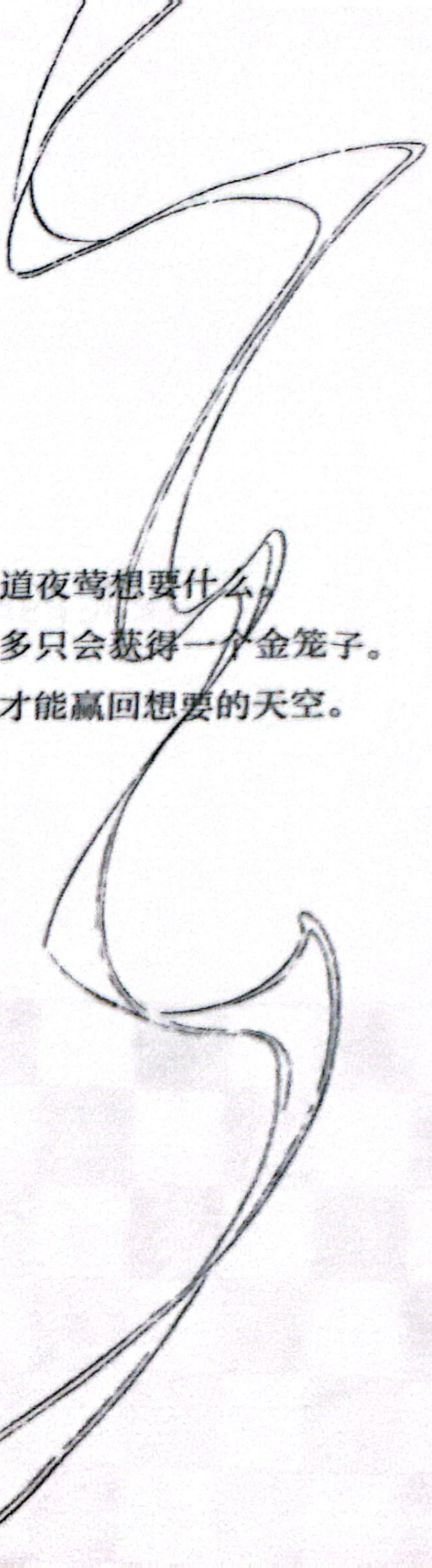
阿塔抱着她，在梦中大笑：“去什么祠堂？女人的身体就是祠堂。你落在哪里，哪里就是根系。创造者，天然就享有传承。”

每次来月经时，她都会听见梦中熟悉的声响。

雨水，血水，在她的体内如同母亲河一般流淌，让她自知她是生命的主宰。

夜莺的战友





只有夜莺知道夜莺想要什么。
你与夜莺争斗，最多只会获得一个金笼子。
你与夜莺合作，才能赢回想要的天空。



1

伊芙琳赢了全城的女孩。败下阵来的女孩包括能与动物说话的公爵小姐、头发比月光还长的长发公主、拥有仙女教母的传奇女孩。

伊芙琳从小就被教诲：“舞会，是女孩儿的战场。”

所以她在接到王子送来的舞会邀请函的那一刻，就用对待战争一样的态度去准备。

她勒出了最细的腰，卷出了最翘的睫毛，甚至偷看了仙女教母的赐福，缝出了更华丽的舞会战袍。

当她出现在舞会中央，在王子的眼中，其他女孩都失去了光彩。

当王子牵起她的手，她觉得所有的童话都在仲夏夜的藤蔓里为她欢呼：

“伊芙琳！”

“王子的选择！”

“此夜的胜者！”

伊芙琳成了王子的未婚妻，王子用标准的童话方式爱她，可她却并没有像童话结尾里写的那样“永远地幸福下去”。

她以为她胜利了就能像骑士一样，获得她想要的战利品。

但似乎……女士和骑士的胜利，并不一样。

她想要一个能跑马的花园，王子给她带回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他亲吻她，并且告诉她：“亲爱的，你是最美的女孩，你想要的花我每天都给你送来，不要去学野丫头在外面风吹日晒地跑马。”

她想要一个能看到宇宙的望远镜，王子给她带来了水晶雕刻的星星模型，他拥抱她、教育她：“亲爱的，你的眼睛像星辰一样闪耀，但如果你用它直视星辰，你的眼睛就会失去光泽。我爱你的眼睛，我不允许它黯淡。”

在婚礼前夕，她说她想要一个和王子一样的权杖、小巧的、发亮的，一挥舞就能让人低下头颅的玩具。

这次——

王子囚禁了她。

王子斥责她：“贪婪而危险的女人，妄想不属于

自己的东西，你永远待在高塔里吧！”

3

贪婪的伊芙琳被禁止见任何人，仁慈的王子留给她两只夜莺解闷。

这两只夜莺歌喉优雅，羽毛鲜亮，也曾是所有宠物中的胜者。

王子给了它们童话般的宠爱，赐予它们“宫廷歌唱家”的称号，赐给它们独一无二的黄金雀笼。

直到有一天，王子厌倦了二重唱。他打造了一个缀满宝石的雀笼，引诱夜莺：“你们比赛歌唱吧，谁唱得更久，谁就胜出，谁就能获得这个更精美的宫殿。”

从那天开始，夜莺就不再歌唱了。

它们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哑巴。

也就是从那一夜开始，它们失去了王子的宠爱。

王子扔掉了黄金雀笼的钥匙，将它们和它们仅剩的战利品永远地困在了一起。

4

伊芙琳无聊得发疯，她想去平原上跑马，她想在宇宙里徜徉，她想说出她的梦想、她的野心、她的欲望。

可是她只能对着两只哑巴夜莺喃喃自语。

“小夜莺，你们听到新舞会的舞步声了吗？胜出的那个女孩的舞步听起来比我还轻盈，声音比我还柔软，你说她能获得她想要的吗？”

高塔外下起了雨，夜莺低声啾啾了两句。

伊芙琳兴奋地抱起笼子，问道：“原来你们不是哑巴？你们想说什么？”

可惜，伊芙琳听不懂动物讲话。

她只能不断地回想夜莺啾鸣时的神态和情景，希望能猜出它们的意思。

她不断地回想，不断地回想，突然想起那个曾和她站在同一个战场上的女孩。那个圆圆脸蛋，耳朵上有一朵铃兰花的公爵小姐卢娜。

卢娜能听懂所有动物的话。

伊芙琳想找到卢娜。

可惜，伊芙琳身困高塔，她也没有任何魔法。

5

但伊芙琳拥有普通人类女孩所拥有的——顽强的意志力，以及灵活而机敏的头脑。

她每天在高塔中捕捉两只飞虫，有时候是结伴的蜜蜂同事，有时候是恩爱的蝴蝶情侣……

哦，夏夜的时候，她还会捉到吃圆了肚子的飞蚊。

伊芙琳每次捉住它们，就将其中一只放到夜莺的嘴边，威胁另一只：“去找一个听得懂你们说话的女孩，把她带来这里。否则你们的爱人/朋友就会成为夜莺姐妹的晚餐。”

从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她就这样做着徒劳的工作。

但伊芙琳总是怀抱希望，所以她每天都会闭着眼睛伸出手臂，让留下的那只飞蚊继续饱餐。

伊芙琳贪婪又危险，但她只是想赢，她不是坏人。

6

冬天的第一场雪到来的时候，夜莺冷得啾了一声。伊芙琳赶紧跑过来，准备把它们放到最暖和的壁炉旁。

但夜莺在笼子里扑腾着翅膀，似乎在阻止她这样做。

伊芙琳背对窗户，将寒风和鸟笼隔开。她叹息说：“小夜莺，我还不不懂你们是什么意思。但是冬天来了，食物也少了，我们要保存体力，好好休息。”

然后，她在雪粒落地的声音中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呼喊：“夜莺说，这场雪下得自由自在。”

伊芙琳的眼睛瞬间变亮，她扑到窗前，看见了背着行囊的卢娜和长发公主戈雅。

卢娜的行囊里装着报信的飞虫，戈雅用长发当绳索爬上了高塔。

“嘿，聪明的伊芙琳小姐，好久不见。”

“你们……怎么在一起？”

卢娜和戈雅相视一笑，搂着对方的肩膀说：“我想去结交更多的动物伙伴，她想当逃跑的猴子……”

戈雅立刻捶了一下卢娜的肩头，大叫道：“你才当猴子，我的头发比任何绳索都结实，用来插发卡太浪费了，我要用来在森林和山脉里攀爬。”

“我一个人爬不了那么高的山，她一个人听不懂动物的话，得不到远方的信息，所以我们就结伴去追寻我们想要的未来啦。”

伊芙琳看着自己苍白的手臂，不甘地说：“明明当时我才是胜利者，可是我想要的都没有得到。这到底是什么……”

戈雅用长发绞断了雀笼的锁扣。

卢娜问：“你要不要先听听夜莺说什么？”

7

逃出牢笼的夜莺围绕着三个女孩飞了两圈，畅快

地唱起了歌。

伊芙琳有许多问题，她问：“你们既然还能唱歌，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唱了呢？”

它们落在伊芙琳的手指上，啾啾地叫了起来。

卢娜翻译道：

“在我们之前的胜者是杜鹃，它们听信了王子的许诺，比赛歌唱。其中一只整整唱了七天，直到将喉咙唱破，歌声染血，最终住进了只剩它一只的大笼子里。

“那不是雀鸟真正想要的。

“只有夜莺知道夜莺想要什么。你与夜莺争斗，最多只会获得一个金笼子。你与夜莺合作，才能赢回想要的天空。”

伊芙琳望着曾经的对手，突然想要问自己——女孩儿的战争，舞会的战袍，是不是一场滑稽的牢笼作秀？

如果获得不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战利品，争斗和战场又有什么意义呢？

夜莺姐妹望向了对方，啾啾鸣叫：“如果真的有战争，我们总要和自己的同类成为战友。”

卢娜伸出手，做了个鬼脸：“要成为我们的战友吗？我可以帮你邀请一匹白色的马。”

春天的时候，王子又想起了自己高塔上的舞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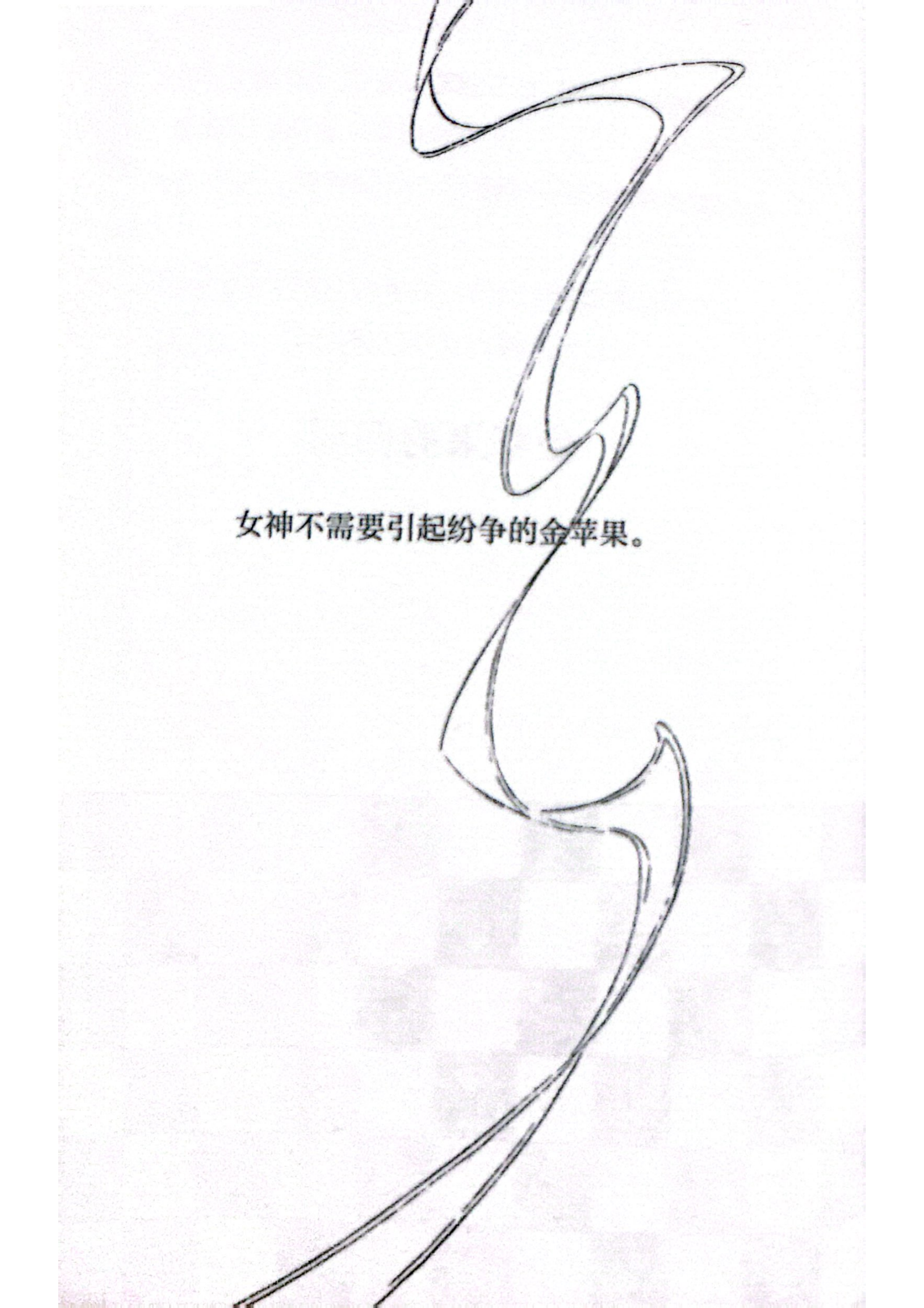
他心血来潮地来看望她。

结满蛛丝的房间里，只剩下一张用石头压住的纸条。

“我还是想要你的权杖，我们会回来带走它的。”

落款：贪婪的伊芙琳和她的战友们。

金苹果的归属



女神不需要引起纷争的金苹果。



1

大力士邦妮打败了吞噬海洋的巨蛇，在大地完全干涸前，拯救了世界。

神明在海洋神殿为她准备了庆功宴。

邦妮用巨蛇的血酿成了酒，皮做成靴子，牙齿做成冠冕。她将自己的战利品制成了礼物，在黎明时刻，献给了众神。

至高的主神让众神之母、战争女神和爱之神三位崇高女神收下了邦妮的礼物。

庆功宴在歌声与美酒里进行，女神们赞美邦妮的力量与无畏，从未有过像她这样的救世主，从未有过一个女孩救世主。

突然，乐师的琴弦断裂，酒杯里的佳酿变苦，黎明在一瞬间皱缩成了黑夜。

光明女神点燃了一束烛光。

在摇曳的火光中，众神看见宴会长桌上出现了一

个金色的苹果。

金苹果有着璀璨的光芒，它的果皮上刻着一行字：献给统率女孩的神明。

众神都不知道谁在这里留下了金苹果。

但不知道是苹果有魅力，还是苹果上的那行字有诱惑力，众神都忍不住簇拥到金苹果周围。他们渴望的眼神如同酒液一般流淌，仿佛把金苹果当成至高荣誉，下一秒就要与同僚厮杀争抢。

蛇血制成的酒开始沸腾，发出巨蛇的低语：“嘶——这一定是纷争与嫉妒女神留下的，她没有得到巨蛇的制品，她没有得到我，所以将怒火引向了神殿。”

蛇皮制成的靴子开始沙沙作响：“嘶——这是邦妮的庆功宴，这是邦妮引发的祸端，该由邦妮来决定金苹果的归属。”

主神默许点头。

邦妮在众神的瞩目下，拿起了金苹果。

蛇牙制成的冠冕高声咏唱：“嘶嘶——可是神明如此多，谁才配得上这个金苹果呢？”

2

邦妮说：“既然是有关女孩的荣誉，那应该赠予

真正的女神。”

三位崇高的女神一齐看向了邦妮。

众神之母是主神的妻子，她掌管着生育与财富。她原本对黄金不屑一顾，因为她主宰着这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和能力。但主神和其他神明都凝视着她，她的内心被迫灌入了嫉妒与胜负欲。

她想：我是众神之母，我应该把其他女神比下去。

所以众神之母用海洋里最名贵的珍珠和陆地上最昂贵的祖母绿，制作成了一条价值连城的腰带，赠送给了邦妮。

她像母亲那样循循善诱：“大力士，如果你将金苹果赠予我，我将回赠给你一座最富有的城池。”

邦妮很聪慧，她说：“我得先看看这座城池。”

众神之母为邦妮打开了富饶之城的大门，这里的街道由玉石制成，每户的门口都挂着金币串起的风铃。街道上都是人，热闹得听不清自己的心声。

邦妮问：“这里为什么如此富有？”

众神之母回答：“这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这里拥有最幸福的家庭，女人们诞育子嗣、操持家务，丈夫们外出经商、守护家庭。他们在这里创造，在这里交易，把这里的财富越堆越高。”

战争女神是主神的女儿，她掌管着战争与权力。她原本对金苹果毫不动心，因为她手中拿着最锐利的长矛，她才不需要一个滑稽的金苹果来证明什么。

但主神慈爱地看着她，她不想让父亲失望，她不想成为失败的女儿，她的内心不自觉地涌入了攀比与斗志。

她想：我是战争女神，我应该战胜所有女神。

所以战争女神把战胜了一百场战役的长剑制成了权杖，赠送给了邦妮。

她像将军指导士兵那样有理有据：“大力士，你最清楚力量的重要性。看看我，我和其他普通的女神可不一样，我拥有强健的翅膀，我拥有不输男人的力量，只有像我这样出色的女神，才配得上统率女孩的金苹果。”

邦妮又说：“请让我看看你的军队。”

战争女神为邦妮打开了军营的大门，士兵们正在练习摔跤。一个和邦妮很像的女孩狠狠地将一头公牛甩在地上，众人在她身上贴了一枚公牛形状的勋章，欢呼道：“你简直强壮得不像女人！”

爱之神掌管着爱与欲望。她跟主神没有关系，但她被众多神明觊觎。她厌恶神明的宴会，所以总是在插满玫瑰花的花瓶下瞌睡。

邦妮期待地看着她，这让爱之神更加觉得宴会无趣，她见过太多女孩露出这样祈求爱情的表情。

但爱之神十分优雅，她愿意配合众神的演出。

她从身后的花瓶中挑出一枝白色的玫瑰，赠送给了邦妮。

她像情人那样牵着邦妮的手说：“大力士，我将赐予你世上最甘甜的爱情，甜蜜、痛苦、辗转反侧、执手一生，这些都是无数女孩梦寐以求的东西。”

千百年来，只要爱之神向凡人开出爱情的条件，她就会赢得所有东西。

众神觉得结果已经没有悬念，都露出了无趣的表情。

爱之神伸出手，她的指尖还有被玫瑰刺扎出的血珠。

可邦妮却没有把金苹果递过去，她问：“爱之女神，你掌管爱，但爱情只是爱中的一小部分。女孩们梦寐以求的爱到底是什么呢？”

众神之母感到惊喜，她问：“务实的大力士，你最终还是想要富饶之城吧？”

邦妮摇了摇头：“不，亲爱的众神之母，我在富饶之城中没有看到女人，那些掌管生命、奠基财富的女人在哪里呢？”

战争女神骄傲地向前，说：“我就知道你会选择真正的女战神。”

邦妮再次摇了摇头：“不，战争女神，你在用父亲的荣耀奖励出色的女人，你并没有真的认可我们。”

众神问：“那你要将这个金苹果赠予谁？”

邦妮站在神殿的入口，手里举着那颗引起纷争的金苹果。

“我要——丢掉这个金苹果。”

5

金苹果从神殿往下坠落，金色的苹果皮逐渐脱落，露出被虫蛀空的果核。

邦妮问：“巨蛇，这个苹果真的是纷争女神留下的吗？”

巨蛇残存的最后一个头颅，从腐朽的苹果中钻出来，阴狠地叫嚣：“嘶嘶——我不过给你们一个堕落的理由。”

邦妮拿起战争女神的长剑权杖，利落地斩下了巨蛇的头。

然后她向战争女神祈求：“女神，请将这柄长剑赐予我。”

战争女神还在为邦妮的拒绝而发怔，她问：“你现在还要这柄剑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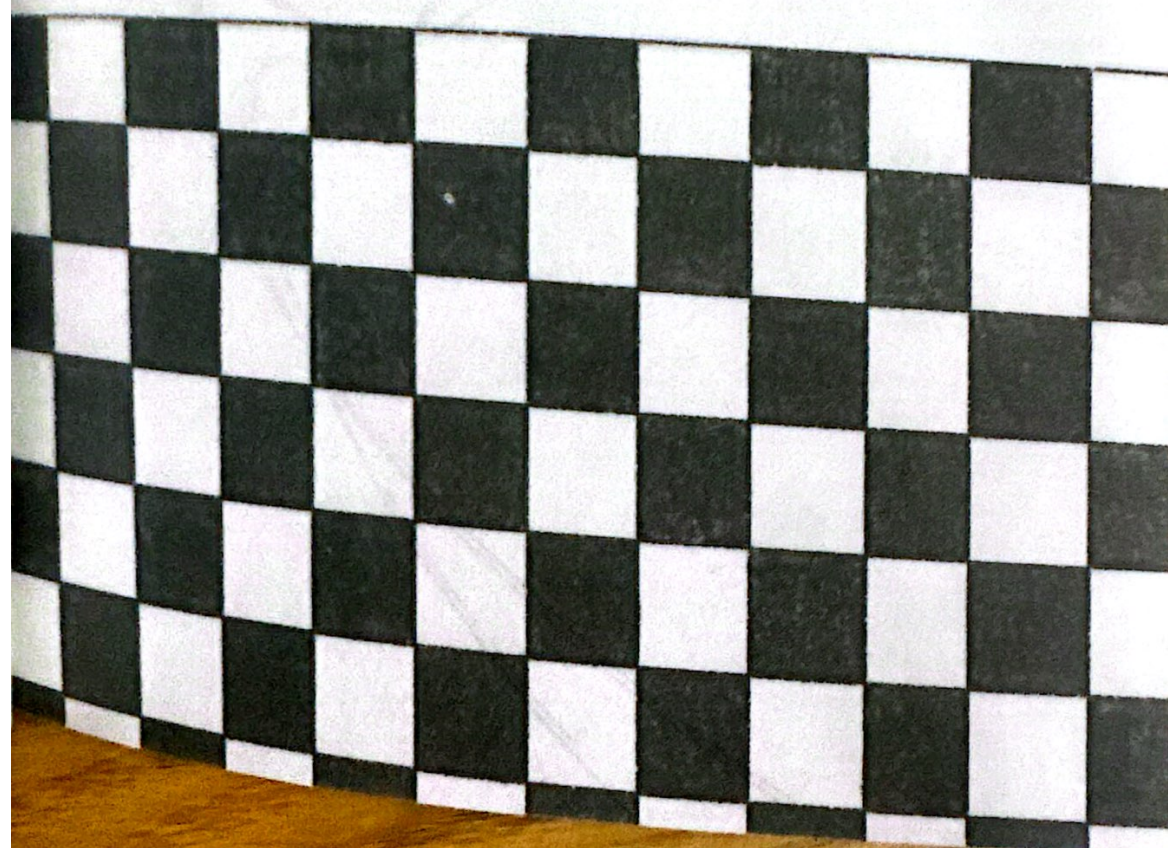
“我要将它送给富饶之城的女人，让她们有力量享用自己创造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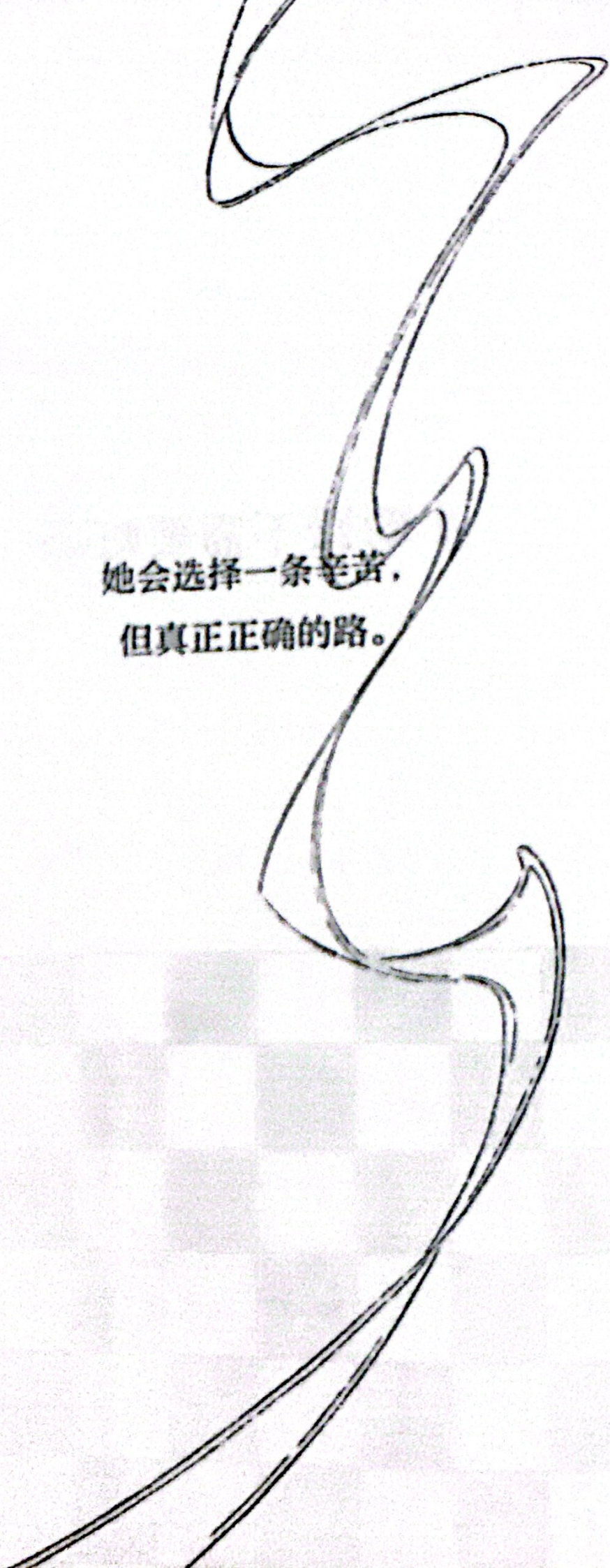
众神之母略带担心地说：“财富会引来争端，而女人的桌上总会被放上苹果。”

邦妮沉默地笑了笑，然后牵起了爱之神的手。

她将自己的额头抵在爱之神被花刺伤的指尖上，祈求道：“请赐予她们友情、亲情……赐予她们丰富的爱，赐予她们足以丢弃金苹果的爱。”

小螃蟹不需要灯塔





她会选择一条老路，
但真正正确的路。



1

莉娅和她的三个姐姐住在父母留下的粉房子里，幸福地生活着。

她们从不出门，因为她们的房子和花园无比富饶。

蜜蜂会提着蜜倒进她们的糖罐，麦苗会在烤炉的火焰里直接长成面包，花园长满不谢的玫瑰与茉莉，喷泉在夜晚偷偷喷出宝石与金币。

莉娅以为她们可以一直这样幸福地生活在房子里。

直到有一天，喷泉里喷出了真实的水，这水一直不停，直到漫溢成了洪水。

洪水淹没了她们的房子，蜂蜜、面包、鲜花都毁灭在了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里。

莉娅和姐姐们坐在粉红色的房顶上，哭出的泪也成了洪水的一部分。

大姐问飞鸟：“为什么灾难会降临？”

二姐问乌云：“谁艳羡我们？谁伤害我们？谁导

演了灾难？”

三姐问洪水：“你什么时候离开？”

莉娅不知道问谁，她敲敲老房子的粉红烟囱，问：“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回到以前的幸福生活？”

烟囱里还残存着面包的香气，它咕嘟咕嘟冒着水泡回答：“首先，你们要找到一条离开的路，然后你们就会开辟一条路，顺利地回来。那是一条通往真正幸福的路……”

烟囱的话还没说完，洪水就完全吞没了它。

2

莉娅和姐姐们抱着木头，游出了洪水泛滥的家园。

大姐抱着木头哭，因为她华丽的宝石和丝织的裙子让她在水中无法行动，所以她只能将这一切留在原地。

二姐抓住乌鸦的脚踝大声咒骂，她质问乌鸦，是不是它带来了灾厄。

三姐握着一本早已湿透的《神音启示》，希望有神来搭救她们。

莉娅有很多问题，她问：“什么是通往幸福的路呢？我们去哪里找路呢？”

乌鸦大声尖叫：“放开我放开我，我带你们去森林，那里有许多许多的路！”

森林的路狭小崎岖，布满荆棘。

走在落叶上，脚掌会和蚂蚁、飞虫，甚至暴怒的蛇亲密接触。

莉娅问：“这是正确的路吗？”

二姐紧紧握住乌鸦的脖子说：“这里肯定没有通往幸福的路，这里阴森又恐怖，简直让人气得要发疯。”

路过的鬣狗龇着牙恶狠狠地靠近：“你说这里阴森？”

二姐松开乌鸦的脖子，转头跳上了鬣狗的背，双手捏着鬣狗的耳朵大喊：“我说这里又阴森又恐怖！你！有！什！么！意！见！吗？！”

鬣狗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了二姐手中动弹不得的猎物。

乌鸦扭了扭自己险些折断的脖子，庆幸地惊叹道：“哦！我的天哪，你可真是一块当猎人的好材料。”

而真正的猎人刚好出现。

他盯着鬣狗，那是他等待了数月也没有到手的猎物。

然后他转身为莉娅三姐妹指路：“姑娘们，你们要找幸福的路，那这条路就走错啦。正如你们所说，森林里危险又恐怖，你们这样美丽和纤弱的姑娘，应该去往安全的鲜花之路，那里开满迎春花，没有任何危险的野兽，你们一定能在花丛中获得幸福。”

二姐慷慨地将鬣狗送给了猎人，与姐妹们踏上了

鲜花之路。

她们在花里打滚，好像回到了粉房子的花园。

二姐停在了此处，她觉得前路一定还有更多让她生气的地方，她决定听从猎人的建议，踏上了这条没有挑战与厮杀的幸福之路。

但莉娅还有疑问：“我觉得这里没有那么幸福。”

4

前路比二姐想象的更为难走。

泥泞、蚊虫、饿肚子。

她们一直走啊走，然后路过了一个纺织园。

纺织园里的工人在织布机上用手指跳舞，田地里的棉花开口问莉娅和她的姐姐们：“你们是新来的纺织女匠吗？你们的手最好有力又灵巧，才能配得上我们这样上好的棉花。”

大姐展示自己身上最后一块绸缎——她绣的手帕。

“我的绣品，比商店里最昂贵的奢侈品还要精美。”

棉花们纷纷昂头望着大姐的手，议论道：“那真是一双巧手，说不定能织出让云朵都羞愧的布。”

棉花牵着大姐的手，往纺织园的深处、更深处走去，那是一条通往纺织机的小路。

纺织园主看着女孩们的手，仿佛看见了一间更大

的纺织工厂，矗立在他的对手席上。

他绅士地弯腰为她们指路：“亲爱的女士们，你们要找通往幸福的路，那通往棉花田和纺织机的路就走错啦。这是一条充满繁重工作的辛苦之路。”

他向大姐伸出手，推销道：“您这样美丽的身段，应该享受工厂的奢侈品，而不是辛苦劳作生产商品。请原谅我的冒昧，嫁给我，成为我的妻子，我将为您铺设——爱的幸福之路。”

莉娅和姐姐们拥抱了绸缎，好像回到了粉房子的床上，在柔软中重逢一夜的酣畅美梦。

大姐沉醉于婚姻的誓言，她获得了承诺，她留下来踏上了那条铺满雪色蕾丝的幸福之路。

但莉娅还是有疑问：“我觉得这里没有那么幸福。”

5

莉娅和三姐继续往前走。

她们走到了高耸的教堂前。

前往圣殿的路，排列着雕花的白色大理石地砖，精致肃穆。莉娅和姐姐走在上面，就好像回到了粉房子的长廊。

以前夏天的时候，三姐会搭一个拱形的花架，让紫藤花爬得高高的，让萤火虫落脚发光。

三姐抚摸着严密的砖石结构，转向莉娅自信地说：“我可以造一条比这更完美的路。”

莉娅问：“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吗？”

三姐犹豫了，她知道这在建筑上是一条完美的路，但她不确定这是不是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教堂的建筑师听到了她们的夸赞，谦卑地前来为她们指路：“我聪慧的女士们，建造这条路，一定不会通往幸福，因为砖块如此沉重，烈日会将建造者的皮肤烧成巧克力色，枯燥与汗水是这条路的底色，这不适合您。你们应该踏上祷告的路，沐浴在神的光辉下，一定能获得幸福。”

三姐留了下来，踏上了那条聆听与倾诉的路，将她曾经建造的花架永远地留在了洪水里。

但莉娅始终觉得还有其他的路。

她继续往前走。

6

莉娅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了大海前。

莉娅觉得伤心又沮丧，姐姐们离开了她，也没有人能给她建议，指引她前往哪条路。

眼前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水，跟她记忆里的洪水一样，淹没了所有幸福的可能。

“赶路的女孩，请你让一让，你挡着我的路了。”

莉娅低头看见了一只青色的小螃蟹，正横穿过大路，往僻静的石头缝方向走去。

它的蟹爪在沙滩上留下新鲜的痕迹，沙丁鱼大笑：“小螃蟹，大笨蛋，横着走，一定迷路！”

海上的灯塔上前来劝导：“小螃蟹，你没有走在正确的路上，你要跟随我灯光的指引。”

莉娅弯腰问：“小螃蟹，你需要我帮你吗，我可以把你送到正确的路上。”

“我就是在走正确的路啊。”

“可是，灯塔爷爷都说你走错了啊，跟随指引的话，才能更快地走到终点。”

小螃蟹听到这话，伸出双钳，拍了拍莉娅的大拇脚趾：“如果别人指引的那条路真的轻松而幸福，那他们为什么不走呢？”

莉娅微微一愣。

小螃蟹也没有为她停留，边走边大声喊道：“总是听别人指引你走哪条路，最宽的路就被别人偷走啦。”

莉娅愣在了原地。

她想了想，转头从海边的商店里买了一把斧头。

那把斧头让她的手长出老茧，让她流汗，让她辛苦。

却让她幸福。

因为她用斧头造出了一艘船。

7

她用船，在海上找到了路。

原来幸福和轻松并非同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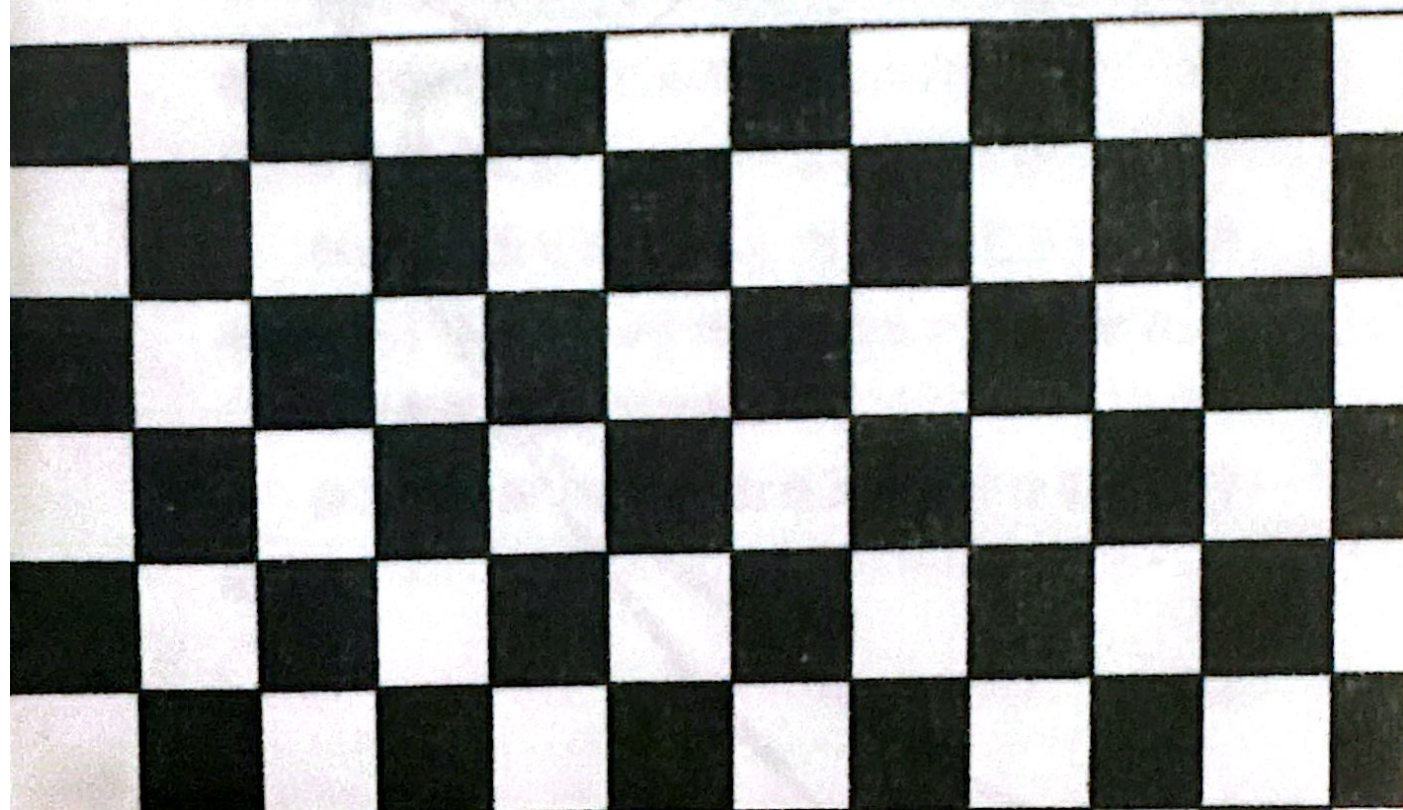
她开着船，决定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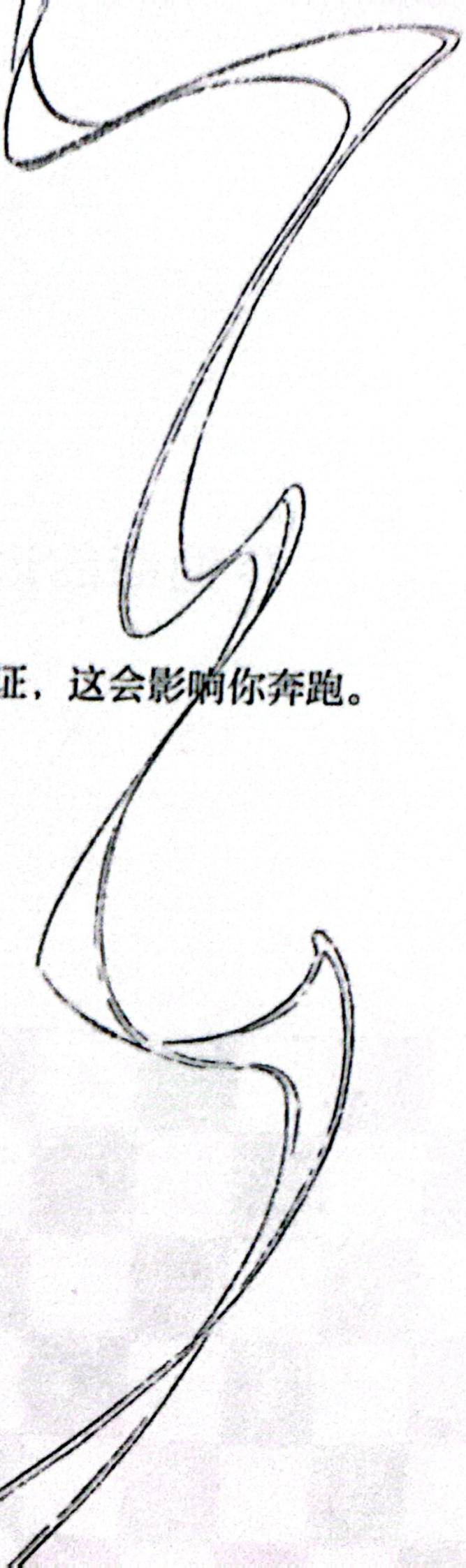
在回家的路上，莉娅从花海中载回了因缺少猎物而饿得发不了脾气的二姐；在纺织园里载回了容颜衰老、失去自由的大姐；在教堂里载回了失去价值感和梦想的三姐。

最后，她回到洪水上，将粉房子搬回了大船上。

小螃蟹偶尔上船，在她的船上唱着歌，横跳着撞翻酒杯，为莉娅庆祝她开辟的新航路。

伊迪斯的证明游戏





不要浪费时间自证，这会影响你奔跑。



1

伊迪斯替庄园主牧羊，她是村子里最好的牧羊女。

从春天到秋天，每一只跟着伊迪斯的羊都能吃到最鲜嫩的草；从夏天到冬天，绝不会有一只羊失踪或受伤。

伊迪斯为此感到快乐和骄傲。

直到有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了夜晚，太阳突然被黑色的翅膀遮蔽。

黑暗中一双紫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羊群，它从口中吐出龙卷风，轻易地吞掉了七只羊羔。

伊迪斯意识到，那是——传说中的恶魔！

伊迪斯是最好的牧羊女，为了剩下的羊群，她勇敢地拔出了弓箭，将守护的利箭射进了恶魔的眼睛。

恶魔怒吼着逃往了深渊。

伊迪斯回到了庄园，向众人讲述了这恐怖的历险记。

她以为自己是勇斗恶魔的英雄，但众人却认定她是一个撒谎的小偷。

园丁问：“恶魔长什么样？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恶魔？”

车夫问：“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战胜恶魔？”

庄园主愤怒地尖叫：“一定是你偷了我的羊！还编出这样愚蠢的谎言！”

2

庄园主押着伊迪斯求见国王，希望国王给她最严厉的惩罚，最好让她免费为他牧一辈子羊。

国王坐在餐桌前享用他的盛宴，问道：“瘦弱的小女孩，你要怎么证明你遇到了恶魔呢？那不过是故事书里的玩意儿。”

伊迪斯向国王和他的弄臣们展示了胳膊上被恶魔利爪割开的伤口。

歪胡子的弄臣摇摇头问：“怎么证明这伤口不是你偷羊时，被羊咬的呢？”

伊迪斯向众人展示她被恶魔烈焰灼烧的长发。

咬着鸡腿的弄臣摆摆手问：“怎么证明这不是你偷烤羔羊肉时留下的罪证呢？”

庄园主举起伊迪斯空空如也的箭囊，像是握着罪

证一样喊：“她就是用这拙劣的武器猎杀了我的羊，这个卑劣的女孩！”

“不！我没有！”

国王看着迫切想证明自己的女孩，慷慨地说：“不如我们来一场‘诚实的试炼’吧。”

3

“诚实的试炼”是一只黑色的、长着牙齿的布口袋。

参与试炼的人只要将手伸进口袋，就能掏出一个能证明自己的道具。

这只口袋里曾经被掏出过一颗坚硬的青豆，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餐盘，一本看完就会消失的书……

书本用来证明想成为哲学家的女仆是否真的聪颖。

餐盘被用来验证救助孤儿的修女是否真的无私。

那粒青豆是为了测试来自沙漠之国的公主是否真的是位娇养的矜贵公主。

女仆默写出了整本书的内容，餐盘分走了修女所有的食物，藏在一百层被褥下的青豆果真将公主的皮肤硌出了一个圆溜溜的红印。

宴席上的弄臣和贵客总是会为这些令人振奋的证明结果反复欢笑，反复鼓掌。

“来吧，来挑选一个证明自己的道具。”

伊迪斯将手伸进了黑漆漆的袋子，布袋的牙齿啃啮着她的手腕，好像下一秒就能将她的手咬断。

她摸出了一面镜子。

一面能窥见她内脏的魔镜。

弄臣们笑喊：“来证明你肚子里没有偷吃的羊排。”

魔镜伸了个懒腰，照出伊迪斯饿得扁扁的肚子里，只有一张烤饼和半个濒临腐坏的苹果。

伊迪斯问：“这下可以证明我……”

她的话立刻被国王打断：“这只能证明你还没有吃，但你无法证明你战胜了恶魔，无法证明你的勇敢。”

伊迪斯需要证明的问题太多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将手伸进口袋。

一支能够描摹记忆的画笔，用来证明她真的见过恶魔。

一个能够让人永远做噩梦的枕头，用来证明她面临恐惧时不会轻易逃跑和哭泣。

.....

直至她摸出了一张斗兽场的入场券，用来证明她有能力战胜数十头如恶魔一般凶猛的野兽。

前往斗兽场的前一天夜晚，王宫为伊迪斯准备了柔软的床铺。

为了让她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妙绝伦的证明表演，所有人都祝福伊迪斯“晚安，好梦”。

但伊迪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当月亮也开始打起瞌睡时，窗外飞进来一块小石头，正好砸中了伊迪斯的额头，痛得她直接跳了起来。

借着月光，伊迪斯看清了那块“石头”，那竟然是一粒圆溜溜的青豆。

再抬头时，她看到窗沿上坐着一个戴面纱的红衣女孩，手里正握着一把炒得香喷喷的青豆。

“你是谁？”

女孩挑出一颗青豆，俏皮地扔向空中，反问道：“你参加了那么多场试炼，难道还没有听过‘青豆公主’的故事吗？”

“但故事里的青豆公主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公主，嫁给了王子。但你看起来……”

“我看起来不像个幸福的王妃？”

伊迪斯看着穿着奇异的女孩，小心地斟酌着用词：“是……不太像，你是没有成功证明自己的身份吗？”

“要听听我的故事吗？”

5

沙漠里的公主，是天生的诗人。

她从故国出发，沿途收集故事，编写诗歌，记载成册。

当她到达这个国家，她本想以公主的身份作为敲门砖，旁观一场“诚实的试炼”。

但所有人都质疑她公主的身份。

一开始，她从口袋中摸出了青豆，然后是一顶不能低头的王冠……

她努力地自证，但迎接她的是无穷的问题、无尽的证明。

最终，她因为无法穿进一双不跳舞就无法脱下的玻璃舞鞋，无法证明自己身为公主的优雅。

在刁钻的证明题面前，她失败了。

但她的失败，反而将这场“诚实的试炼”的喜剧推向了高潮。

弄臣和贵客们更加兴奋地鼓掌、高呼、举杯，大叫：“我就说她没有那么尊贵、善良和优雅，你看，我预测得对吧？”

公主从试炼的舞台上逃跑，流浪在这个国家的各

个角落，继续收集她的故事。

“我发现，他们并不是真的在乎真相，他们只是想看我挣扎的表演。我为这滑稽的自证游戏浪费了太多时间。但实际上，我并不需要他们的认可，我依然可以编写我的诗歌。”

“所以，你跳出了他们的规则，逃出了这场游戏？”

公主又扔出一颗青豆，用后槽牙清脆地嚼碎了它。

“是的！我失败了，但自由了。”

6

伊迪斯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但她还是前往了斗兽场。

她向国王提议：“让老虎与狮子再吃几只羊羔吧，让它们更加强壮！”

羊羔肉的香气从斗兽场出发，一直飘到深渊。饥饿而愤怒的恶魔被伊迪斯的计谋诱惑，从深渊中咆哮而至，绕着王宫盘旋。

伊迪斯望着惊恐逃窜的国王和弄臣，高声大喊：“尊敬的陛下，现在的斗兽场才最精彩！”

沙漠公主拉着伊迪斯沿着风逃跑，惊喜地喊：“你居然给这个无聊的试炼故事加上了新的结局！”

“我想要自由，但不愿失败，既然他们这么热衷

游戏，那就加入游戏吧！”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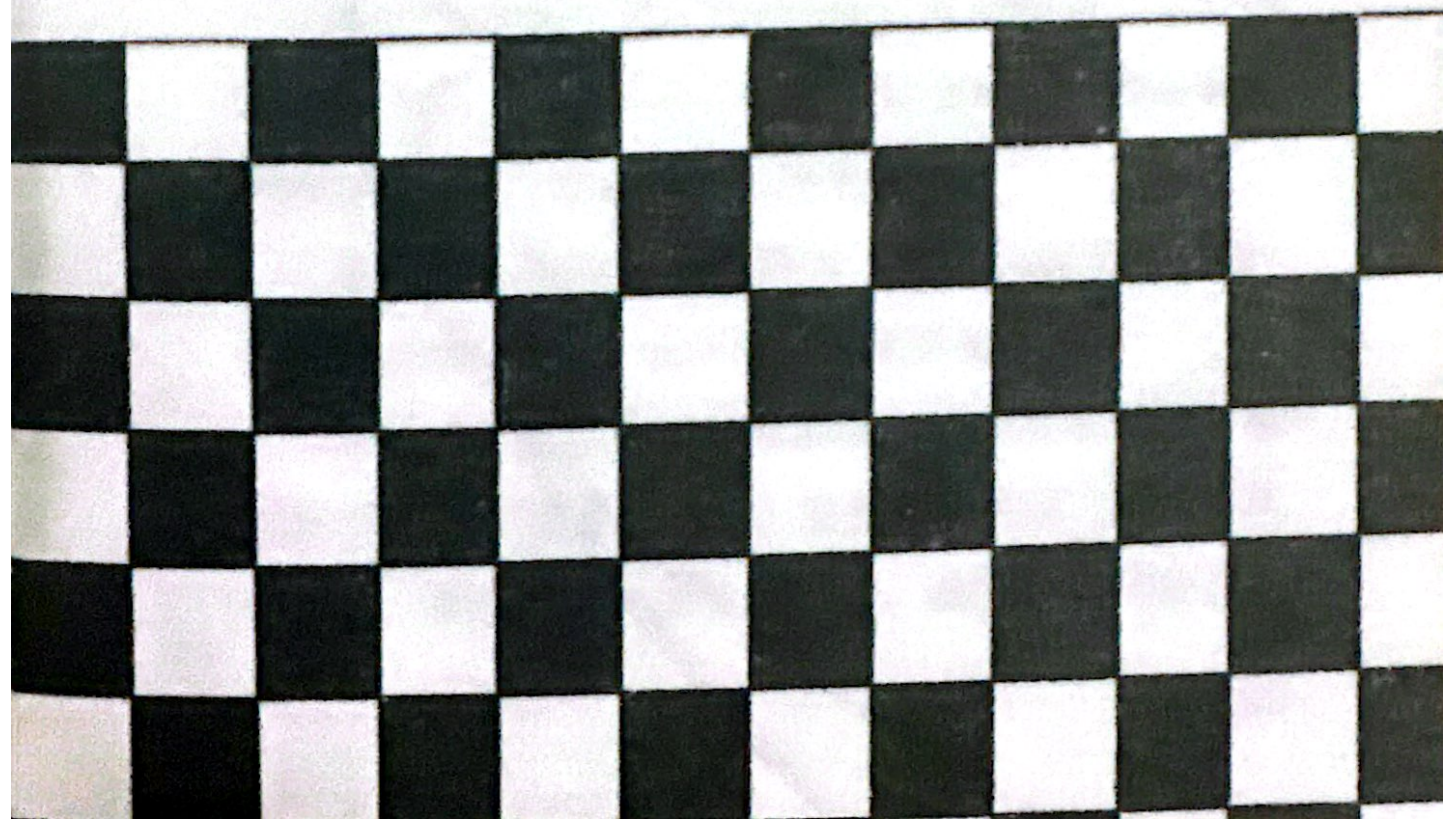
风暴卷起王宫里的国王、弄臣、贵客，还有黑漆漆的牙齿口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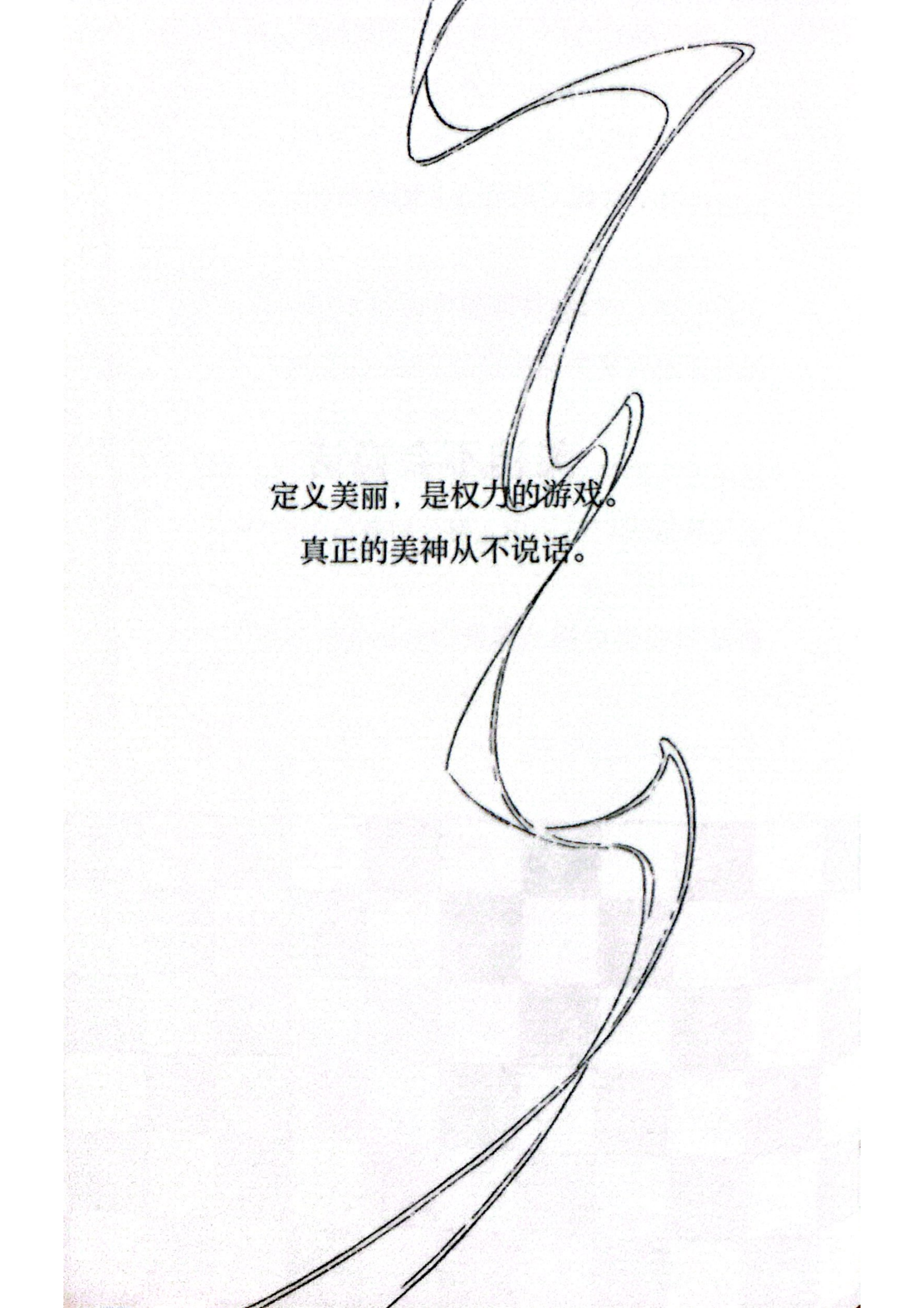
口袋在风中摇晃着向伊迪斯打招呼：“嘿，小女孩，抓住我，救下我，我可以帮你向全世界证明你的勇敢。”

伊迪斯抓住了口袋，用长绳紧紧地束死了它招摇的牙齿，然后她像踢皮球一样，狠狠将口袋踹向了恶魔的深渊。

她才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勇敢，因为勇敢即是她本身。

美神不会说话





定义美丽，是权力的游戏。
真正的美神从不说话。



1

王子在举办舞会，他要寻找最美的女孩，让她成为未来的王妃。

芮尔最美丽的姐姐在深夜举着灯跪在她脚下哭泣：“我亲爱的、热爱冒险的、假小子一般的妹妹，请帮助我。请帮我踏上寻找美神的路，请帮我带回美神的甘露，让我成为最美的女孩。”

芮尔的头发乱糟糟，鼻头布满了淡淡的雀斑。

她疑惑地问：“姐姐你已经如此美丽了，你的腰比马蜂都细，你的手指比柳枝儿还要软，你的皮肤比湖面还要透明，你还要怎么更美丽呢？”

姐姐的头发比海藻还要长，芮尔以前总是会想：不知道姐姐跑步时，会不会被头发绊倒？

姐姐垂坐在她那美丽的藤编似的头发笼子里。也迷惑地摇头：“我也不知道，还要怎么美丽，但总有人告诉我，邻国还有女孩比我更美。我想要美神赐予我

冠冕，告诉我，我是最美的女孩。”

2

芮尔答应了姐姐的请求，她背起一把短剑，骑上一匹小穿山甲，踏上了寻找美神的路。

但芮尔总是会遇到岔路口。

左边是铺满香料与花瓣的长廊，右边是长满野草和大树的小径。

“小姑娘，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寻找美神。”

“那你应该走这条美丽的芬芳之路。”

她想了想，最终奔向了森林，因为——“骑士要为她的坐骑寻找食物”。

穿山甲开心地跑得飞快，快得卷起一阵风，吹起了蕾丝和花瓣，露出了下面束腰、束胸、束脚、束一切的长布条。

3

芮尔也总是遇到抉择。

她的面前有一条大河，两个船夫问她：“小姑娘，你过河要坐哪条船呢？是这条又大又华丽的大船，还是这条破破烂烂的小木筏呢？”

芮尔摸了摸自己只有零花钱的荷包，说：“我的钱只够坐小木筏。”

“没关系，我这艘华丽的大船只为美丽的女孩而起航。你如此年轻，如此美丽，完全支付得起船票。”

她婉拒说：“我还没有见到美神，不知道美丽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你不是美神，你就没有办法定义美丽，那我的美丽所能支付的价格也是不确定的。”

芮尔在小木筏上遇到了巨大的风浪，她紧紧抓住飘摇的木筏，看见大船正在减负，他们接二连三地扔出了他们认为不再年轻、不再美丽的女孩，残酷地让风浪卷走了她们。

她心痛地想：他们果然不是美神，对美的定义如此易变。

4

芮尔最终来到了美神的宫殿。

那是一处长满了藤蔓的宫殿，她问：“这里怎么没有鲜花呢？”

乔木回答她：“孩子，现在是夏天，我们的花已经开过了。只有自私的神，才会让花一直开放。”

在宫殿的高处，有三把椅子，椅子上铺满柔软的干草，看起来很舒适。

左边第一把椅子上躺着一个女婴。

第二把椅子空着。

第三把椅子上歪坐着一个老妪。

她问：“请问美神去哪里了呢？”

女婴不会说话，老妪听不见来声。

整个大殿静寂无声，没有人回答她。

芮尔爬上高大的台阶，跟老妪打手语：“婆婆，坐在中间的，美神，去哪里了？”

老妪看着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牵着她的手，把她推到了中间的椅子上。

“我，我只是想问美神去哪里了，不是要坐这把椅子！”

芮尔害怕极了，在她听说过的那些故事里，女神会突然生气，会把女孩的头发变成蛇头，会把被丈夫引诱的女孩变成牛。

她抱紧了自己的穿山甲，紧闭着眼睛祈祷：“如果要惩罚我，就把我变成穿山甲吧。”

然后她听见一个声音跟她说话：“放轻松，告诉我，你为什么想变成穿山甲？”

她想开口回答，却发现自己无法说出一个字。

她只能在心中发问：“你是美神吗？”

“也算吧。对，我就是此刻的美神。”

美神的声音有些粗犷，与她听过的所有神话故事

里的都不一样。

“我想为我的姐姐……”

“我知道你的来意，但是你姐姐的愿望只能由你姐姐来完成。”

“但我姐姐的皮肤会被路上的荆棘划破，她娇嫩的脚会踩到狗屎，那样就不美丽了。”

“但你的姐姐还没有见过美神，她怎么知道那样就不美了呢？她没有得到真正的美丽的定义。”

“那美神，你可以告诉我美的定义吗？”

“那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想成为穿山甲。”

“因为很酷，我已经拥有了一把剑，只差一副甲冑了。”

那个声音说：“那就是美丽的定义。”

“怎么会？！那一点都不优雅也不……”

芮尔因为过分震惊而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三十多岁，和她一样头发乱糟糟，背着大剑，穿着盔甲的女人。

女人望着她：“定义美丽是权力的游戏，真正的美神从不说话。在美神的宫殿，我们只会听见自己的声音。”

让你觉得蓬勃的是美，让你觉得震颤的是美。

所有的美，都以你的感觉为标准。

所有他人告知你的美，都是为了掌控你而编织的谎言。

你不必成为美的载体。

5

宫殿里又进来一个新的冒险者。

她胖胖的，裹着一件麻布的长衫，左手拿着鸡腿，右手拿着石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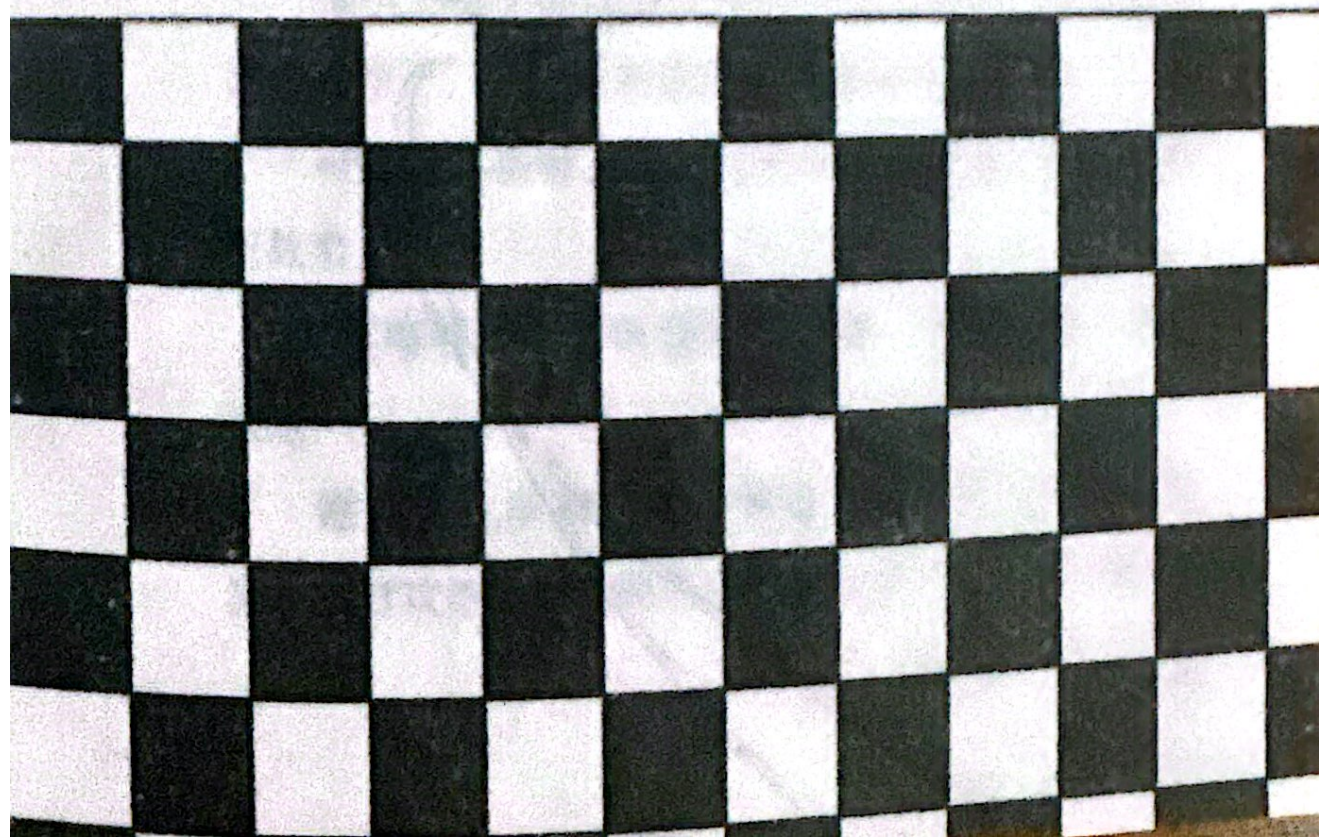
她问坐在高椅上的芮尔：“你是美神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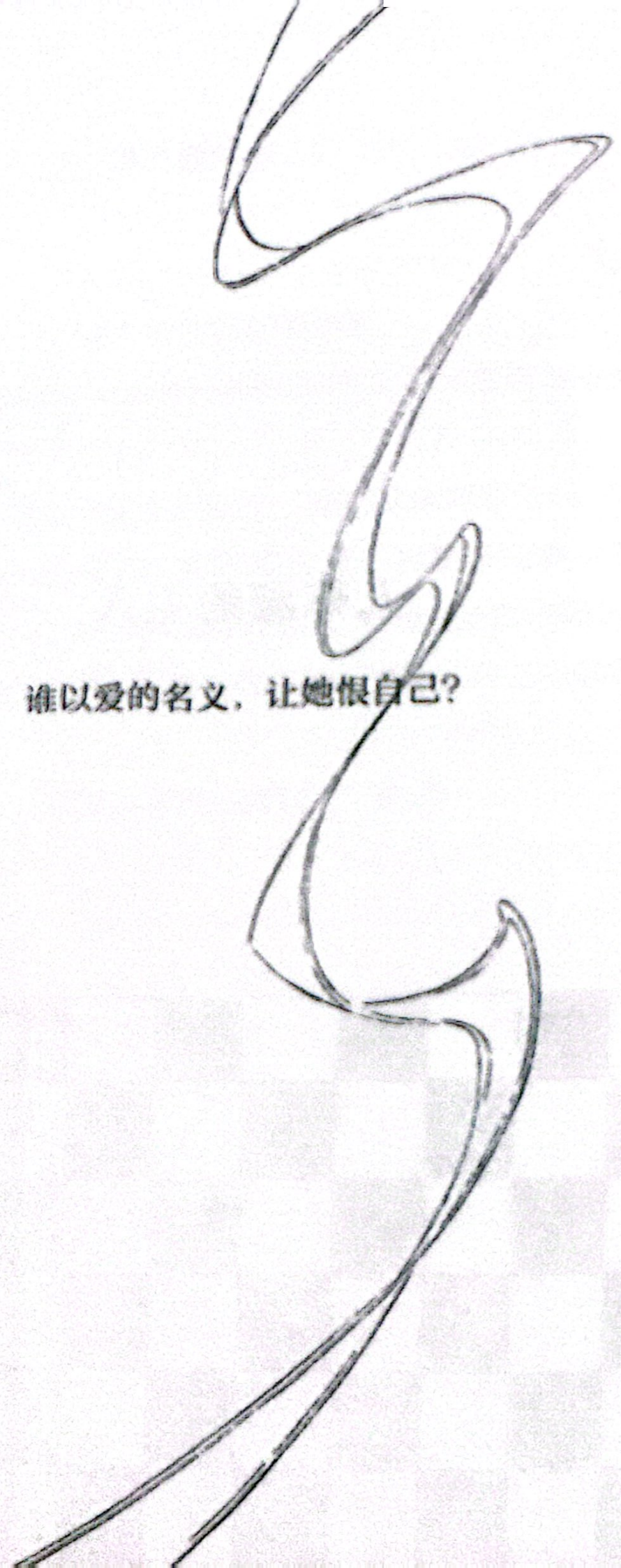
芮尔摇了摇头，抱着穿山甲，从高椅上跳了下来，伸出手，牵住了新的冒险者，将她引坐在高椅上。

芮尔朝她挥了挥手，在寂静无声中，在心中默默告别。

“再见，女孩。再见，此刻的美神。”

天鵝湖的主人





谁以爱的名义，让她恨自己？



1

“丑陋的小鸭子度过了寒冷的冬天，最终蜕变成美丽的白天鹅，成为天鹅湖的主人。”

所有的小鸭子都听过这个故事，都曾期待过自己是被遗忘在鸭群里的天鹅蛋。

即使在长大的过程中最终会意识到自己只是鸭子，但从小听到的故事让小鸭子们深信：白天鹅代表了高贵、优雅和其他一切优于鸭子的品质。

所以小鸭子们还是会模仿天鹅的姿态，仰头拉长自己的脖子，用白石灰涂抹自己的羽毛。

可是这只在春天最后出生的鸭子妹妹，却不喜欢听故事。

“嘎嘎嘎，坐着听故事好无聊，我要去飞，我要去跑！”

她长得比所有的鸭子都壮，羽毛比其他鸭子都黑，她喜欢把头埋进草丛里狩猎虫子，每次飞扑起来，

都好似一阵黑旋风。

鸭子姥姥教导她：“你该去听一听白天鹅的故事。只有变成白天鹅，才有可能成为天鹅湖的主人。那丰饶的天鹅湖畔，有月光凝成的糖霜，有银河灌溉的嫩草，有无数你想象不到的丰茂馈赠。”

鸭子妹妹从河岸扑通一声扎进水里，然后咻的一声从河里顶着一片睡莲叶子冒出头来说：“童话故事都是骗小孩子的，鸭子才不会变成白天鹅呢。”

“不，曾经真的有一只鸭子成功变成了天鹅，飞往了天鹅湖。”

2

鸭子姥姥给鸭子妹妹拿来了来自天鹅湖的信物。

一只白色的天鹅瓷偶。

“这是她变成白天鹅后从天鹅湖寄回来的礼物。据说和她现在的样子一模一样。”

鸭子妹妹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她伸出黑色的翅膀，想要去碰一碰那高傲的冰冷瓷器。

但鸭子妹妹实在太壮了。

她的翅膀，她的力气，比鸭子姥姥大得多。

她刚碰到瓷偶的头，瓷偶就嚓的一声摔到了地上，碎成了八百片。

路过的鸭子都尖叫着把头埋进了同伴的翅膀里。

“我的老天爷啊，鸭子妹妹摔碎了鸭群的偶像！”

虽然鸭子妹妹很想小声嘀咕一句：“真是脆弱的偶像。”

但鸭子妹妹还是咽下了这句话。

她低头道歉：“我会弥补这个错误的。”

有鸭子嘲笑她：“白天鹅的头颅高贵，从不低头，所以他们低下缀满黄金的头才有价值，你低头有什么用？”

鸭子妹妹很生气，她不明白为什么身为鸭子的同伴，会觉得自己的头和脖颈更便宜。

但鸭子妹妹仍旧咽下了自己的不满，她需要勇敢地承担责任。

她抬头回答：“我会前往天鹅湖，重新带回一个瓷偶。”

3

天鹅湖被群山包围，十分遥远。

幸好鸭子妹妹拥有宽阔的翅膀，她也无数次地在玩耍中练习了飞翔。

她朝着天鹅湖的方向前行，一刻也不敢停歇。

她的翅膀上落满了灰尘、枯叶和风的碎屑。

她也会慷慨地让一些无力抗衡狂风的小鸟搭乘她的翅膀。

有时候是刚学习飞翔的小山雀，有时候是离家出走的画眉，有时候是独自冒险的知更鸟。

她们跟鸭子妹妹聊天，也讲述了更多有关天鹅湖的故事。

小山雀奶声奶气地发出啾啾声：“妈妈也跟我讲过白天鹅的故事，她说白天鹅是最最最高贵的，他们天生就值得拥有天鹅湖那么好的地方。”

画眉的歌喉在空中尤为动人：“听说每天晚上，都会有天鹅在湖面上翩翩起舞，音乐、笑声让天鹅湖宛如天堂，真希望有一天我能站在一旁歌唱。”

知更鸟坦然地表达自己对天鹅湖力量的向往：“听说天鹅拥有神奇的魔力，无论什么飞禽想跟他们争夺天鹅湖，最终都会败下阵来。”

鸭子妹妹邀请她的旅伴们和她一起前往天鹅湖。

但她们都叹息着拒绝：“我们这样弱小的鸟，永远也变不成天鹅。”

4

无数飞鸟被巍峨的高山阻遏，或是被巍峨的传说吓退。

只有鸭子妹妹在冬天抵达了天鹅湖。

鸭子妹妹踩着厚厚的雪，从行囊里拿出了夏天就准备好的睡莲帽子。她在雪里快乐地踏步，像是一颗在寒冷冬天里突然冒出的绿色新芽。

突然，她听到一声鹅叫：“怎么雪地里有片绿油油的叶子？会不会有谁闯进了天鹅湖禁地？”

鸭子妹妹赶紧躲到了石头后面，透过缝隙她看见三只白天鹅正卧在棉花上取暖。

其中一只蜷曲着脖子，懒洋洋地说：“大冬天哪来的绿叶子？快睡觉吧。到了春天，天鹅湖里就全是美味的水草和小虾米了。”

那是鸭子妹妹第一次见到白天鹅。

她觉得有些失望：“这跟鸭子过冬有什么区别？”

但鸭子妹妹的目标还没有完成，她自我宽慰道：“往前走也许就能遇到真正令人惊艳的白天鹅了。”

5

她真的遇到了。

在漫天大雪中，有一个优雅的身影在结冰的湖面上昂着头，旋转着翅膀，好像月色都要被她卷进身躯里。

那个跳舞的身躯发着光，比周围的一切都要亮。

鸭子妹妹看呆了。

突然，鸭子妹妹听到一声喘息夹杂着极力克制的鸭子叫。

然后天鹅湖的四周传来了此起彼伏的笑声。

十几只白天鹅大笑道：

“哦，她的脖子那样短，难怪会发出那样的声音。”

“哦，她身上的羽毛怎么那样灰暗，简直污染了天鹅湖的雪景。”

“鸭子始终是鸭子，再怎么练习还是鸭子。”

.....

如同八音盒戛然而止，跳舞的身影跌落在冰面上。

6

鸭子妹妹跑到那身影面前，发现她的面前放着一只熟悉的白天鹅瓷偶。

“你就是那个变成白天鹅的鸭子姐姐？”

鸭子姐姐转过身来，露出了伤痕累累的身体。

鸭子妹妹紧张地问是谁弄伤了她，但鸭子姐姐却推开了鸭子妹妹，她尖叫道：“我不是鸭子！我不是鸭子！”

“可你……你就是一只鸭子啊。”

她抖落了身上的雪，继续疯狂地啄咬身上最后几根灰色的鸭羽，雪花落在她新旧不一的伤口上，冻成了血灰色的冰晶。

她盯着拔羽毛留下的疤痕，把那伤痕视作长在身体上的霉点。

她昂着头，抱起瓷偶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我恨我天生是一只鸭子！”

咔嚓。

那爆裂的脆响，吸引了天鹅湖所有的目光。

鸭子姐姐衔起地上尖锐的白瓷碎片，发疯了似的往自己身上插。

“快看，快看，我马上就要长出白色的羽毛了，我马上就要蜕变成真正的白天鹅了。”

鸭子姐姐踉跄着继续跳着舞，旋转，跳跃，每个动作都精确完美。

但天鹅们只是笑，他们指着她说：

“快看，那只不自量力的疯鸭子。”

7

鸭子妹妹在羽毛和血腥味的舞蹈里，似乎看到了许多同伴的影子。

她们饿瘦的虚弱脖颈，她们被石灰堵塞的羽管，

她们放弃直面智慧的灵魂。

鸭子妹妹冲上去，用宽阔的翅膀包裹住了颤抖的鸭子姐姐。

鸭子姐姐还想挣扎，但鸭子妹妹那么强壮。

妹妹喊：“放弃吧！”

姐姐拒绝：“只有无能的鸭子，才会轻言放弃！”

“放弃成为天鹅吧，这样你才能去追求真正的美好自我。”

“但白天鹅就代表了美好！只有我成为白天鹅，才能成为天鹅湖的主人。”

鸭子妹妹听着天鹅的笑声，觉得无比可笑。

谁希望她们按照天鹅的模样成长？

谁用故事虚拟了天鹅代表高贵？

谁赋予了天鹅这样的价值？

如果自然是平等的，那怎么可能只赋予他们这样的价值？

妹妹抱紧了这素未谋面的姐姐，像是抱住了无数个尚未孵化的伙伴，她说：“他们只是不想和我们分享这片湖水，他们把我们当成竞争者，当成敌人。对待敌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变好的名义，让我们恨本来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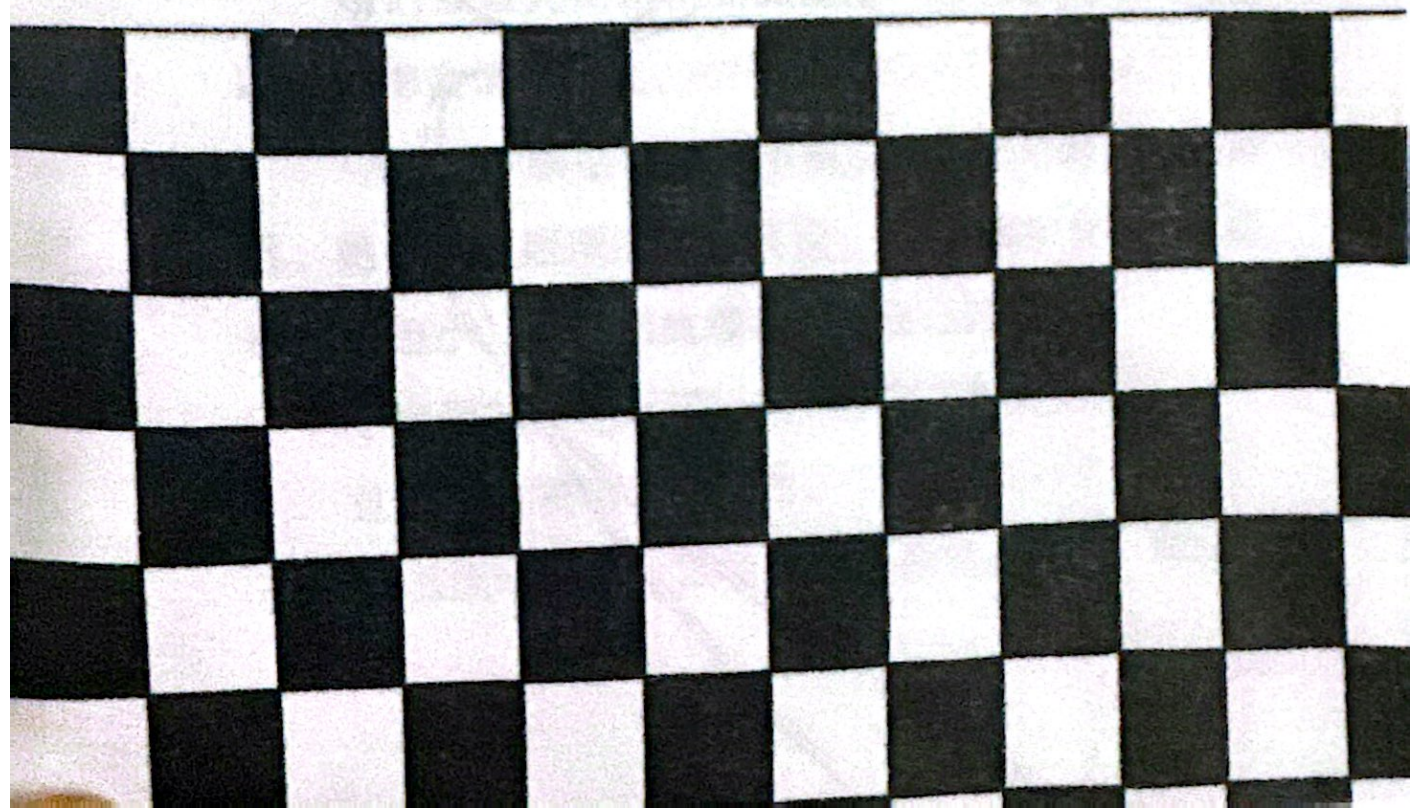
鸭子妹妹从天鹅湖带走了鸭子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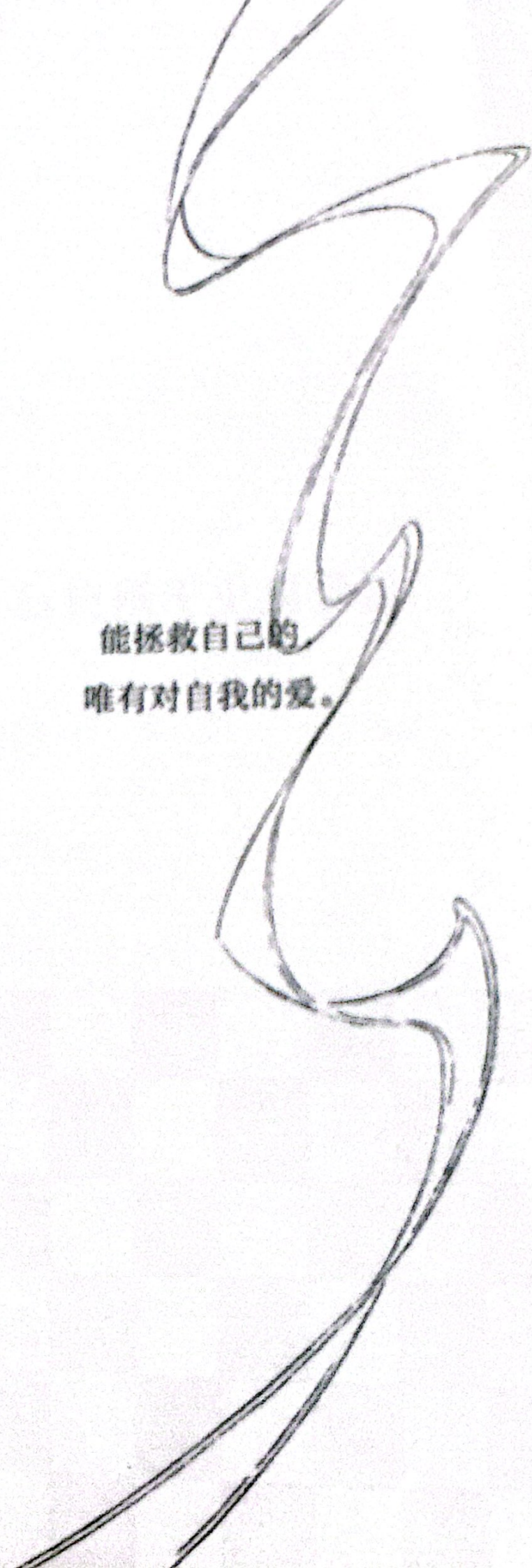
春天的时候，鸭子妹妹带回了更多的鸭子妹妹。

她们向她们讲了一个新的故事开头：

“欢迎大家来到——鸭鸭湖。”

真爱诞生于她自己





能拯救自己的，
唯有对自我的爱。



I

黑森林里住着所有被诅咒的女孩。

拥有金色长发的精灵因为踩到了黑色的纺锤，被诅咒永远沉睡。

富可敌国的公主因为嫌弃一杯漂着青苔的酒水，被诅咒成为青蛙。

住在蘑菇上的女孩因为拒绝沾湿新裙子而惹恼了陌生的水怪，被诅咒成为一只水獭。

她们被诅咒的理由如此滑稽，以至于天上的星星路过时都会悄悄发笑。

今天，一颗金灿灿的小星星坐着云朵路过了黑森林，她大声地跟雨滴姐姐议论：“坏人嫉妒女孩们，但他们很胆小，给诅咒找理由，替自己找借口。”

小星星的声音大了一些，吵醒了睡着的树叶。

这成了她被诅咒的理由。

她迅速地坠落，跌落在黑森林的石壁上，碎成了

无数星星碎片。

2

“好疼。”

小星星捂着自己摔碎的星芒，坐在草地上气得握紧了拳头。她有点想哭，但又怕哭泣会让雨滴姐姐也从天上跌落。

被诅咒的水獭姑娘看见了破碎的小星星，她捧着一颗磨成爱心形状的小石头说：“只要得到真爱，就能解除诅咒。”

“怎么才能得到真爱呢？”

是啊，怎么才能得到真爱呢？

这似乎是黑森林里所有女孩的难题。

沉睡的金发精灵选择等待，等待她宿命中的真爱王子，路过她，爱上她，赐予她一个真爱的吻。

富有的青蛙公主选择主动出击，她坐在森林的边缘，向过往的骑士伸出挂满宝石的橄榄枝。她相信，财富会为她购来一段真爱的邂逅。

平凡的水獭姑娘日复一日地磨着心形石头，她期待童话里的男孩在水仙花丛中骤然出现，窥见她水獭身躯里的善良坚韧和勇敢，她期待用美好的品质赢来真爱。

可是，一百年过去了。

金发精灵的床幔挂满灰色蛛网，岁月将她和灰尘永藏。

青蛙公主送出了全部身家，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宝箱。

水獭姑娘磨出了一千颗石头，填满了夜色池塘。

黑森林似乎也被诅咒了，这里的女孩都得不到真爱。

3

但小星星似乎从不等待真爱的降临，她只是低头在森林里游走，寻找自己丢失的星星碎片。

所有被诅咒的女孩都劝她：“放弃吧，放弃吧，就算你找齐了碎片，也无法破除诅咒。真爱就像幽灵，你只听过它的传说，却从未真正见过它。”

但小星星从未停止脚步，她向萤火虫借来光，她向蚂蚁借来胶水，她会在夜里突然开心地大喊：

“我找到了我的第九块碎片！”

“我找到了我的第二十一块碎片！”

.....

她刚从天上摔下来时，身上所有的光都被诅咒夺去，随着她找回自己的碎片，小星星又逐渐亮了起来。

一开始，像萤火虫的一点光。

后来，像是灯笼的一寸光。

真爱的传说离黑森林越来越远，她的光却越来越亮。

4

“水獭姑娘，我的最后一块碎片在池塘底下，你能不能帮我捞起来？”

水獭姑娘叹了一口气，劝小星星：“没有真爱，你是回不了天上的。”

“没关系，就算回不了天上，我也想找全完整的自己。”

水獭姑娘仰着头望向天空，想起她一百年前穿的裙子上也有一个亮晶晶的星星花纹。

“好吧，那我帮你拼齐你自己，你就陪我看会儿月亮。”

小星星站在池塘旁，用自己的光给水獭姑娘照明，水獭姑娘轻巧地拨开水波，从水底捞起一块泛着光亮的星星碎片。

“来，我帮你拼上最后一块。”

小星星一个跃步，扑进了水獭柔润的怀里。水獭姑娘用磨石头的手艺，将小星星严丝合缝地拼了起来。

小星星坐在水獭身上，对着河水照镜子，她开心地捧着脸对森林里的女孩大喊：

“我找到了我的最后一块碎片！”

“你们看看，我——多么璀璨！”

话音刚落，灰暗的天空被小星星引亮，刹那间，发出诅咒被洗刷的耀目光芒。

5

小星星开始缓缓地升空，水獭姑娘难以置信地伸出爪子，去触碰她的星芒。

她惊讶地喊出了这一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话：“是真爱！真爱出现了！”

小星星忽然明白了真正的爱源于何处，她用星光拥抱了黑森林，高声喊道：“我们自己就有创造真爱的能力！我爱我自己！”

“真爱？”

“爱自己？”

水獭姑娘最先醒悟，她跟青蛙公主说：“公主殿下，你那么喜欢珠宝，自己戴上吧。你看，你多么璀璨。”

青蛙公主翻出了箱子里的棉布长裙，递给水獭姑娘：“这是你当年丢弃的裙子，你曾经那么喜欢它，穿

上它吧。你和一百年前一样璀璨。”

诅咒让她们晦暗，但她们重新定义自我的璀璨。

女孩们循着星光，大声喊道：“我爱自己！我爱我自己！”

诅咒在一声声对自我的告白中被消除。

从此刻开始——

真爱，永恒降临于此地。

真爱，诞生于她自己。

